風雨江湖情

臥龍生著

第二冊

風雨江湖情

臥龍生著

第二冊

臥龍生小說專輯10
風雨江湖情
第二冊
臥龍生著
皇鼎文化出版社印行

■ 皇鼎：武俠系列

■ 臥龍生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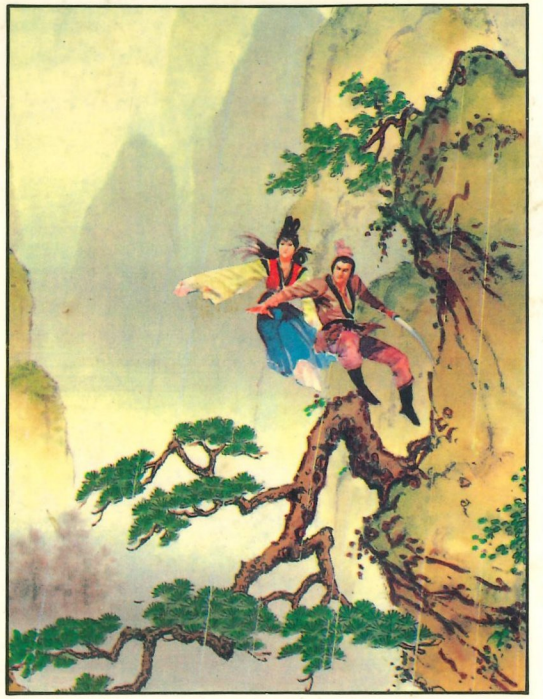
■ **風雨江湖情**

■ 第二冊（全四冊）

■ 封面：

■ 封面題字：楊家麟題

■ 三品：分色製版



風雨江湖情

二冊

臥龍生著

他遇到了小紫，只這老七一個人，就足可令他累個半死。

何況，還有小紅、小黃、小金？

他終於累得不能動彈了。

他終於落入了女人手中。

善泳者溺，玩火者焚。

在女人面前自詡爲第一英雄的壯漢，結果還是被四個廿歲不到的女人抬走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杭州。

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。

杭州的繁華，是自南宋建都以來，與日俱盛。

可是，就算杭州很繁華，七十二行，樣樣皆備。

百藝雜陳，無奇不有。

但是，像小牛這樣的大孩子，背着一個貌美如花的少女，後面跟了一個像根竹竿般的瘦老人，招搖過市，旁若無人的事，還是前所未見的新行業。

因此，非僅路人側目，連小孩子們也跟在後面，拍手叫鬧。

齊敢居然沒有轟散他們。

也許，齊敢在天性上，就非常喜歡孩子。

否則，他大概也不會那麼照顧小牛了。

這一行怪行列，由西湖穿入市區。

看熱鬧的人，忽然不止於孩子，連大人也參加了。

齊敢一直沒有表情的臉上，露出了不耐的神態。

但小牛却仍然精神抖擻，背着沈夢竹健步如飛。

最苦的還是被小牛扛在肩上的女人。

她穴道被制，根本沒法子動彈。

她羞愧不安，却只能任人擺佈。

所有的人都似乎在看她，因爲，三個人之中，她最好看，最受看。

尤其是小牛完全無視於別人的注視。

小牛背着她時，有一隻手正抓在她腿股之間，使她薄薄的羅衫，撩起了一大截，春光外洩，引人遐思。

沈夢竹想破口再罵，但她却不敢。

本來就是很奇特的三個人，她如果再張口大罵，豈不是要驚動更多的人麼？

但她在心中，却把齊敢罵得狗血淋頭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天香樓。

杭州城內也有一個天香樓。

不過，這樓跟淒霞山的有些不同。

那是一個古廟般的小院落。

而城內的天香樓，却是一家勾欄院。

沈夢竹指路，齊敢和小牛就看到了這所天香樓。

黑漆大門，金字牌匾，門前還有兩個伙計看門。

氣派很大，屋宇深沉。由大門望進去，可見第二進的大廳之內，人影幢幢，好像很熱鬧。

但是，大門口却很冷清。

小牛探頭看看，呆了一呆，道：「這是什麼衙門嗎？大叔，咱們來這兒幹嗎？」

齊敢微笑道：「這不是衙門，這兒也是天香樓。」

小牛怔怔道：「天香樓？天香樓有兩個？」

齊敢忽然心中一動，小牛這話，提醒了他一件事，天香樓只怕還不止兩個。

沈夢竹曾告訴過他，天香樓在江南最少有十處分舵，莫非每一個分舵的名字，就是天香樓麼？

他看了沈夢竹一眼，冷冷地喝道：「馬車就在這兒？」

沈夢竹突然破口罵道：「你這個老不死的混球，馬車被天香樓奪去，是你說的，我引你來找，你問我，我怎麼知道是不是在這兒？」

齊敢怔了一怔。

他還沒想到，沈夢竹會來上這一手。

這時，齊敢開始有點兒懷疑自己剛才的判斷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沈夢竹偷偷地在笑。

她似乎早已設想好了這一手。

而這一手，也確實讓齊敢覺得自己像個傻瓜了。

所以，沈夢竹笑了。

小牛似乎并沒有領悟到沈夢竹話中之意。

他看看齊敢，笑笑：「大叔，我們要不要進去？」

齊敢皺眉頭，沈吟了一陣子，方始咬牙道：「來了，當然要進去看看。」

沈夢竹忽然不笑了。

她本來以爲齊敢生氣，就不會進去。

因爲，天香樓一向在江湖中頗著清譽。

眞正天香樓中的女人，是不會開勾欄院的。

但齊敢却不如沈夢竹所想的那麼了解近十多年來的江湖動態，所以，沈夢竹原以爲他不會進去查看，結果，終於適得其反。

她做夢也料不到，天香樓絕大的秘密，竟因自己一念之差，由齊敢揭露了出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沈夢竹瞪大了眼，脫口大叫道：「我不能進去，齊敢，齊老前輩，求求你放了我……這是男人去的地方，我是女人，我不能進去……」

她幾乎是聲淚俱下，如果她能動彈，她一定已經跳到地上，跪下來求齊敢了。

可惜，齊敢生來就不肯憐香惜玉。

連桃花娘子的誘惑，他都能忍受得了，沈夢竹比桃花娘子，相差又何止千萬里計？

所以，他依然有如充耳不聞。

齊敢已當先舉步，向大門內行去。

小牛笑了笑，背着沈夢竹，大搖大擺的往內走。

沈夢竹在罵，連什麼髒話都罵出來了。

她罵儘管罵，小牛還是跨進了大門。

怪的是，兩個看門的伙計，居然像是聾子，也像是瞎子，根本就沒有管他們的事。

沈夢竹當然不會放過機會，她大聲向那兩個伙計叫道：「兩位大哥，快幫幫忙，這老頭子是强盜……你們快去叫官府的人來呀……」

兩個伙計一動也不動，像是看猴戲般看着沈夢竹。

沈夢竹怔了怔，叫道：「你們也不瞎，難道你們是聾子？你們爲什麼……」

齊敢這時忽然回過頭來，冷笑道：「他們爲什麼，你還不明白麼？你怎麼不想想妳自己爲什麼？」

沈夢竹呆了。

她總算明白是爲什麼了。

齊敢在抵達大門口之後，就已隔空打穴，制住了這兩個小伙計。

她忽然發現，齊敢并不如想像中傻。

而自己呢，却才眞是一個道道地地的大傻瓜。

沈夢竹不再叫了。

至少，她已經明白，叫破了喉嚨，也沒有用了。

因爲，他們已經進到了大廳裏面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廳內的人不少。

小牛發現，這跟一般的酒樓，似乎不大相同。

他跟齊敢上過不少次館子。

但像眼前這樣館子，裏面端茶送水，拿菜斟酒的店小二，全是年輕的大姑娘，他還是生平第一次看到。

小牛忍不住低聲道：「大叔，這兒……這兒的店小二，怎麼都是女的？大叔，這裏是館子麼？」

齊敢這時正向一張空着的桌子走過去，聞言笑笑道：「是館子！天下最貴的館子！」

小牛哦了一聲，放下了沈夢竹，捨不得似地，在她臉上拍了一下，道：「大姑娘，沒弄疼你吧？」

沈夢竹的臉却氣綠了。

但她知道，這楞小子并非惡意。

所以，她剛剛張口想罵人，却又忍了回去。

因爲，她明白，小牛若是眞的想討自己便宜，剛才背着自己時，他儘可以上下其手，爲所欲爲。

可是，小牛沒有。

由此可知，這楞小子并非是個浮滑的人。

他說的話，也不是佔自己的便宜。

但沈夢竹究竟是個大姑娘，這種話聽來，總是怪難爲情，也十分刺耳。

沈夢竹狠狠地瞪了小牛一眼才怒道：「你敢！」

小牛看看齊敢，齊敢正在跟一個小姑娘說話。

小牛笑笑，低聲道：「大姑娘，我當然不敢嘛！我……這一輩子還沒有抱過像你這麼香的大姑娘，我怎麼捨得弄疼你？」

沈夢竹的臉，這一回可是發紅了。

她沒想到，這傻小子倒還會憐香惜玉。

當然，她也沒料到這個楞小子說的話，越來越刺耳。因此她不敢再開口，怕的是引來更難聽的話，可更叫人受不了。

小牛眼中的女店小二走了。

齊敢看看沈夢竹笑道：「我可以拍開妳的穴道，讓妳能自由行動，不過，我有個條件，妳得答應。」

沈夢竹點了點頭道：「好。什麼條件？」

齊敢道：「不許逃！」

沈夢竹心中暗笑，我要是逃，我就不會引你來了。

她又點了點頭道：「一言爲定。我不逃。」

齊敢伸手，正待拍開沈夢竹穴道。

沈夢竹眼中，露出了笑意。

齊敢可是個老狐狸，沈夢竹一笑，他就有了警惕，手沒拍下去，却是一笑道：「沈姑娘，你想使詐麼？」

沈夢竹暗暗心驚，但口中却道：「怎麼會？你的武功比我高得不止十倍，你還怕我使詐？」

齊敢當然不怕她使詐。

不過，他這麼做，只是爲了再找一個藉口，用另外的一種手法脅制沈夢竹。

愚蠢的是，沈夢竹完全沒有想到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拍開了沈夢竹的穴道。

但他却順手拂了一下沈夢竹的肩井穴。

沈夢竹臉色頓時大變。

她看着齊敢，咬牙道：「你……你身爲武林前輩，豈可言而無信？」

齊敢笑道：「是麼？我幾時失信了？」

沈夢竹道：「你……你……你爲什麼又點了我肩井穴？」

齊敢道：「沒有！我只是順手拂了一下，這可不算是點穴！」

沈夢竹心中暗暗吃驚。

分筋錯骨拂穴手，她聽是聽過，但她做夢也沒想到會有人用這種手法，對付到她身上。這種手法齊敢居然練就，也不出沈夢竹意料之外。

因爲就她所知，江湖上能夠練就這種手法的人，不會超過五個人。

齊敢過去根本連列名江湖上前卅名高手的資格都不夠，如今却練就了拂穴手，他的武功，豈非已到了前六名之內了麼？

沈夢竹尋思未已，齊敢已微微一笑道：「你不必驚訝，我的拂穴手法，別出一門，不是傳聞中的分筋錯骨拂穴手……妳大可不必躭心受傷。」

沈夢竹將信將疑，試着提了一口氣，果然別無異樣，這才放了心。

不過，她口中却不肯饒人，冷笑道：「齊敢，你要找天香樓，我已經帶你找到了，你爲什麼不放我走？」

齊敢笑道：「放你走？我爲什麼要放你走？我怎麼知道馬車是不是就在這兒？」

沈夢竹忽然一笑道：「馬車在不在這兒，那可要靠你自己去找了。齊敢，杭州城內只有這一處天香樓了，你就算殺了我，我也沒法子幫你找到馬車的……」

她嘆了一口氣：「齊老前輩，這兒不是良家婦女該來的地方，你把我留在這兒……我……往後怎麼見人？」

齊敢沒理會沈夢竹。

因爲，已經有兩名少女走了過來。

小牛突然聳聳鼻子，低聲道：「好香！大叔，她們比……比……她還香！」

小牛看了沈夢竹一眼，直笑。

沈夢竹瞪了小牛一眼，道：「傻小子，你怎麼拿她們比我？當心我會要了你的命。」

小牛伸了伸舌頭，笑道：「沈大姑娘，你想要我的命，我才不怕呢！齊大叔不會答應的……」

齊敢正在和那兩名少女低語。

沈夢竹可以清楚的看出，兩名少女的臉上，露出的神情，比見到了毒蛇還要恐怖。

齊敢這時才大笑道：「你們聽明白了？」

他究竟說了什麼？

沈夢竹想了五種可能，但都覺得不合理。

能令烟花女子恐懼的是什麼事？

沈夢竹想不出來。

兩名少女已經走開。

而且是向天香樓的後院走去。

沈夢竹忽然明白了。

齊敢說的不是任何威脅對方的話，而是……她所不願想像的那件事。

齊敢再度揭穿了天香樓的僞裝。

別說那兩個女人吃驚、害怕，連沈夢竹也同樣的爲之驟然變色。

她引齊敢來，本來就是想要齊敢迷糊地一怒而去。

但她決未料到齊敢比她想像的要精明得多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天香樓的後院。

瘋女幫的七名少女很愉快地架着柴鐵夫，進入了屋內。

天香樓總舵的中心所在，就是那棟又像白塔，又像樓房的小屋子。

小青領着她們進了小樓之內。

但是，樓內沒有半個人影。

柴鐵夫穴道被制不能動。

但他能說話。

他冷笑的看着小青道：「妳們雖然很精明，但天香樓主人比你們更精明。你們抓到了我，却永遠也抓不到天香樓的主人。」

小白忽然格格一笑道：「小青姊，他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小青笑道：「他不服氣，小紫能使他站不起來，他一定不服氣。所以，他要捧天香樓主人。」

小紫嬌媚的笑道：「大姊，我才不信天香樓主人比我更好……」她忽然湊到柴鐵夫耳邊：「柴郎，你說，到底是我好，還是天香樓主人李香香好？」

柴鐵夫瞪了小紫一眼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「李香香是主人，我無法成爲入幕之賓。」他想搖頭，却一點也不能動，苦笑着接道：「你很好，我想，李香香不會比你好。」

小紫笑了。

小白也笑了：「柴鐵夫，李香香在那兒？只要你幫我們找到她，我們會讓你成爲她的入墓之賓。」

柴鐵夫黯然嘆息道：「她在那裏，沒有人知道，我被請來已經有半個多月，只在初到的那天見過她一次。」

小白看看小青。

小青道：「你在那兒見到李香香的？她……是不是在這兒接見你的？」

柴鐵夫道：「不是這兒，是後院。」他笑了笑：「我在砍柴，她來了。當她走了以後，我才知道她是誰？」

小青笑笑。

小白却不笑了：「柴鐵夫，你是說，天香樓主人請你來，她却沒有正式出面？」

柴鐵夫道：「是！」

小青忽然明白了小白話的用意了。

她忽然低聲向小紅等吩咐，七個人，丟下了柴鐵夫，迅快地向不同的方向奔去。

她們想找到任何一個天香樓的人，因爲，能抓到一個天香樓的人，才能知道天香樓的奧秘。

柴鐵夫很本就沒有用，他連天香樓的樓主都認不得，抓到他，簡直是白費了氣力。

可是，天香樓却再也找不到人了。

瘋女幫的七女，又回到了原處。

七個人互相看了半天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很顯然，她們是徹底失敗了。

柴鐵夫忽然也變得不可愛了。

小白扯下了一片窗帘，蓋在柴鐵夫的身上，冷笑道：「我們都穿上了肚兜，你這麼赤身露體，眞叫人噁心！」

小青却格格一笑道：「我們要走了，小白，你管他穿不穿衣服幹嗎？走吧！」

柴鐵夫臉色大變，失聲道：「你們要走麼？」

小青道：「天香樓一個人都沒有，我們不走，留在這兒幹嗎？」

柴鐵夫道：「我的穴道……姑娘，你得解了我的穴道再走啊！」

小青格格一笑道：「解你的穴道？」

她目光向小紫一轉：「七妹，你怎麼說？」

小紫嫣然一笑，在柴鐵夫臉上拍了一下，笑道：「小乖乖，你就乖乖地躺上一會兒吧，天香樓主人回來，她自然會解開你的穴道的……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在笑。

小牛也在笑。

這麼豐盛的酒菜，小牛還是頭一次吃到。

所以，他一邊吃，一邊笑。

沈夢竹居然也在笑。

而且，她還不停的勸齊敢吃菜喝酒。

剛剛還在生氣、罵人，一轉眼間，她就判若兩人，有說有笑，完全忘了齊敢點過她的穴道，也忘了這是良家婦女不可進入的所在。

陪他們喝酒的還有兩名少女。

她們也是四君子中的兩位：石夢蘭和秦夢菊。

小牛覺得這兩個女人，比沈夢竹更香、更美。小牛覺得，好像這一輩子見到的漂亮女人，也沒有今天一天所見到的多。

齊敢看看石夢蘭，再看看秦夢菊。哈哈一笑道：「天香四君子，梅、蘭、竹、菊，齊某人已見其三，只不知還有一位，現在何處？如果我猜得不錯，她應該是叫做夢梅才對吧？」

石夢蘭笑道：「不錯，她姓于。」

齊敢道：「于夢梅？」

秦夢菊笑道：「齊老，你很聰明。」

齊敢乾了一大杯，大笑道：「猜出這麼簡單的事，如果也算是聰明，那天下還會有笨人麼？」

他目光一轉，盯着石夢蘭：「妳砍了我的馬，奪走了我的馬車了？」

小牛忽然一怔，盯着石夢蘭看。

石夢蘭搖搖頭道：「不是我！」

齊敢看看小牛，小牛也搖搖頭，趕快吞下口中的一塊鴨肉，道：「大叔，砍馬的人，不是她。」

他笑笑，作了手勢：「她太瘦了，那個女人……比她胖。」

齊敢哦了一聲，道：「小牛，你記得不是她？」

小牛道：「不是她！」

齊敢轉向沈夢竹：「沈姑娘，天香樓還有姓石的高手麼？」

沈夢竹看了石夢蘭一眼，沒有回答。

齊敢反應很快，冷冷一笑道：「石夢蘭，你說！」

石夢蘭道：「有。」

小牛笑了笑。

齊敢道：「誰？」

石夢蘭笑道：「天香樓的二總管石含黛。」

小牛忽然大聲道：「對！對！大叔，那個女人說的就是石含黛。」

齊敢橫掃了三女一眼，道：「她在不在這兒？」

沈夢竹、秦夢菊、石夢蘭三個人全都搖頭。

齊敢心中一動，暗忖：石、秦二女搖頭，是因爲她們本就在這兒，知道石含黛在不在。

沈夢竹居然搶先搖頭，其故安在？

他沈吟了一陣，才微微一笑道：「你們同時搖頭，倒教老夫不相信了。」

石夢蘭笑道：「齊老，石含黛是二總管，她很少到杭州城內來的。」

齊敢道：「那……她常在何處？」

石夢蘭道：「行蹤不定，除了樓主，誰也不知道兩位總管的去向。」

齊敢忽然冷笑道：「樓主何在？」

石夢蘭笑道：「我們樓主當然在棲霞嶺。」

齊敢搖頭道：「棲霞嶺？」

他目光轉向沈夢竹：「你們三個人之中，總有人說了謊話，是不是？天香樓主究竟何在，你們不肯說出來，是不是？」

沈夢竹笑道：「齊老，我可沒說過樓主何在，你說要找馬車，要找姓石的女人，我才引你來這兒的！」

齊敢突然發現，跟女人打交道，用講的實在是講不過她們。

所以，世上才會有長舌婦之名，而無長舌男之謂。

終於，他決定不再多問了。

齊敢微微一笑道：「很好，老夫若是放火燒了天香樓，我不信天香樓主不出面！」

石、沈、秦三女聽得一呆。

秦夢菊尖叫道：「你敢？」

齊敢大笑道：「我爲什麼不敢？」

他忽然向小牛眨眨眼：「小牛，去拿過那盞燈來，咱們放一把火……」

小牛十分聽話，閃身跳過去就要摘下掛在牆上的風燈。

秦夢菊比小牛快了一步，攔在小牛身前，冷笑道：「你想找死麼？」

小牛想推開她，却沒有推着，自己反被秦夢菊一掌打得倒退了三尺。

小牛摸摸自己胸膛，心中可就火氣上撞，大吼道：「鬼丫頭，你敢打我？」

秦夢菊冷笑道：「宰了你我也敢！別說打你了！」

小牛怒道：「好！我就看看你怎麼宰我……」

他剛自雙拳併出，向秦夢菊衝去，齊敢却一伸手，就將他又抓了回來。

小牛呆了一呆道：「大叔……你……」

齊敢搖了搖頭，將小牛拉向一邊，目光在秦夢菊身上一轉，笑道：「秦姑娘，你打了他一拳，少不得我也還你一掌……」

秦夢菊剛自哼了一聲，臉上已熱辣辣地挨了一下。

她伸手捂着左頰，剛想罵人，但話未出口，就已吞了回去。

因爲，她忽然發現，齊敢明明跳起來打了自己一掌，自己却根本沒看清楚他是幾時又回到了原位坐下。

齊敢的武功之高，又豈是自己三人所能望其項背？

如果一旦眞的罵得過份，激怒了對方，吃苦的還不是自己麼？

秦夢菊不傻，她當然不想幹這種傻事。

石夢蘭的臉色也變了。

變得像一張白紙。

只有沈夢竹心中有數，所以，她還是在笑：「夢菊，他眞要想燒天香樓，我們也攔不住他的！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沒有眞的火焚天香樓。

因爲，他們正在雅室內飲酒的時候，天香樓的大廳之中，來了別人。

別人，當然不是天香樓的人，也不是齊敢的人。

天香樓的女人很美。

但來到大廳中的女人，絕不比天香樓的女人遜色。

良家婦女自然不會到天香樓來。

到天香的女人，必然不是良家婦人，這道理誰都懂。

她們不是。

因爲她們是瘋子。

瘋女幫的女人，當然就是瘋子。

流水飄香，是瘋子中的瘋子，何況還加上一個十六歲的大孩子屠小風？

十二

大廳內的客人，全被兩個瘋女人趕走了。

到天香樓的客人，都是有錢的大爺。

大爺們的毛病就是怕別人瞧他們不起，怕別人拿他當孩子看待。

流水、飄香就猜中了這一點。

她們一到，把每一位花錢的大爺們全當成了兒子，一句一個乖兒子，叫得十分親熱。

她們很美，叫大爺們兒子，大爺倒似乎能忍受，而且還自甘下賤，引以爲快。

但是，當她們揪住每一個大爺兒子的耳朵，要他們跪下叫親娘，要他們趴在地上，舐親娘的脚巴丫子時，花錢的大爺們可就受不了啦。

一個個都成了喪家之犬。

一個個都恨不得爹娘當年多爲他們生兩隻脚，好跑得比別人快些。

花錢的大爺們逃光了，天香樓管事的人，豈能不管。

石夢蘭、秦夢菊只好出面了。

瘋女幫的人來了，齊敢也樂了。

至少，他可以先坐山觀虎鬥，看看他們爲了那輛馬車，要鬧到什麼地步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這回忽然很大方的拍開了沈夢竹被拂的穴道。

這一手大出沈夢竹意料之外，她嫣然一笑道：「謝謝你！」

齊敢搖搖手道：「不必。瘋女幫的人不好惹，你最好去幫幫石夢蘭和秦夢菊。」

沈夢竹雖然還料不準齊敢爲什麼要這麼關心天香樓的安危，但她倒是眞心的感激齊敢此時此刻解開了她的穴道。

沈夢竹略一運氣，又連說了兩聲多謝，這才趕去大廳。

小牛却有些不安。他看看齊敢道：「大叔，瘋女幫的女人很兇，大叔，你要不要……幫天香樓女人的忙？」

齊敢哈哈一笑道：「不要！傻小子，天香樓的主人，不會讓自己手下吃虧的！」

小牛抓了抓頭道：「大叔，天香樓主人不是不在這兒麼？你——」

齊敢笑道：「女人的話，你爲什麼要相信？沈夢竹不是說她不能進這種地方麼？你有沒有看出，她自己就是這兒的主人之一？」

小牛茫然一笑道：「我是看出來了。可是……可是……」他忽然覺得，自己完全被女人的事弄糊塗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女人對女人，各有各的一套。

瘋女幫對天香樓，更是各有各的一套。

石夢蘭、秦夢菊、沈夢竹和秦流水、花飄香五個漂亮的女人正湊在一起聊天。

屠小風被冷落在一邊，看來既寂寞又可憐。

他想過去插上一腿。

但她們根本就不理會他。

小風逡巡廳內，冷眼瞧着五個女人，就是猜不透她們在低聲談什麼。

雙方本是敵對的對頭，却爲什麼見面以後，倒互相聊得十分熱絡起來了？

屠小風越看越不解，但他却又無法啟齒，也無法過去偷聽。在流水、飄香二女面前，她只能算是晚輩。

晚輩當然不能管長輩的事。

不過，屠小風是個不甘寂寞的大孩子，所以，眼見五個女人不理他，他就自己順着樓梯，向二樓走過去。

梯口有兩名少女，正是先前被齊敢嚇走的兩位。

也正是去向石夢蘭、秦夢菊報信的兩位。

小風走到樓上梯口，咧開嘴向二女一笑，道：「樓上還有沒有客人？他們是不是……」

忽然邪惡地笑笑：「是不是在和姑娘們……親熱？」

二女笑了笑搖頭。

小風道：「妳們……又笑又搖頭，是什麼意思？沒有客人？還是沒有親熱？」

二女仍然笑，仍然搖頭。

小風怒道：「你們是啞巴？」

二女中穿紅的搖搖頭道：「不是！我叫阿珠。」

另一個穿綠的少女也笑道：「我叫阿桃。」

小風冷冷地看了阿珠、阿桃一眼，道：「會說話爲什麼不說話，偏要搖頭？」他指了指那些垂着珠簾的門戶道：「有沒有人？」

阿珠道：「沒有。」

阿桃却笑道：「有。」

小風看看二女，皺眉道：「到底有，還是沒有？妳們一個說有，一個說沒有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

阿珠笑笑道：「公子，房子裏沒有姑娘，也沒有客人嘛！所以，我說沒有！」

小風看看阿桃：「妳說有，又是爲什麼？」

阿桃笑道：「房子裏雖然沒有客人，却有兩個找天香樓麻煩的人……所以我說有！」

小風一聽有人要找天香樓麻煩，可就樂了：「好啊！有人來找你們麻煩，可是妙極了。我要去見見他們……」

他剛剛舉步，樓下的秦流水已經大聲喝道：「小風，快回來。去不得……」

小風一怔，略一遲疑之間，阿珠、阿桃全都笑了。

花飄香也尖聲道：「小風，屋裏的人也是我們對頭……」

瘋女幫的對頭似乎不多。

瘋女幫在江湖上廣佈善緣，擴大佈施，結歡喜緣者大有人在，結仇的事并不多見。

是故，屠小風一聽屋裏的是對頭，立即想到了齊敢。

因爲，他打出世以來，十六年中所遇到的人物中，敢屈辱自己，幾乎要了自己小命的人，只有齊敢一個。

所以，他倒是十分聽話，閃身向樓下退去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小風身在半空。

他退躍而下，本該很快的落地才是。

但他人在半空，就是沾不到地面。

齊敢高大的身子，就在他身後站着。

小風就像被人吊在旗竿上的吊死鬼。

屠小風只叫得半句：「快放下我……」就噤若寒蟬，不敢出聲了。

齊敢衝他一笑：「好小子，咱們的緣份不錯，剛剛分手，馬上又再見了……」

小風咬牙不語。

齊敢抓着小風，走向五女。

花飄香嫣然一笑，盈盈一禮，道：「齊老前輩！」

秦流水也趨前笑道：「齊老，小風是孩子，你老人家快放了他，晚輩要他給你老人家陪罪。」

齊敢看看小風。

小風的眼中充滿了怒火，咬緊牙根，正瞪着齊敢。

齊敢忽然發現，屠九的這個兒子，若能早日除去，不啻是替江湖上除一大害。否則，以他的個性，再加上他父母的關係，由他任性胡爲，結果必將造成江湖上的糾紛，爲禍武林。

齊敢的右手已然舉起。

他只要一掌拍下，屠小風的一身武功，就要廢去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的右掌并沒有拍下去。

因爲，有一隻白玉般的纖纖玉手架住了他。

是秦流水的手。

她比花飄香看得仔細。齊敢剛剛一咬牙，剛剛舉起右手，她就暗叫了一聲：「不妙……」飛身趕了過來，舉手托住了齊敢的右肘。

「齊老，小風是個孩子，你老人家何必跟他計較？」秦流水笑着，笑得很甜：「小風縱然任性點，但有我們在約束着他，他不會爲禍江湖的！」

齊敢皺了皺眉頭，暗忖：好厲害的丫頭，居然能瞧出我的心意，瘋女幫中的女人，果然不簡單。

不過，他也想到，有這麼厲害的女人約束屠小風，屠小風眞想惹出什麼小紕漏，倒也眞是不大容易。

齊敢冷冷地看了屠小風一眼，道：「好！看在你老子份上，老夫再饒你一次！」一抖手，把屠小風拋了出去。

屠小風凌空連連翻了三個斜斗，居然還沒有卸掉齊敢那拋出去的勁力，若非花飄香騰身一撈，屠小風縱然不把腦袋撞破，也要跌上個四脚朝天，皮破血流。

不過，花飄香雖然撈住了屠小風，但却仍被屠小風撞來的勁道，衝得兩人同時坐倒地上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石夢蘭、秦夢菊兩人互看了一眼，柳眉雙蹙，暗暗地倒抽了一口涼氣。

她們總算剛才沒有冒失出手跟齊敢一拚，否則，後果就已不堪設想了。

花飄香扶着屠小風，站了起來。

屠小風瞪着齊敢，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下肚子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沒有人能把齊敢吞下去。

連天香樓主也不行。

石、秦二女至少知道，就算樓主來了，恐怕也奈何不了這根旗竿。

他走了過來。走到秦流水的面前，冷冷一笑道：「你們去而復回，是爲了馬車麼？」忽然望向石夢蘭：「馬車就在這兒，是不是？」

齊敢至少已經問過三次以上這句話。

但每次得到的回答却不相同。

石夢蘭這回點了點頭道：「在！」

她如此乾脆，倒是大出齊敢意料之外。

齊敢沉聲道：「在？爲什麼你早不承認在？」

石夢蘭笑道：「齊老，你幾時問過我，你幾時提過馬車在不在這兒的事了？」

齊敢抓了抓滿頭亂髮，失笑道：「不錯，我忘了問你，我只問過你有關誰砍了馬頭，誰奪走了馬車的事！」

秦夢菊笑道：「齊老的記性不錯……」

齊敢瞪了二女一眼，道：「馬車既在，老夫也不想跟你們爲難，快將馬車還我，幷爲老夫找上一匹駿馬，老夫就不計較你們砍了馬頭的那些事情了。」

石夢蘭遲疑了一下道：「齊老，這事……」忽然搖搖頭，閉口不語。

齊敢道：「怎麼了？你們不肯還老夫馬車？」

石夢蘭又搖頭。

秦夢菊却接道：「齊老，不是我們不肯還你馬車，只因爲……只因爲……」

她看了秦流水、花飄香一眼，道：「她們兩位姊姊是瘋女幫舒幫主派來的，舒幫主和我們樓主大姊交情很好，舒幫主說要這輛馬車，所以……我們剛剛已經答應把馬車交給瘋女幫的秦姐和花姐了。」

齊敢挺有耐心的聽着。秦夢菊話音一頓，他立卽望着花飄香和秦流水笑了一笑，道：「她說的是眞的麼？」

花飄香、秦流水互看了一眼。

秦流水道：「不假！」

齊敢道：「這麼說，老夫要回馬車，不該再找天香樓，而是該找你們瘋女幫了？是麼？」

花飄香笑道：「齊老，馬車我們還沒有到手哩！你找瘋女幫，只怕太早了些吧？」

她不笨。石夢蘭和秦夢菊想嫁禍，結果，花飄香只輕描淡寫的一句話，就解除了自己的困境。

石夢蘭心中暗暗一驚。

秦夢菊則粉面含怒，柳眉揚起，瞪了花飄香一眼。

花飄香嬌俏的一笑，道：「秦大妹子，你別瞪我，我說的也是實話啊！」

老實話好像從來就不被人喜歡。

一個人如果說了老實話，非但會被人譏爲不識時務，而且還會得罪朋友，到處樹敵。

但是，此刻却有一個人喜歡聽老實話。

這個人當然是齊敢，他冷冷一笑道：「只要你們說的是老實話，老夫就不跟你們爲難……」

馬車果然在。

齊敢第一眼就發現了它。

就在天香樓的馬廐裏。

石夢蘭、秦夢菊、沈夢竹和飄香、流水外加小風、小牛跟在齊敢身後，也都見到了這輛漆有桃花的馬車。

馬廐裏有馬，雖然只有五匹，但要選上一匹可以駕車的馬，却也不難。

齊敢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小牛，套一匹好馬！」

小牛應了一聲是，走過去打量那五匹馬。

終於，他選了一匹五花馬套上車轅。

齊敢正在檢查車廂內外，他沒有發現任何差錯。

車身跟他離開桃花島時完全一樣。

裏裏外外，連車上的白漆都已經擦拭得纖塵不染。

他滿意的笑笑，跨上馬車。

五女和屠小風，却乾瞪眼瞧着。

小牛揚了揚鞭，笑道：「大叔，我們這就走麼？」

齊敢道：「傻小子，不走，還想賴在這兒？」

小牛笑了笑：「走！是……」

吆喝一聲，啪的揚了揚鞭，五花馬放腿向外奔去。

齊敢呵呵一笑道：「少陪了……」

馬車馳出了天香樓，只留下一陣飛起的塵土。

屠小風忽然大吼道：「氣死我了……」

他轉頭看看花飄香、秦流水，道：「阿姨，你們就這麼讓他把馬車駕走？你們爲什麼不攔住他？」

花飄香格格一笑道：「爲什麼？小風，你難道不明白爲什麼？」

屠小風道：「我本來就不明白！我不信合我們……六個人，還鬥不過他一個！」

花飄香道：「不錯！我們六個人合起來，還眞是鬥不過他！」

屠小風不服，還想說什麼，秦流水已大聲叱道：「小風，齊敢成名在廿年前，連你爹都不願惹他，你往後少再自找麻煩了？」

小風咬了咬牙，喃喃道：「我不自找麻煩，但我……我一定要找他麻煩……」

秦流水搖了搖頭，轉向石夢蘭一笑道：「石姑娘，打擾了……請代向天香樓主問好！」

她揮了揮手，向花飄香和屠小風眯眯眼，道：「我們該回去啦！」向外走去。

花飄香微微一笑，拉了小風，就跟了出去。

石夢蘭也嫣然一笑道：「好走，不送了……」

沈夢竹等到花飄香等身子消失，忍不住低聲道：「夢蘭姐，你……應該留下她們！」

石夢蘭笑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沈夢竹道：「不讓她們去追齊敢呀！」她笑了笑：「我可不信咱們眞的會把馬車還給齊敢，是不是？」

石夢蘭笑道：「不是，夢竹，這回你可是料錯了？」

沈夢竹呆了一呆，看看石夢蘭，又看看秦夢菊：「你們……在要什麼花招麼？」

秦夢菊笑道：「什麼花招也沒有，妳別亂猜了！讓瘋女幫的人樹一個像齊敢這樣的强敵，我們又何樂不爲？」

沈夢竹有些不明白。她想了想，道：「可是……馬車我們已經奪到了手，爲什麼……爲什麼……」

石夢蘭在笑，看着沈夢竹笑。

忽然，沈夢竹居然像是明白了。她十指一絞，笑道：「我知道了！我知道了……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「我知道了……」小風也在笑。

花飄香道：「你知道了什麼？」她忽然止步：「你能知道什麼？」

小風道：「我們去追齊敢，不是麼？阿姨，你們故意說要回去，其實，不過是要去追那輛馬車而已，對不對？」

秦流水格格一笑道：「小風，你果然很聰明！想得也不差。只是，這回你却猜錯了。」

小風呆了一呆：「我……我錯了？妳——阿姨，咱們不去追趕齊敢？」

秦流水斬釘截鐵的笑道：「不！」

小風看看花飄香。

花飄香點了點頭，笑道：「我們不但不去追齊敢，我們還要偷偷地溜回天香樓呢！」

齊敢的馬車，逕向西湖。

此時，正停在樓外樓前。

樓外樓上逍遙事，只羨鴛鴦不羨仙。

但是，這已經是陳跡了。

十六年前，秋水仙死後，樓外樓早已經荒蕪。

當年漂亮的小紅樓，如今已是頹圮倒塌。

樓外樓看來只像一堆瓦礫場一般。

唯一完整的地方，是樓側的一間石屋。

這石屋本是當年秋水仙用來練功的秘室。

如今却還是保存得很完整。

因爲，它是巨石塔建的，經得起風吹雨打。

齊敢就站在石室的門口。

他打量了一下四周，這才伸手去推那厚重的石門。

呀然一聲，重逾千斤的石門，居然輕輕地就推開了。

齊敢似是大感意外，他怔怔地盯着石門，仔細的查看。

石門竟然連一點灰塵都沒有落下來。

齊敢不由得退了一步。

他想到了一件事。石門如是歷經十六年之久未啟，不可能連一點灰塵都沒有。

除非，有人在打掃，或是有人天天在開啟這道石門，否則，絕不可能沒有灰塵。

齊敢等了一會兒，才向石門門內探望。

石門內靜悄悄地。

十六年沒有主人的地方，本該是靜悄悄的。

但是，齊敢却發現，屋子內雖然很靜，雖然沒有人，可是，却乾淨得令人難以相信。

這本是練功的石屋。因此，裏面的陳設，十分簡單，靠角落處，只有一張石床，床上也只擺了一個蒲團。

牆上，原該掛着些刀、劍之屬的兵刃地方，全都是空的，只留下幾個銅扣或鐵釘。

不過，齊敢却很清楚的看出，牆上，留下了不少嶄新的痕跡。

這些痕跡，彷彿是練功時留下來的。

十六年無人居住的屋子，爲什麼會留下這些嶄新的痕跡，爲什麼那蒲團看來還如剛擺上去的那麼清爽？

齊敢越發的覺得不對勁了。心想：「這石屋只怕有人住過。而且，就是不久前……也許，就是現在——」

□□

齊敢忽然有種毛髮聳然的感覺。

他一向自命膽大包天。

但此刻却手心直冒冷汗了，混身的汗毛都在直抽冷氣。

可是，石屋內沒有人。

他一眼就可以把這間石屋看清楚。

因此，他可以確定，眼前，屋內是沒有人。

正因爲看不到人，齊敢才會感到不安。

□□　□□

他記得臨出發的時候，金鶯曾告訴他，樓外樓已經傾圮荒蕪。

他也記得金鶯告訴他，樓外樓亟待重建，要他先來整理一下。

他當然更記得，金鶯告訴他，樓外樓在這十六年中，從來沒有人去過。

可是，齊敢却不敢相信金鶯的話了。

這間石屋，就明明有人住過。

這個人是誰？

他爲什麼要住在這開石屋之內？

齊敢百思不得其解！

幸好，他很快就有了答案。

□□　□□

齊敢剛剛走到那石床面前，要去察看那個蒲團。

守在馬車邊的小牛，忽然大聲叫喊了起來：「大叔，有人來了。」

齊敢心中一震，迅快的閃身而出。

金鶯告訴過他，樓外樓已十六年沒有人來了。但此刻忽然有人來了，這人會是什麼來頭

呢？

他迫不及待地想看看這個人是誰。

門外。

齊敢終於看到了來人了。

小牛正跟一個和尚在爭執。

來的是一個出家人。

一個年紀不過廿六、七歲的和尚。

齊敢走了過去，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和尚一眼，道：「小師父，你來找人的麼？」

小和尚哈哈一笑道：「找人？我來找人？檀樾，你呢？你是什麼人？你來，又是爲了什麼？」

齊敢道：「老夫齊敢。」

他略爲頓了一頓話音道：「老夫是來打掃樓外樓的。」

小和尚笑道：「檀樾原來是樓外樓主人的家人麼？樓外樓十六年無人居處，檀樾怎麼忽然想起要來打掃了？」

齊敢皺眉道：「小師父，爲什麼要來打掃，不關你的事，不知小師父怎麼稱呼？」

和尚一笑道：「貧僧無家。」

齊敢一怔道：「無家？」

無家笑道：「和尚乃是出家之人，當然無家了。」

齊敢道：「寺廟不是和尚的家？」

無家大笑道：「無家和尚，眼前連寺廟也沒有，所以，貧僧可謂名副其實的無家。」

他看了齊敢一眼，笑了笑道：「出家爲僧，無廟可住，自號無家，名副其實。」

齊敢道：「無家無業，你卜居何處？」

無家笑道：「處處無家處處家，廢宅荒園，街頭巷尾，貧僧處處可住。」

齊敢冷冷地又打量了無家一眼，道：「這兒也是你住的地方麼？」

無家合十道：「此乃荒園廢宅，貧僧是當仁不讓，偶而住上幾天，也是常事。」

齊敢笑了。

他總算明白，爲什麼荒廢了十六年的樓外樓、石屋會打掃得如此乾淨了。

他哈哈一笑道：「想必這間石屋，就是小師父日常住居之處吧？」

無家竟然搖了搖頭。

齊敢一怔。

無家笑道：「貧僧雖是方外之人，但樓外樓是何等所在，貧僧還不會不知道，貧僧一向也曾自命膽大包天，但要貧僧住在秋公子的樓外樓，貧僧還自愧不敢！」

小牛看了那個小和尚，低聲道：「大叔，他才多大？他怎麼會知道秋公子的事？」

齊敢皺了皺眉，無家已笑道：「你又才多大？你爲什麼知道秋公子的事？」

小牛道：「我當然是聽大叔說的嘛！」

無家道：「小施主，你能聽別人說，貧僧難道就不能麼？」

小牛抓了抓頭，嘻嘻一笑。

齊敢忽然發現，這個小和尚頗不簡單。

至少，他不會是一般遊方和尚。

齊敢沉吟了一陣子，笑道：「無家，你既然借住過樓外樓，想必會知道這石屋中住的是什麼人吧？」

無家笑道：「知道！」

齊敢道：「誰？」

無家道：「是一位少年公子和一位老僕。」

齊敢哦了一聲道：「是位公子？」

無家道：「是！年紀不大，跟這位小施主差不多。」

齊敢心中一動，脫口道：「他姓什麼？你問過麼？」

無家搖頭道：「貧僧一向獨善我身，不過問別人的閒事，那位公子是什麼人，貧僧沒有問過。」

無家忽然合十一禮，又道：「老檀樾，你是不是要重建這樓外樓？」

齊敢道：「老夫只管打掃，不管別的事……」目光一轉，笑了笑：「小師父，那位公子還住在這裏麼？」

無家道：「也許！」

齊敢又愣了一愣。

也許，當然就是不一定了。

他忽然發現，問了半天，居然是什麼事也沒問出來。

齊敢咬了咬牙，轉身走進了石屋。

石屋內當然不會有人。

齊敢去查看那只蒲團，忽地臉色一變。

他一閃身又回到外面。

小牛還在那兒，但無家却不見了。

齊敢頓了頓足，道：「小牛，和尚走了？」

小牛道：「走了！」

齊敢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：「眞想不到，我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，却被這個小和尚騙了！」

小牛聽得呆了一呆。

「大叔，小和尚騙了你什麼？」

齊敢道：「他沒有說實話！」

小牛當然想不出齊敢又進去打了一個轉，就發現了小和尚沒說實話。

他想問，但他沒有問。

齊敢却已經在告訴他：「小牛，這和尚就是住在石屋裏的人。」

小牛道：「大叔，你怎麼知道那位小師父是住在這石屋裏的人？大叔，你——」

齊敢笑道：「小牛，你注意到小和尚的草鞋沒有？」

小牛道：「有，大叔，那有什麼不對嗎？」

齊敢道：「嗯！他那草鞋是天山寒葉草打的！」

小牛道：「天山寒葉草是什麼東西？大叔，那有什麼特別的地方麼？」

齊敢道：「特別的地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小牛，那石屋裏的蒲團，也是天山寒葉草編織成的！」

小牛忽然明白了。

齊敢是從寒葉草打成的草鞋和蒲團，認定了無家小和尚就是住在石屋裏的人。

但小牛還不明白，那個公子和老僕人又去了那裏。

「大叔，小和尚住在石屋裏面，那位公子和老僕人呢？他們住在那裏？」

齊敢忍不住笑了。

他拍拍小牛，道：「那無家和尚說的，你還能相信麼？你怎麼還會認爲眞有一位公子和老僕？」

小牛終於是眞的明白了：「大叔，原來……原來那無家和尚說的話，全是騙人的。」

不過，小牛又想起一件事是他想不通的事：「大叔，他爲什麼要騙我們呢？」

齊敢哈哈大笑道：「問得好！小牛，大叔也正要問這句話呢！」

問誰？

小牛抓了抓頭。

齊敢也在抓頭。

無家和尚走了，要揭穿這個謎，該去找誰？

十三

齊敢回到了石屋之內，但石屋只有這麼大，他找遍了石屋內每一寸地方，也找不出任何線索。

小牛已在打掃這座頹圮了的樓外樓。

馬車停在樓內的小園之中。

齊敢則在樓上整理。

無家和尚回來了。

他沒有到石屋裏去，也沒有上樓，只躲在一角，笑着看他們打掃。

他爲什麼回來？

他爲什麼要騙齊敢？

他只是個出家人，爲什麼要騙齊敢？

出家人本不該打誑語的，而他爲什麼要說謊？

這些問題，都是齊敢急於想知道的。

可惜，齊敢並不知道無家和尚就在外面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這是一間雅室，很小的一間雅室。

燈光暗暗地。

暗得只能照到圍在桌子上的人臉。

是四個人的臉。

四張如花似玉，帶笑含嗔，很美的臉。

不過，她們却並不是眞的在笑。

天香樓四君子聚在一起，不笑的時候還眞不多見。

但，此刻她們就不是眞心的在笑。

沈夢竹嘆了口氣道：「我們是不是上當了？」

石夢蘭、秦夢菊的臉色，忽然變得很難看。

掩映在陰影中的一張臉，是于夢梅的臉，她在四君子中是老大。一向最沉穩。

不過，這時候却並不怎麼沉穩。

她也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不錯，你們三個人都上了那個瘦竹竿的當了。」

石夢蘭狠狠地捶了桌上那張紙，冷笑道：「我就不相信，憑我們天香樓的人手，就鬥不過那桃花妖女！」

秦夢菊也冷笑道：「不錯，我們爲什麼要這麼偷偷摸摸的？我們爲什麼不能明明白白，光明正大的去找那桃花娘子？」

于夢梅笑了。

她笑得很微妙，很曖昧。

「妳們當然可以去找桃花娘子，天香樓也不見得鬥她不過，但是，廿年來，我只記得一件事，去桃花島的人，從來沒有人能全身而退。」于夢梅忽然臉色一沉：「妳們難道沒聽說過？」

三個女人却呆了一呆。

這種事當然聽說過，但誰又把他當作眞的呢？

石夢蘭道：「梅姐，我就是不信嘛！桃花娘子的桃花島，也不是什麼皇宮內院，眞的那麼可怕？」

秦夢菊道：「就算是皇宮內院，我們也不會進去以後就退不出來吧？」

于夢梅搖了搖頭道：「你們可以這麼想，但是，我却不願冒這個險……」

她忽然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如果桃花島人人可去，我們又何必費那麼多心血來安排一切？又何必……」

于夢梅忽然話音一頓，目光向窗外轉動一下。

沈夢竹人已離座而起，撲向窗子外面。

石夢蘭一驚道：「有人麼？」

于夢梅點了點頭。

秦夢菊銀牙一咬，正待起身。

沈夢竹已經穿窗而入。

于夢梅皺了皺眉道：「誰？」

沈夢竹搖了搖頭道：「沒有人。」

沒有人？于夢梅不信。

她沉吟了一下道：「夢竹，你瞧清楚了？」

沈夢竹道：「瞧得很清楚，連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，我都查過，沒有人。」

石夢蘭想了一想道：「梅姐，你看，會不會是瘋女幫的人回來了？」

于夢梅笑笑。

她只不過是笑笑，未置可否。

秦夢菊却道：「蘭姐，瘋女幫的人，爲什麼要去而復返？她們找的是馬車呀！」

石夢蘭道：「我們不也是找的是馬車麼？可是，我們就沒有留下馬車。」

秦夢菊呆了一呆。

難道，瘋女幫跟我們的目的一樣？

她看了看桌上的那張紙，怒道：「她們——她們知道了我們的計劃，是不是？她們——」

于夢梅不等秦夢菊再說下去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如果她們不是爲了這個，又何必……」

于夢梅再度住口不語，目光又轉向窗外。

難道窗外眞的有人？

難道沈夢竹說的話不可靠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窗外有人，眞的有人。

沈夢竹出去的時候，她們還沒有來。

現在，她們才來。

于夢梅目光在三女臉上一轉，道：「有人來了！」

沈夢竹不信：「梅姐……我剛剛……」

于夢梅道：「剛才是沒有人。但是，現在却有。」

石夢蘭笑道：「梅姐，你這是怎麼了？剛才不也是你認爲有人麼？」

于夢梅道：「剛剛我是聽出了動靜，但那不是人，現在一定是人……」

石、秦、沈三女似乎不怎麼相信。

但她們却不得不相信。

因爲，窗外有人在笑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笑聲是出自花飄香口中。

「四君子之首，果然不同凡響。花飄香、秦流水十分敬佩……」

話音未已，人已穿窗而入。

花飄香、秦流水笑着跳入雅房之內。

石夢蘭皺眉道：「你們……果然是你們……」

秦流水笑道：「是我們……」目光却轉向桌子上的那張紙：「你們到手了？」

于夢梅笑了笑道：「到手了……」她嘆了口氣：「你們瘋女幫如果想要，天香樓願意割愛。」

花飄香笑道：「于大姐果然很慷慨……」

于夢梅道：「不敢……」

石夢蘭道：「你們爲什麼要這張圖？你們也想……」

花飄香笑道：「志同道合，殊途同歸，石姑娘，這還用問麼？」

秦流水笑道：「瘋女幫受人之託，必須取得這份秘圖，天香樓既肯割愛，我們十分感激。」

沈夢竹笑了笑道：「感激倒不必，我們只想知道，你們是受何人所託？要這幅圖，用意何在？」

花飄香道：「沈姑娘，這——可是有些强人所難了！我們曾向那個人保證，不對外人說出來……」

沈夢竹冷笑了一聲。

秦夢菊却道：「花飄香，你們不嫌過份麼？圖，免費送給你了，你們連原因都不肯說出來，未免太不講道義了吧？」

花飄香笑道：「我們也自知過份，但是，江湖上講究的是一諾千金……」她搖了搖頭：「如果天香樓非要知道是什麼人託我們找這幅圖，我們就寧可不取此圖，也不能說出那個人是誰了。」

天香樓的四君子，同時怔了一怔。

瘋女幫的人也講信義？

誰肯相信呢？

石夢蘭冷笑道：「這可眞是想不到的事了！你們居然連圖都捨得不要麼？」她搖搖頭：「看來，這個託你們的人，一定是大有來頭囉？」

秦流水笑道：「抱歉，事關本幫信譽，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……」

于夢梅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很好。」

很好的意思當然就是贊同瘋女幫的人所說的話了。

于夢梅爲什麼要這樣說呢？

別說石夢蘭等三女不解，連瘋女幫的流水、飄香二女，也爲之一怔。

秦夢菊忍不住道：「梅姐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你爲什麼認爲很好？」

于夢梅笑道：「跟講信用的人打交道，當然比不講信用的人好呀！這道理你們都不懂麼？」

石夢蘭看了沈夢竹一眼，笑道：「梅姐說的是！」

于夢梅仍在笑，她揮了揮桌上那張圖，說道：「花飄香、秦流水，你們眞想這幅圖，我們可以送給你，不過……」

于夢梅的笑容，忽然消失，看了花、秦二女一眼，接着說道：「你們不可以說出這圖是我們給你的！」

花飄香、秦流水本以爲于夢梅要說的是交換條件。

但她們却沒有想到，于夢梅只是要她們不說出圖由何處得來。

她們笑了。

這是太容易應允的事。

所以，她們毫不猶豫的點頭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花飄香和秦流水高高興興的走了。

沈夢竹嘆了一口氣道：「梅姐，你……你以爲她們相信這圖是眞的麼？」

于夢梅道：「她們會相信的！」

石夢蘭搖頭道：「換了我，我就不會相信。」

秦夢菊一怔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石夢蘭道：「因爲，得來太容易了！太容易到手的東西，總會有問題的！」

秦夢菊皺眉道：「可是，她們好像是相信了呀！」

石夢蘭道：「遲早她們會發現上了當。」

于夢梅笑道：「當她們發現上當的時候，臉色一定很好看。」

沈夢竹嫣然道：「一定……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秦流水、花飄香的臉色確實是很好看。

兩個人的臉都紅通通的！

連屠小風的臉也是紅通通的。

圖，就在他們的面前。

這是一間小小的茅屋。

就在那棲霞嶺天香樓的後山。

也是瘋女幫在杭州的秘窟。

敢情，瘋女幫選定了這個地方，早就在作着對付天香樓的打算了。

三個人紅着臉在看圖。

這只是一幅有山有水的畫圖。

但是，花飄香等三人却是看得大感興趣。

顯然，她們還沒有發現這幅圖的眞假。

屠小風愉快的笑：「阿姨，我們可以去桃花島了？這幅圖上標明的埋伏，我們都可以避開的。」

花飄香笑笑。

秦流水也笑笑。

敢情，她們爭取的是一幅桃花島上的禁制埋伏圖。

但是，這幅圖怎麼傳出到桃花島外來了？又怎麼會落在天香樓手中？

莫非是齊敢帶出來的？

莫非是從那馬車中偷出來的。

如果是，齊敢爲什麼不在失去馬車，又奪回馬車的時候，查看此圖在是不在？

除非，連齊敢也不知道馬車中有這麼一張圖。

可是，天香樓的女人却知道。

她們怎麼知道的？

是有人透露了消息？

還是天香樓早在桃花島就埋伏了內線？

大概天香樓的人不說，就不會有人知道。

而瘋女幫的人，居然也知道了這件事，寧不奇怪？

花飄香似乎正在想這些事。

秦流水顯然也是。

只有屠小風沒去想這些。

他興致盎然，在查點圖中的埋伏、禁制，大大小小，他已經找出七十五處之多。

但至少還有廿處他沒找到。

花飄香忽然皺眉道：「不對呀！」

她看看秦流水，秦流水點了點頭。

花飄香嘆了口氣，接道：「太容易了，不是麼？」

秦流水道：「是！」

花飄香道：「假的？」

秦流水道：「可能！」

花飄香道：「什麼可能？我看根本就是假的！不然，她們辛辛苦苦弄到了手，爲什麼要給我們？」

秦流水道：「我們……還給她們？」

屠小風忽然大笑道：「九十五……沒錯，九十五處埋伏，我全找到了。阿姨，我全都找到了。」

花、秦二女搖頭。

「這是假的！小風……」秦流水道：「你別再白費心血了！」

「假的？」屠小風才不信呢！

他微微一笑，指着圖上的黑點，道：「阿姨，我看不像是假的！」

花飄香道：「小風，假的就是假的，不然，天香樓的人會那麼大方？會把她們千辛萬苦才弄到手的秘圖，白白地送給我們？」

屠小風怔了一怔。他覺得這話也有道理。

不過，他却直覺的認爲這圖不是假的。

因爲，他發現，這圖上的埋伏，都安排得很微妙。

微妙得你根本意料不到。

桃花島如果有禁制、埋伏；就該設在圖上指明的地方。

所以，他搖頭道：「阿姨，我看是眞的！我認爲假的不可能設計得這麼巧妙。」

花飄香看看秦流水，兩人不由得也有些懷疑了。

這圖是假的？

還是眞的呢？

如果是眞的，天香樓的人爲什麼不要？

她們難道分辨不出眞假麼？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天香樓的人眞會那麼笨？眞會笨得眞假都分不出麼？

不會。

至少于夢梅還不會那麼笨。

她在笑。

笑着等候，等候瘋女幫替她們打頭陣。

石夢蘭不笑了。

因爲她聽到于夢梅說了句：「圖是眞的！」

她失聲道：「梅姐，你……你說那圖是眞的？」

于夢梅點頭。

石夢蘭看看沈夢竹：「夢竹，你——剛才我記得，好像你是首先認爲此圖是假的，是麼？」

沈夢竹道：「是呀！」

石夢蘭道：「梅姐說是眞的，你爲什麼……」

秦夢菊也道：「是呀！夢竹，你究竟在搞什麼鬼？你爲什麼要說這是假的？」

沈夢竹看看于夢梅，笑了笑：「你們爲什麼不問梅姐？她至少比我更明白，爲什麼我要

那麼說！」

于夢梅一笑。

她掠了掠鬢角，道：「夢蘭、夢菊，你們想不想到桃花島去涉險？你們知不知道，桃花島上的禁制和埋伏有多少處？」

石夢蘭道：「知道，九十五處！」

秦夢菊道：「如果樓主要我們去涉險，我們當然是會去的！」

于夢梅格格一笑道：「如果有人先代你去冒險呢？你還想……」

秦夢菊怔了一怔。

石夢蘭却忽然嬌笑道：「我明白了……」她看看沈夢竹，又道：「原來你們早就商量好了的？是麼？」

沈夢竹笑道：「要瘋女幫的人上當，並不容易！不管這個圖是眞是假，她們都非上當不可，蘭姐，這種好笑的事，我們爲什麼不做呢？」

秦夢菊道：「她們會上當嗎？梅姐，她們……如果是假的，她們又有什麼當好上呢？」

于夢梅笑道：「得到了假圖，還要高高興興地謝謝我們，她們不就是上了當麼？何況……何況……」

于夢梅站了起來，長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何況，她們決不會認爲此圖是假的呢？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屠小風正在笑：「阿姨，眞圖在手，我們還等什麼？」

花飄香看了秦流水一眼，道：「我們當然要等，小風，到時候，你就會知道爲什麼了。」

屠小風笑道：「阿姨，還要等多久？」

秦流水道：「快了。」

屠小風道：「那……我們究竟等什麼呢？」

他總算問到了關鍵所在了。

花飄香笑了。

花飄香發現，小風這孩子長大了不少。

至少，在見識上長進了很多、很多。

但她却不肯回答小風的話。

她看看秦流水，等着秦流水回答。

因爲，秦流水才眞正是小風的阿姨。

秦流水似乎知道花飄香的意思，嫣然道：「小風，我們在等一個人。」

「哦？等誰？」小風好像決心要打破砂鍋問到底。

秦流水忽然一笑道：「等誰？小風，你問我，我也不知道啊……」

「你們也不知道？」小風不由得呆了。

他究竟還是想不通爲什麼？

爲什麼她們要等人，却又不知道在等誰！

他看看花飄香、秦流水，搖了搖頭：「阿姨，你們……天下那有等人而不知道等誰的事？你們一定在騙我，是不是？」

花飄香搖頭。

秦流水也搖頭。

於是，小風也不得不搖頭了：「阿姨，你們如果沒有騙我，爲什麼不知道要等的人是誰呢？我不相信……」

秦流水道：「小風，阿姨爲什麼要騙你？我們只是知道會有人來，但是，誰會來，我們可沒把握確定嘛！」

這個解釋不一定能令人滿意。

但是，屠小風却也不再强求多問了。

因爲，果然是有人來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來的是瘋女幫的七彩女。

小青領頭。

七個女人給花、秦兩位護法見禮，也向副幫主的愛子見了禮。

小風有些失望。

但他也頗爲高興。

因爲，七女的年紀跟他相差不多，有她們七人在這兒，總比跟花、秦兩位阿姨相處一起要輕鬆得多。

所以，他笑了笑大聲道：「小青，你們一定是空跑了一趟了，是不是？」

小青笑道：「是，少爺。」

小紅却道：「少爺，你怎麼知道我們空跑了一趟？莫非……莫非，少爺和兩位護法已經

奪到了馬車麼？」

小風得意的一笑。

花飄香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，我們拿到了。」

七女互看了一眼。

顯然，她們進來之前，並沒有看到有馬車停在外面。

所以，她們才心中犯疑。

秦流水似乎已經知道了她們的心意，笑道：「我們不要馬車，我們只要馬車裏面的東西呀！」

小青和其餘的六女終於聽懂了。

原來奪取馬車，只是爲了要取得**馬車裏面**的東西。

可是，那是什麼東西呢？

護法不說，她們當然不敢問。

小白看了屠小風一眼，她很希望這位大少爺能說出來。

可是，妙的是，屠小風一向多話，一向逞能，但是，此刻，他却忽然變得不多話，不逞能了。

小白嘆了口氣，心想：人究竟是會變的。特別是大孩子，變得比什麼人都快。

但她又何嘗想到，她自己也在變呢？

打從她被齊敢抓去了以後，她已不知不覺的在變，變得不再邪惡，不再淫蕩了。

至少，在柴鐵夫那樣强壯的男人面前，她都能忍得住，相信以後也不會有什麼邪惡的淫行能令她衝動了。

秦流水這時正在跟小青低語，小青似乎有些意外。但她很快的領着六女，匆匆地奔向茅屋的外面。

小白跟了出去，她當然只有聽命的份。

七女分佈在屋外的七個方向，只留下正面的一個缺口，很明顯的，是在等待着什麼人來自投羅網。

會是什麼人要來呢？

沒有人知道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于夢梅認爲瘋女幫的人一定會上當。

沈夢竹也認爲是。

但是，瘋女幫的人是不是眞的上了當呢？

天香四女可沒有絕對的把握。

不過，她們已準備了下一個步驟。

那就是眼看瘋女幫的人和桃花島鷸蚌相爭。

然後，他們就可以趁機得利。

所以，她們調動了人手，守候在通往錢塘江口和通往鎭海的各處通道。

她們要盯住瘋女幫的人。

她們想坐收漁人之利。

可是，她們却忘了一件事，瘋女幫雖然獲得了那幅圖，她們却不一定馬上就要付諸行動。

所以，她們的佈置雖然很精密，却不一定就能掌握到瘋女幫的行動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一天、兩天、三天。

眼看着過了三天，天香四女也沒有得到任何瘋女幫的消息。

天香樓的人根本就沒有料到，在棲霞嶺後山，自己的臥榻之旁，就有着瘋女幫的一處茅屋。

一着之差，常常會造成滿盤皆輸的後果。

而天香樓的四君子，却完全不知道。

她們還是在等待，滿有把握的等着瘋女幫去爲她們打頭陣，去爲她們冒險。

這本是很好的安排。

可惜，她們只因爲低估了瘋女幫，才會造成了一個無可彌補的錯誤。

本當敵明我暗的局面，此刻已經變成了相反的態勢，成爲了我不暗，敵也不明了。

首先覺出不對的是沈夢竹。

四君子之中，她是最冷靜，最善利用心機的。她能在落入齊敢手中以後，安然無恙，就表示她有着過人的才智。

等了三天，沒有消息，沈夢竹就覺出了危機。

當第三天午夜剛過，她終於向于夢梅提出了她的想法：「梅姐，我們還要株守樓中麼？我們不能再等了！瘋女幫的人，只怕早已走了。」

于夢梅不相信瘋女幫的人能躲過自己的監視哨，但她也不能不承認事情有些不對勁。她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你想怎麼辦？」

沈夢竹道：「我自己去查查看。還有，那個姓齊的，爲什麼也沒了消息？這就是不合理的事了。馬車裏的圖丟了，他爲什麼不回來找我們？他爲什麼這麼大方？」

于夢梅笑道：「不錯，齊敢不來，果然不合理……」

可是，天香四君子不知道的是，齊敢根本不知道馬車中藏有桃花島禁制圖的事。所以，她們又料錯了一着。

錯了一着已不可原諒，再料錯了一件事，當然就會註定她們的慘敗了。

十四

沈夢竹、秦夢菊決定去親自查查看。

至少，她們要去樓外樓看看。

樓外樓已經不再那麼荒蕪。

沈夢竹和秦夢菊到達的時候，只有小牛在澆花。

小牛見到沈夢竹，不禁吃了一驚。他看了沈夢竹半天，才吃吃的道：「沈大姑娘，是妳呀？」

沈夢竹好似一點兒也沒記前仇，笑道：「是我！你……小牛，你那齊大叔在麼？」

小牛道：「齊大叔不在……沈姑娘……妳來找大叔麼？大叔要好一會兒才回來呢！」

沈夢竹微微一笑，看了秦夢菊一眼道：「你看，小牛這孩子果然很乖，是不是？」

秦夢菊笑道：「可不？齊大叔不在，他一個人還在澆花，眞是個乖孩子……」

小牛可很少有機會得到兩個美女的稱讚，一時高興得合不攏嘴來。

他張羅着茶水，請沈、秦二女到樓下的一間小客堂中去坐坐。

沈夢竹跟秦夢菊，高高興興地進了樓外樓。

放在十六年前，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。

但是，現在，却是事實。

樓外樓的變化，可謂滄海桑田。

但是，整個的屋子，還是當年的架構，沒有改動。

小牛咧着嘴，招呼這兩個美女。

沈夢竹喝了一口小牛送來的茶，笑道：「小牛，這個地方，是誰要你來……」

她忽然想到這種問法似乎不好，又連忙改口：「這地方住得慣麼？你——打算住多久呢？」

小牛搖頭道：「住多久？不知道！」

秦夢菊嫣然一笑道：「小牛，這屋子是你齊大叔買下來的麼？你們的馬車呢？還在麼？」

小牛笑道：「馬車還在！不過……」

他搖搖頭：「這屋子是不是大叔買下來的，我不知道。反正我們來的時候，這兒也沒有人。」

沈夢竹笑道：「沒有人？這兒一直沒有人？是不是？」

小牛道：「是呀！」

秦夢菊道：「那……小牛，你們住在這兒，沒有人來趕走你們？沒有別人也想來住？」

小牛道：「沒有……」

不過，他忽然想起那個小和尚無家，又笑了一笑道：「有人住過……一個小和尚。他比我們先住在這兒。」

二女不由得一怔。

沈夢竹皺眉道：「小牛，那個小和尚還住在這兒麼？」

小牛搖頭道：「沒有。」

他笑了笑：「齊大叔把他嚇走了。」

沈夢竹呆了一呆道：「小牛，你說什麼？齊敢把那個小和尚嚇走了？」

小牛道：「是呀！」

秦夢菊道：「那……爲什麼呢？一個小和尚，你們爲什麼要把他趕走？他是不是……很壞？」

小牛道：「才不呢！那小和尚很好，只是，大叔好像很不喜歡他。」

二女互看一眼，想笑。

她們似乎已想到了什麼，但却沒有說出來。

小牛瞪着沈夢竹，忽然一笑道：「沈姑娘，你今天眞好看。比那天還要好看。」

沈夢竹可沒想到這個土小子會忽然冒出這麼一句話來，她臉上不由得泛起了紅暈，笑道：「小牛，別胡說八道我天天都是這個樣子的。」

小牛道：「眞的麼？沈姑娘，我……可不可以天天去看看你？你是在城裏還是城外住？」

小牛忽然抓了抓頭：「糟了，我……認不得到天香樓的路了。」

秦夢菊和沈夢竹全都忍不住笑了。

秦夢菊道：「小牛，認不得路，你不會去問麼？街上有的是人，問路也不是犯法的事，怕什麼？」

小牛大笑道：「對！對……我怎麼還是這麼笨……」

他呆呆地看着沈夢竹，心中在想着什麼，他不說出來，沈夢竹似乎也已經想到了。

她知道，這土小子已經長得夠大了。

那天，自己幾乎是半裸地的情況下，被他抱在懷中，扛在肩上，這等於艷遇，在小牛來說，本是千載難逢的事，要他不想，那幾乎是不大可能。

一念及此，沈夢竹的臉，又紅了。

小牛彷彿被沈夢竹那桃花般的臉色吸引得呆了。

他不由自主地，向沈夢竹靠近。

沈夢竹看了秦夢菊一眼。

秦夢菊笑笑，點了點頭。

小牛這時正站在沈夢竹面前，緩緩地瞧着她。

沈夢竹拉着小牛的手，拍了一下道：「小牛……」

小牛楞楞地，哼了一聲。

沈夢竹咭的一笑道：「你——你們的馬車，還是好好的麼？」

小牛嗯了一聲。

他那兩眼瞪得比牛眼還大，可還眞像一隻初生的小牛犢子了。

沈夢竹道：「齊大叔沒怪我們把他的馬車奪走吧？他有沒有說我們把他的馬車弄壞了？」

小牛搖頭。

秦夢菊忍不住道：「小牛，齊大叔什麼都沒有說麼？」

小牛搖頭。

秦夢菊笑了一笑，道：「齊大叔可眞是大方。他……難道連馬車也查看過，有沒有丟掉什麼東西麼？」

小牛依然搖頭。

沈夢竹鬆開了小牛的手，低聲道：「小牛，你……沒聽到秦姑娘的話麼？」

小牛這回却在點頭了：「我聽到了嘛……」

沈夢竹道：「你齊大叔眞的沒有查過馬車？眞的沒有少什麼嗎？」

小牛笑道：「沒有，什麼都沒有，馬車趕到這兒以後，一直就擺在樓下，齊大叔根本沒管那個車子嘛！」

「哦？」

二女同時一怔。

她們可想不出齊敢爲什麼這樣不重視這輛馬車。

兩人又互看了一眼，沈夢竹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小牛，有什麼別的人來看過你們？」

小牛道：「沒有……」他笑笑：「只有你和秦姑娘，你們頭一個來的人，我好喜歡你們來。」

秦夢菊笑了。

沈夢竹也笑。

不過，笑得很不自然。

她可不想被這麼一個土小子纏住。因此，她緩緩地轉過身，站了起來，道：「小牛，我們要走了。」

小牛一驚：「你們要走？你們爲什麼要走呢？我……」

沈夢竹笑道：「我們是來看看你，看過了，當然要走了……」

秦夢菊也站了起來，嫣然一笑道：「小牛，有空來天香樓玩，好麼？」

小牛點頭。

他依依不捨的，看着沈夢竹和秦夢菊離去。

小牛靠在竹籬邊，發着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回來了。

沈夢竹、秦夢菊還沒走，他就回來了。

不過，他不曾露面。

天香樓奪走過馬車，是友是敵，還在未曾辨明之秋。

齊敢可不願多跟他們打交道。

因此，他等到二女離去，這才現身。

小牛還在發呆。

直到齊敢拍了他一下，他才明白過來了。

齊敢笑了笑道：「她們來過了？」

小牛不好意思的笑了一笑。

齊敢道：「她們來找我？爲了什麼事，說了沒有？」

小牛道：「大叔，她們……她們好像是來……來看我的嘛。」

「哦？」

齊敢笑了。

這小子害上相思病了。

他拍了小牛一下，笑道：「好哇，沈姑娘能來看你，總算這丫頭還有點良心。」

小牛笑道：「可不？大叔……不過，她們也問過馬車，也問大叔有沒有生氣。」

我生氣？爲什麼？齊敢不由得沉吟了。

她們爲什麼怕我生氣？爲什麼要打聽我生不生氣？

齊敢忽然舉步向放馬車的那個草棚走去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馬車當然還在。

但齊敢已經不再是只看馬車在不在，他想找出爲什麼天香樓奪去了馬車，除了殺死那匹馬，却又絲毫無傷的把馬車還給了自己。

他本可以自我陶醉一下，認爲天香樓是懾於自己的武功，才將馬車完璧歸趙。

但他已經夠老練了。

老練得自己也明白，有些事情決不是那麼簡單，決不可自我陶醉。

所以，他仔細的查看馬車。

一寸一寸的查，一分一分的查。

然而，他却什麼也沒有查到。

馬車還是那輛馬車，但他却永遠也查不出問題何在。

找不到，仍要找。

馬車裏面找不到，齊敢會到別的地方去找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別的地方跟馬車會有什麼關係？

齊敢却認爲有關係。

他走到天香樓——西湖旁邊，棲霞嶺上的天香樓。

樓內沒有人。

所謂沒有人，是指沒有活人，死人到是有一個。

齊敢見過他。

齊敢見到他的時候，他正在砍柴，是混身充滿了活力的小伙子。

現在，齊敢見到的，只是一個浮腫潰爛，臭不可聞的屍體。

柴鐵夫死了。

溫柔鄉是英雄塚。

齊敢掩着鼻子，嘆了一口氣。

他不必去想，就可以知道，他是死在瘋女幫的女人手中。

因爲，柴鐵夫連屍體也是赤裸裸的。

赤裸裸的來，赤裸裸的去。

人生，本就是這樣。

齊敢忽然感受到一股痛苦的消極意味。

他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死亡，也看到了自己像柴鐵夫一樣，赤裸裸的躺在地上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山中的月色很美，美得像披了一件白紗。

齊敢很消沉的由天香樓中走了出來。

四周是這麼靜。

靜得使人覺得特別的孤獨。

他忽然不想回轉樓外樓，也不想去查訪馬車的事了。

本來，他應該趕到杭州城內的天香樓去的。

他原本打算去追問沈夢竹。

可是，此刻，他居然爲了柴鐵夫的死，改變了主意。

踏着月色，他步上棲霞嶺，坐在棲霞嶺的山石上。

面對着燈火闌跚的西湖，齊敢似乎有着昏昏欲睡的感受。

他直楞楞地看着，也直楞楞的坐着。

似乎是什麼也沒想，更似乎是什麼都在想。

不過，與生俱來的警覺性，始終迴環在他的腦中。

因此，他即使是意志消沉的時候，仍然還能耳聽八方，眼觀四面。

後山，傳來的聲音，令他殊爲驚訝。

因爲，那本該是入夜無人的所在，此刻居然有着男女歡笑之聲，他能不驚訝？

茅屋內，小風和小黃正在調笑。

小紫、小藍、小紅圍在旁邊。

小青、小白、小金則在屋外，她們似乎是在巡邏，也似乎是在散步。

她們對於室內的一片春光，非但視如不見，也是聽而不聞。

她們只在屋外走動着。

齊敢已逼近了茅屋。

他本來很消沉，但此刻却是機伶有如窺伺着老鼠的貓。

正一步一步的向前悄悄地逼近。

屋外三女，居然沒有發現。

屋內的四女一男，當然更不可能發現。

她們所能看到的，只是誘人的軀體和狂野的動作。

屠小風本是個大孩子。

但是，他却彷彿天生異稟，在這四個少女眼中，他比柴鐵夫更强更壯。

齊敢已到了窗前。

齊敢也看到了屋內的四女一男。

他忽然皺起了眉頭。

因爲，他也不曾料到，明明看來比小牛要瘦弱得很多的屠小風，怎能在女人面前表現得如此粗野。

他當然也會聯想到柴鐵夫。

柴鐵夫死了。

屠小風呢？他會不會步柴鐵夫的後塵？

齊敢只看一眼，就不忍再看。

一個大孩子而已。怎可如此放蕩淫邪？

他忽然有點兒爲他老子屠九傷心了。

不過，齊敢忘了一件事，屠九是個中能手。否則，他怎能讓瘋女幫的副幫主爲他生下屠小風？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走向另一間小房的窗口。

房內無人。

但房內有燈，好像裏面的人，剛剛走開。

齊敢沉吟了一下，突然一閃身，穿室而入。

桌上有茶、有點心，還有一個小小的牛皮封套。

齊敢剛自伸手想去拿那個牛皮封套，忽然又縮回了手。

天賦的警惕，使他退了兩步。

齊敢迅快的打量了一下房內的陳設，忽然搖了搖頭，向桌邊走過去。

他發現，在這個房子裏，不可能有詐。

因爲，他一眼就可把房內一切看清楚。

而且，她們也不會料到有外人會在此時侵入茅屋之內。

於是，他大大方方的打開那個牛皮封套。

剎那間，齊敢呆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「瘋女幫花、秦兩位護法妝右；樓外樓有人已佔居，所托之事，無法再行查訪，尚祈見諒。桃花島主人的馬車，已然駛抵，但經檢查，並無任何圖文之屬，是否傳聞有誤，請另查證。爲避免嫌疑，我將他去，花前月下，當另圖佳會之期，釋無家合十。」

齊敢迅快的將函件裝回牛皮封套，更迅快的退出到室外。

齊敢忽然吐了一口大氣，暗道：「原來馬車中果眞另有奧秘，金鶯爲什麼要這樣做？爲什麼沒對我說明白？」

他咬了咬牙，正待趕回樓外樓，再去到馬車中尋找什麼圖文。

但他却忽地覺得，有人逼近身邊。

他立卽伏地不動。

以他的功力，伏地不動，又是在黑夜之中，就算來人武功很高，也不可能發現得了他的！

果然，齊敢沒料錯。

花飄香、秦流水正匆匆地由外走來。

她們一面走，一面在談着什麼。

因此，根本就不可能想到有人躲在室外的小徑之旁。

花飄香、秦流水笑着由齊敢身邊走過，步入房內。

齊敢冷笑。

他很小心的探頭，側身聆聽。

他相信，這兩個丫頭一定有什麼機密，也有什麼可以讓他聽得進耳中的消息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並沒有失望。

花飄香、秦流水果然在談話，談的正是齊敢要聽的。

齊敢笑了。

花飄香、秦流水顯然完全沒有發現窗外有人。

秦流水拍着桌上的那封信笑道：「這個小和尚眞滑頭，他居然溜了！飄香，我們——要不要去樓外樓看看？」

花飄香笑了一笑，道：「去樓外樓？小和尚不在，我們爲什麼要去？你……」

她忽然紅着臉嘆了一口氣道：「那地方，若是只有那個瘦竹杆在，多煞風景？」

秦流水格格一笑道：「哎喲，小和尚不在，不是還有一個傻小子麼？」

她喘了一口氣：「何況，依我看，那個瘦竹杆，並不差勁，說不定比小和尚還要强壯！」

齊敢突然咬唇想笑，想不到自己居然也受到這兩個女人的青睞。

花飄香却笑道：「流水姊，你若是對齊敢有興趣，他給你好了！至於那個傻小子麼？我……我……」

她忽然搖了搖頭，不往下說了。

秦流水道：「怎麼？妳……也要讓給我？妳肯？妳願意獨守空閨？妳怎麼忽然吃起素來了？」

花飄香笑了一笑道：「流水，你眞的是小風的阿姨，我可不是，是麼？」

秦流水忽然明白了。

敢情花飄香原來在打自己姊姊秦飛雨的兒子主意！

她不由得笑了，豎起大拇指，道：「飄香，你還眞有眼光，妳總算是……是……」

花飄香突然搖搖手，道：「我看，小風的事，算了！我……唉，究竟我是他長輩嘛！」

秦流水略感意外，怔了怔道：「什麼呀？你也不是小風親阿姨，怕什麼？唉，如果我是你，我才……」

兩人忽然低聲說着，笑得花枝招展。

顯然，這些話一定是非常精采，非常令人想聽。

可惜，就算齊敢耳力很好，他仍然聽不到。

其實，齊敢聽不到倒好，否則，他一定會把肚子氣炸，他會爲這些瘋女人吐血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花飄香看看秦流水，突然一把抓住了她的手，笑着，低聲道：「流水姊，你是不是也在流口水了……」

秦流水道：「那……也只能怪你飄香飄得太香嘛！妳還好意思說我麼？我……」

突然間，兩個女人抱着頭笑在一堆。

齊敢有點兒不忍卒睹，也不屑卒睹。

他搖搖頭，剛自轉身，忽然，他怔住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一個女人，一個只有肚兜而無衣履的女人，正站在齊敢的眼前。

她在笑。

月色之下，笑得很美。

齊敢可以看得出，她的肚兜上有白邊，長髮的鬢角上，有一朵白花。

她是小白。

齊敢皺了皺眉，剛要張口說話，突然想起，房內還有兩個女人，硬生生地把到了口頭的話，嚥了回去。

小白居然沒有叫，居然微微一笑，用手向外一指。

這一指是什麼意思，齊敢把本不曾多想，就順着她所指的方向，閃身疾行而去。

小白放他轉去，這是齊敢所不敢想的事。

但是，小白究是眞的放了他。

不過，小白也跟了來了。

齊敢不由得又怔了。

她爲什麼跟來？她難道……

小白好似在那七女中，是屬於智慧過人的彩女，她已經看出了齊敢的懷疑，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齊大叔，小牛呢？他好麼？」

齊敢笑了。

他可還眞沒有想到，這個瘋女幫少女，居然關心那個忠厚老實的傻小子。

齊敢看看小白半晌，方始點頭道：「小牛很好！他吃得飽、睡得着，無憂無慮，所以，他才活得比別人快活，也能長得很壯。」

小白似乎有些兒失望。

因爲，齊敢根本沒說到她心裏想知道的事。

她想知道的是什麼？

齊敢當然知道，可是，他偏偏不說。

小白低聲道：「他……沒有來吧？」

說着忍不住向四下看看。

齊敢道：「沒有。」

小白顯然又有些失望。

但齊敢却笑道：「你想見到小牛，很容易，他整天都會在樓外樓。」

小白笑了。

「現在也在麼？」她低聲，却很急切地：「我如果去，他會不會不肯見我？」

齊敢忽然覺得，年輕眞好，自己可就沒有這種遇事迫不及待的心情了。

他終於發現，自己眞的老了。

望着小白那既興奮，又切盼的神情，他不忍多說什麼，點了點頭道：「他當然會見你！小牛很好，是個很乖的好孩子，不是麼？你……爲什麼還猶豫呢？」

小白開心的笑着：「是……」轉身就待離去。

齊敢笑了笑道：「你這就去了麼？」

小白止步，道：「我……大叔你是不是也要回去？那……我跟你一起去吧！」

齊敢笑道：「我不回去，但是，你得穿一件衣服吧？這樣去，晚上不怕在路上被人當作妖怪麼？」

小白怔了一怔道：「這……大叔，你知道麼？我們從來不在外人面前多穿衣服的！」

齊敢不禁笑了。

在外人面前不多穿衣服？多妙，多怪。

他搖頭道：「瘋女幫眞是瘋子，莫非你們只有在幫內時才穿衣服麼？」

小白道：「是！」她忽然有點兒不安地：「大叔，你看……我們是不是都晒得很黑了？」

齊敢道：「不黑！我倒覺得你們只是晒得有些發紅，這樣很好看，彷彿連身上也抹了胭脂，很好！」

小白又笑了。

她揚揚手，說了聲：「謝謝！」不等齊敢再說什麼，一閃身如飛而去。

齊敢瞧着她在夜色中消失，正想轉身再去茅屋，却忽然發覺有人走了過來。

他不想惹事，他本可以走避。

不過，他忽然想起，小白剛走，剛剛要去見小牛，自己何不找她們逗逗樂子，替小白多爭取一些與小牛共聚的時刻呢？

一旦有警，她們當然就不會發現小白不在了！

當然，這還得包括把她們引開，引得她們非得去追擊自己才行。

因此，齊敢故作張皇，弄出了聲音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「什麼人？」

果然，小青上當了。

她直撲而來。

其實，這也不算是上當，只是小青本能的反應而已。

小金也撲了過來。

齊敢沒讓她們認出自己，就已一掠而起。

小青，小金當然不會放過侵入的人，兩人尖叫一聲，直追下去。

茅屋不遠，小青、小金的聲音，已經足夠令那五個還沉醉在聲色中的男女驚覺了。

赤裸裸地，一男四女，也衝了出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如果半夜的山上有遊人，一定會被眼前的景況所嚇壞！

當然，也有不會被嚇壞，反而認爲是大飽眼福的人。

至少，現在就有一個人在這麼想。

而且，他還是個方外之士，年輕輕的小和尚。

無家，一個無家可歸的人。

他在看，在笑。

不過，另外也還有兩個人在看，在笑。

她們是花飄香和秦流水。

她們本在吃吃低笑，喁喁低語……

但是，小青的叫聲，也驚動了她們。

她們雖然情若忘我，却仍然機警的奔出房門，不想，竟然發現眼前的景致，却是一場無遮大會般可看，可笑。

花飄香瞪大了眼，只看小風。

秦流水不想看，但却也忍不住跟着花飄香，直向屠小風追過去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是殺手，通常作爲殺手，不但機警、狠毒，而且還要善於追踪。

當然，他還要會逃跑。

殺了人，不會逃的殺手，大概也不會稱爲殺手。

因爲，他只能殺一次人而已。

齊敢怎會只殺過一個人呢？

所以，他要逃，你就不容易追得上。

但他却偏偏在快要擺脫追兵的剎那，又忽然犯下露出蹤跡的錯誤。

於是，一逃九追，追得不亦樂乎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無家也看得不亦樂乎。

他雙手合十，默默禱告，希望有人能逃到他面前來。

當然，最好是那六名彩女。

當然，他也禱告，千萬別是那瘦子和小風。

禱告是見了效了。

有人來了。

但是，偏偏來的不是那六名彩女中的女人。

是小風。

和風細雨般的小風。

小風能追到無家面前，那是因爲小風武功比六名彩女高明。

而且，他也有一千少女沒學過的本領，眼力過人，能在黑夜中，看出五丈以外。

所以，他發現了合十禱告的無家。

小風追到那兒，飄香和流水也就追到了那兒。

因此，她們也看到了無家。

□□ □□ □□

「是你？」

屠小風呆了一呆，盯着無家，哭笑不得：「鬧了半天，原來是你這個小和尚？」

無家嘆了一口氣，合十道：「是，是……正是小僧我，無家可去，甚是凄涼。」

小風頓足道：「你還凄涼？你……」

飄香、流水也來了。

她們沒想到會是無家，不由得也呆了一呆。

不過，她們却不像小風那麼惱火，她們眼睛中，還是赤裸裸地屠小風。

當然，她們也很喜歡那唇紅齒白的小和尚。

「小風，你……你怎麼沒穿衣服？這孩子……」秦流水明明喜歡看他赤裸得像個大孩子，口中却又不能不故作埋怨，擺出一副長輩的口氣，好掩飾自己和飄香的尷尬。

其實，天才曉得，她們是不是會眞的尷尬。

小風似乎也明白，這兩位長輩，並不是眞拿自己當孩子看待，因而，他只是笑笑，連想遮掩一下自己的想法都沒有。

他大方的一笑道：「阿姨，我來不及穿衣服嘛……」

無家忽然合十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人本赤裸而來，有沒有衣服，何傷大雅？兩位女施主，

小僧說的對不對？」

秦流水嫣然一笑道：「對！對……」

她斜睨着小和尚，眼光如水盪漾：「小師父，你呢？你爲什麼不也赤裸裸地和世人相見？不傷大雅的事，本是皆大歡喜嘛！」

無家笑了。

花飄香也笑了。

小風更笑了，他拍手道：「妙，妙！和尚無衣又無家，那倒眞是四大皆空了。」

花飄香低低一笑，道：「四大皆空還好，別要弄得五大皆空，那就無味了。」

五大皆空？

秦流水、屠小風都怔怔地看着花飄香。

小風忍不住問道：「花姨，什麼是五大皆空？」

花飄香格格一笑，向無家看了一眼，道：「小風，你爲什麼不問他？這只有他這個小和尚自己知道呀！」

小風看看無家，無家却脹紅了臉，合十道：「善哉，善哉，女施主也不怕墮入拔舌地獄麼？阿彌陀佛！」

小風顯然不懂無家爲什麼說花飄香要墮拔舌地獄，他可沒聽明白花飄香有什麼損及口德之處。

他向秦流水求救般的看了一眼。

秦流水不由得走了過來，紅着臉，低聲道：「小風，如果你天天像現在這樣，天天和小紫、小紅她們玩，你也就會五大皆空了！」

小風終於明白了。

他看看秦流水，兩人站得這麼近，近得秦阿姨說話時的口水，都可濺到自己臉上。

小風忽然心中激起了一股慾望，眼睛忽然也紅了。

究竟她是小風的親阿姨，因此，她不得不閃身向後退了三步。

而小風却像被磁鐵所引，也閃身跟進。

幸好，花飄香正巧走了過來。

屠小風咕的一聲，雙手伸了出來，向秦流水抱去。

但他沒有抱到秦流水，却抱住了花飄香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秦流水並沒有閒着。

她也被人抱住了。

抱住她的，是那個自信還沒有五大皆空的小和尚。

四個人糾纏在一起，而且，很快，另外三個不像嬰兒般赤裸的人，也變成了赤裸裸地嬰兒。

十五

齊敢還在逃。

小青、小金在追。

小紅、小藍、小紫、小黃雖然是赤裸裸的，但她們也在追。

而且，她們追得比別人更起勁。

因爲，她們忽然發現，小風不見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小白在樓外樓。

小牛也在。

小白在笑，笑得很可愛。

小牛也在笑，但却笑得有點兒尷尬。

因爲，他到現在爲止，還是不怎麼習慣面對着小白那穿得太少的玉體。

小白很白，白得像剛剪了毛的小羊。

小牛却很黑，黑得有些兒像一頭小熊。

照理，小羊遇到小熊，那豈不是送入虎口般可怕。

但是，實際上却不是如此。

小熊反倒是很怕小羊，連蹲着，却蹲得相距三尺以上。

幸好，小白不是蹲着，否則，小牛一定會暈過去。

因爲他正是在血氣方剛之年，還見不得那麼神秘的方寸之地，也不敢去觸及那方寸之地。

小白似乎就已蹲下來了。

小牛連忙站起來。

他紅着臉笑笑：「小白，你……想不想進屋裏瞧瞧？」

小白點頭。

她當然不是只想和小牛在外面站着發呆。

所以，她點頭道：「想！小牛，裏面都打掃乾淨了？都重新拾綴了？」

小牛道：「是呀！都是我打掃的……」他居然很自然地去拉着小白的手：「走，我引你去看。」

小白笑了，笑得好甜：「你眞會做這些事麼？我以爲你只會打漁呢！」

小牛一怔：「你知道我會打漁？你……」

小白笑了：「你的事我都知道，小牛，你很奇怪是不是？」

小牛道：「我……小白，你快告訴我，你是怎麼知道的？誰告訴你我的一切？」

小白道：「齊大叔，你信不信？」

小牛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眞的？」

小白道：「眞的！如果不是齊大叔說的，你想想，還有誰能知道你的一切呢？」

小牛哈哈一笑：「沒有了！」

他又拉起小白的手：「對不起，我以爲……其實，我根本不該胡思亂想的！」

小白道：「男人胡思亂想，也沒什麼不對呀……」她緩緩地靠過去：「比如現在，你就不妨胡思亂想了……」

小牛只覺得腦中嗡地一聲，鼻子裏也是充滿了一股很誘惑人的香氣。

這香有點兒邪門，教人想多聞多嗅。

但小牛却不敢，他沒有這個膽子。

因爲，他究竟還是個誠樸、忠厚的青年。

他時相往還的人，是齊敢。

齊敢不近女色，是在江湖上出名的。

小牛沒有膽子調逗女人，自是不足爲怪。

但小白却不然。

她是瘋女幫的七彩女之一，自然是曾經滄海難爲水，不過，比之於小紅她們，她還是很純潔的女人。

所以，小牛一旦侷促起來，小白也就放蕩不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現在，小牛就很侷促。

他的手拉在小白的手中。

他的人，自然就靠在小白的身邊。

肌膚相觸，令人心顫。

他看着小白，紅着臉，不知道自己該說什麼。

小白似乎也有些不安。

能令她這樣的少女不安的人，實在是少之又少。

但小牛就能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終於玩累了，他回來了。

小白沒走。

小牛在傻笑。

兩個人坐在石屋的石榻上，喁喁低語。

齊敢仔細地打量着這兩個年輕人，心裏有感慨。

年輕，就是可愛，好一對金童玉女！

他忽然覺得，自己的少年時代過得多麼可憐。

像小牛這樣年紀時，他只知道做一件事，瘋狂的習武、練劍，從來不知道有情有愛。

他心中想的只有一件事，做一個天下第一流的殺手。

他幾乎達到了。

所謂幾乎達到，那就是說，他若非遇上了樓外公子秋水仙的那次慘禍，他眞可以在江湖上混出名堂來的。

可惜的是，他却遇上了那件事。

他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

這一聲長嘆，驚動了那兩個吃吃笑着的少男少女。

小牛像被蠍子螫了一下般的跳起來：「大叔……」

齊敢在笑：「我累了，小牛，你跟小白聊你們的，大叔想睡覺去了。」

小牛一怔。

小白則含羞低頭。

齊敢轉身，向樓外樓的正屋走去。

但他却回頭看看小白道：「她們不會來找你，但你回去的時候，別忘了告訴他們，你是追我一直追到樓外樓來的！」

小白會心的一笑：「大叔，謝謝你……」

齊敢揮揮手，揚長出門。

小牛看看小白，笑道：「小白……大叔這話是什麼意思？爲什麼他說她們不會來找你？爲什麼他說……」

小白用那小小的如玉似的小手，掩住了小牛的嘴：「他說什麼都不重要，反正我還在這兒，才重要，是不是？」

小牛想說話，但他沒有。

因爲，他居然張開了口，輕輕咬住了小白的小手。

小白吃吃地笑。

然後，小白又變成了格格的笑。

然後，小白和小牛都笑，笑得很怪，也很令人銷魂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銷魂的笑聲當然不會是在那石屋之中。

還有那棲霞後山的茅屋內。

無家、小風、飄香、流水，這兩雙男女由外面，笑到了屋內。

追丟了人的事，他們根本想都不去想。

飄香和小風本是摟在一起。

流水和無家更是纏得密不透風。

但色能迷性，是千古不易的道理。

世上柳下惠究竟不多，屠小風當然不是。

所以，他看看花飄香，然後，笑笑指着另外的一對。

其實，花飄香心裏就早在想着那一對了。

得隴望蜀，更是人情之常。

她沒有行動，是因爲小風跟秦流水的關係不同。她有些難以啟齒。

現在，小風已經忍不住了，她豈不正是順水推舟，樂見其成麼？

花飄香也笑了。

她瞇着眼看無家。

小風則瞇着眼看流水。

而無家和流水，却也正看了過來。

八目相對，直如乾柴烈火一般的在燃燒。

秦流水終於推開了無家，低聲道：「小風……你爲什麼不過來？」

小風爲什麼不過來？

當無家跳向飄香的時候，小風又怎能不過去？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窗外，又有人。

這回當然不是齊敢。

齊敢不會是兩個人。

窗外的人，互相扶持，幾乎已經站不穩了。

任何人，除了聖人之外，任何人看到窗內的情形，恐怕都會忽然兩腿發軟。

沈夢竹、秦夢菊不是聖女。

所以，她們兩個人都有些站不穩。縱然是四手相攀，依然還是雙腿發軟，混身發抖。

她們已經忘了所來何爲。

她們也忘了這是對方的秘密所在。

她們迷於眼前的景色，當然就會忘了身後的風光。

這是不可寬恕的錯誤。

對於天香四君子而言，這種錯誤，本是不該犯的錯，也是不可能的事。

但是，終於發生了。

小青、小金、小紅、小藍、小黃和小紫，這六個少女，就站在她們身後。

每個人手上只拿了一朵花。

那朵本是插在鬢角上的小花。

但是，沈夢竹、秦夢菊却沒有敢出手。

她們雖然沒把這六個彩女放在眼裏，但彩女們捏在手中的那朵小花，却是惹不起。

「追魂奪命一枝花」。

這花，可兒戲不得，見血封喉，令人防不勝防。

江湖中人怕瘋女幫，這也是原因之一。

因此，沈夢竹、秦夢菊，雖然不是束手就擒，却也跟雙手被縛一般，乖乖地被六女押入屋內。

幸好，六女並未把她們押入那無邊春光的房間內。否則，沈、秦二君子，必將成爲二蕩婦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于夢梅在長嘆。

她看看石夢蘭，低聲道：「她們該回來了！」

石夢蘭也嘆了一口氣：「是該回來了。」

于夢梅搖頭道：「但她們沒有。」

石夢蘭道：「是啊！」

她忽然揮揮手：「她們爲什麼不回來？梅姐，我們應該……」

于夢梅站了起來，道：「去找麼？」

石夢蘭道：「是！」

于夢梅一掠髮鬢：「那我們還等什麼？」

「等我！」

一條人影，如飛穿窗而入。

于夢梅沒有吃驚，不但沒吃驚，反而更笑了。

石夢蘭也笑：「你早就該來了。」

「我是該早來，可惜，我走不開……」來人也笑：「其實，就是我不來，你們也一定能把事情辦好的！」

于夢梅搖頭道：「丁老爺子，你抬舉我們了！」

石夢蘭道：「丁爺，你……是一個人來的？七格格呢？沒來？」

敢情，這位丁爺，正是當年恆王府中的總管丁翔。

十六年，卅多歲的人，已經有了老態了。

丁翔一笑道：「七格格回到關外去了。」

他忽然看看于夢梅道：「于姑娘，你剛才說什麼來着？天香樓的勢力，老夫很明白，你說我抬舉你們，不嫌過謙麼？」

于夢梅搖頭道：「丁爺，我們……好像是有點兒低估了對方！」

丁翔一怔：「圖，沒到手？」

石夢蘭道：「丁爺，圖是到了手，可是，我們辨不明白眞假。」

丁翔笑了笑：「你們要走，就是要去查證那幅圖的眞假？」

于夢梅道：「是……」

石夢蘭笑道：「而且，我們也要去找人！」

丁翔道：「找人？找誰？」

于夢梅道：「我們有兩個人去查看樓外樓，到現在沒有回來……」

丁翔道：「樓外樓？你們去樓外樓作什麼？」

于夢梅道：「看看齊敢呀！」

丁翔一呆：「齊敢？那個瘦竹杆住在樓外樓？」

石夢蘭道：「可不？」

丁翔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他住了多久了？」

于夢梅道：「不久，上個月才來的。」

丁翔哦了一聲道：「那沒有幾天嘛！」

他盯着二人，搖頭道：「此人是個殺手，不好惹……你們派什麼人去的？武功很好麼？」

于夢梅道：「丁爺，我們去的人，當然不會太差。樓外樓是什麼地方，我們還知道……」

她嘆了口氣：「天香四夢，丁爺只看到兩個，去的當然是另兩位了。」

丁翔搖頭道：「于姑娘，不是老夫長齊敢的志氣，老實說，就算是十六年前，齊敢的武功，恐怕就已勝過你們了！如今……我很爲去的人躭心了。」

石夢蘭笑道：「丁爺，這個你倒不必躭心，齊敢對沈夢竹、秦夢菊不會怎麼樣的。」

丁翔一怔道：「哦？爲什麼？十六年之後，齊敢莫非已經得了道，成了仙佛？」

于夢梅笑道：「那倒沒有，不過，齊敢跟我們都有一面之雅，所以，我們才去查看的！」

丁翔道：「老夫明白了！你們取到手的圖，想必就是由齊敢手中轉來的，是不是？」

石夢蘭道：「差不多。」

丁翔道：「他……是齊敢送給你們的？他……怎麼會？他跟你們……」

于夢梅笑道：「丁爺，你別誤會，我們跟齊敢一點關係都沒有，我們只不過利用他由桃花島到杭州的機會，托他帶了來而已！」

丁翔道：「你們跟他沒有關係，他爲什麼要幫妳們把圖帶來？」

石夢蘭笑道：「丁爺，梅姐不是說過了麼？我們利用了他呀，他根本不知道他駕來的馬車有圖呀！」

丁翔總算明白了。

女人的手段，果然比男人多。

他搖頭笑了笑道：「天下能讓當年一流殺手齊敢上當的人並不多。妳們居然要他上當，很了不起！」

他忽然看了看石夢蘭：「你們的圖形呢？也許老夫能夠判斷是眞是假！」

石夢蘭沒說話，直看于夢梅。

于夢梅皺了皺眉，嘆息道：「又丟了！」

丁翔一呆：「什麼？丟了？你們……」

于夢梅道：「丁爺別急，圖是故意丟的。桃花島太兇險，天香樓不想在島上全軍覆沒！」

丁翔又一呆：「故意丟掉？妳們……」

他不禁搖頭。想指責幾句，却又不好出口，因爲，他已想到，她們這麼做，必有緣故。

于夢梅似乎也瞧出了丁翔想說什麼，一笑道：「丁爺，那份圖，我們已仿畫了一份留下來了，即使是眞的丟了，也無關緊要的。」

丁翔笑道：「我說呢！天香四夢，素來以才智過人，稱譽江湖，如果連一張地圖都守不住，那豈不是教人笑掉了牙了麼？」

于、石二女雖然知道丁翔這話並無諷刺的味道，但聽入耳中，依然有些不怎麼自在。

石夢蘭咳嗽了一聲，道：「丁爺，我們想先去找沈夢竹，你去不去？」

丁翔本來很想先看看圖，但他却是心思過人的人，當即笑道：「好！我去。」

他答得很乾脆，二女自是大喜。

不過，丁翔却又補了一句：「我認得齊敢，他也認得我，所以，我去，却不便在明處露面。」

于夢梅皺了皺眉，道：「丁爺，請！」

丁翔剛一舉步，石夢蘭已搶在前面道：「丁爺，讓我前頭帶路吧！」

丁翔忽然笑道：「也好！十六年不來杭郡，滄海桑田，變化必然不小，石姑娘引路，老夫遵命了。」

石夢蘭似乎對丁翔所知不多，聞言一怔道：「丁爺，你……十六年前，你就來過這兒麼？」

丁翔哈哈一笑道：「何止來過？我在西湖住了兩年多呢……」

□□ □□ □□

齊敢沒睡。

他一向睡得並不多，他喜歡挺直着身子，因此，他寧可打坐，也不願躺下來。

打坐的人，比睡倒的人要機警得多。

樓外樓外有人來了，第一個發現的不是小牛和小白，而是齊敢。

小牛和小白此刻只怕連打雷，他們也聽不到了。

齊敢睜開了眼，從當年白婆婆向下喊叫的窗子，悄悄地瞪着樓外的來路。

三個人逐漸逼近了樓外樓。

兩女一男，都是身具一流身手的武林人物。

齊敢不由得皺起了雙眉，心中自思，這會是什麼人？什麼人會找到樓外樓來？

而且，還是武林高手？

齊敢忽然想起樓下的小牛和小白，連忙由後面下樓，趕在那三人抵達之前，推開了石屋的石門。

小牛和小白脹紅着臉，半裸半掩着身子，偎坐在石榻上直發呆。

齊敢沒看他們，只笑了笑道：「有三個人來了，你們準備應付他們。」

小牛低聲道：「大叔，是誰來了？你認得麼？」

齊敢道：「沒看清楚！所以，你們先對付他們！」

小牛道：「是！」

齊敢一笑，閃身隱入黑暗之中。

小牛在穿衣服，小白本來就等於沒穿衣服，所以，她搶先一步趕到門口。

于夢梅、石夢蘭和丁翔，正步入樓外樓前。

小白皺了皺眉，小牛已在他身後低聲道：「這兩個女人是天香樓的！」

小白哦了一聲。

她很快的閃到小牛身後，也低聲道：「小牛，你快出去，我不想見到她們。」

小牛笑道：「你也認得她們？」

小白道：「認得……」

小牛笑笑：「好！我去……」他拉了小白一下：「你別走啊！」

小白笑道：「我不走！你快去吧！」

小牛高興地走出門去。

小白掩上了石門，偷偷地由門縫內向外看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丁翔忽然止步，低聲道：「我不過去了，免得齊敢發現了我，另生波折！」

于夢梅笑道：「好！丁爺，你就在這邊等吧！」

石夢蘭已經走到了樓前。

她一眼就看到了小牛。

小牛正在衝她笑。

于夢梅也走了過來。

她看了小牛一眼，笑道：「小牛，齊大叔在麼？」

小牛笑笑，沒回答。

石夢蘭怔了怔，低聲道：「梅姐，這小子怎麼了？傻傻地，好怪。」

于夢梅皺了皺眉頭，道：「是呀！這小子的眼神有些怪，莫非……」

小牛忽然大笑道：「兩位大姑娘眞美！」

這沒頭沒腦的一句話，只聽得石、于二女臉色一變。

忽然間，她們發現了一件時常見到的情況。

小牛的眼神，跟那些到天香樓去找女人的男人，完全一樣。

這土小子怎麼會幾天不見就變了？

他本來幾乎是不懂男女之別，幾乎是不懂如何用貪婪的眼神來看女人。

爲什麼，現在忽然懂了？

石夢蘭臉色微變，大聲道：「小牛，齊敢呢？他在不在？」

小牛正在想着一件事，想着眼前的兩個女人，如果也像小白一樣不穿衣服，不知道她們會不會也和自己很好？

因此，石夢蘭問他，他仍然沒聽進去。

所以，他也沒有回答。

石夢蘭呆了一呆，看看于夢蘭道：「梅姐，這土小子變得邪門了？」

于夢梅道：「不錯，是變得邪門了！可是……」她目光在小牛身後一轉：「莫非他已經在什麼地方，找過了野女人麼？」

石夢蘭道：「也許……」

小牛忽然向二女走了過來。

于、石二女居然不由自己的退了一步。

小牛笑嘻嘻地說道：「別怕，我不會對你們怎麼樣，我只是想看看你們穿在衣服下面的身子，是不是跟小白一樣，又白又嫩！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丁翔在暗處笑了。

他可沒料到一個大孩子，居然對天香樓二女說出這種話來。

而天香樓二女，居然會有些害怕。

丁翔不禁發現，女人，究竟是弱者！不論她武功多麼高，但在男女相對的這些事上，女人總是較弱的一邊，總是被動的居多。

所以，丁翔笑了。

同樣的，還有一個人也在暗處笑着。

齊敢在笑，是他高興，小牛終於成了一個男人了。

他一向認爲，只有敢主動去挑逗女人的人，才算是個男人。

否則，那只是一個大孩子。

一個大孩子，當然算不得男人。

而小牛，現在的表現，已經不是大孩子，已經是個男人了。

齊敢所以才笑。

更何況，他發現天香二女後退之後，就覺出小牛今天一定不會吃虧。

他當然要笑了。

有一個人也是偷看的人。

但她沒有笑。

她非但沒有笑，還在暗中咒罵。

小白咬着牙，暗中罵着：「這兩個妖女人，竟然敢故意在小牛面前賣弄風騷，哼！不要臉！」

其實，于夢梅、石夢蘭根本沒有賣弄風騷。

這一切，全是小牛自己引起來的，而且，還是小牛在挑逗兩個女人。

但是，女人就另有一種天生的本領，她能處處坦護着自己心愛的男人。

小牛現在就是小白心愛的男人。

所以，她看不出小牛的錯。

如果有錯，那都是天香樓的女人引來的。

所以，她咒罵于、石二女。

于、石二女本來是有些怕。所以，她們才退了一步。

但是，等小牛要她們別怕時，她們也很怕。

可是，等到小牛說到要看看她們衣服下面的身子時，二女忽然變得不怕了。

不怕，除了笑，還可以生氣。

現在，她們就是在生氣。

于夢梅忽地一閃身，抓住小牛的手臂。

小牛的手臂汗津津地，于夢梅陡然有種觸到了尖針般的感覺。

她心中一震，連忙鬆手，一閃身又回到原處。

小牛依然笑着：「天香樓大姑娘，我身上有汗，滑得很，對不起噢——」

于夢梅怒道：「貧嘴。」

小牛怔了。

他看看于夢梅道：「我沒有！我說的是實話，剛剛我正和小白她玩，很費力，所以出了一身汗嘛！我又怎會貧嘴呢？」

于夢梅還想罵小牛，但是，石夢蘭也步了于夢梅後塵，抓住了小牛。

這回，汗更多、更滑。

而且，最令石夢蘭尷尬的是，小牛的手臂上有股熱力，透過她的手心，傳入石夢蘭的心頭。

她居然也臉紅了，也居然喘息了一聲。

不過，她沒有退。她冷冷地，咬着牙：「小牛，你敢再胡扯，我就要你的命！」

小牛甩手，想掙脫開去，却沒有甩得開石夢蘭。

于夢梅這時也走了過來。

小牛搖搖頭道：「妳們快放開我的手，不然，我會罵妳們的！」

石夢蘭冷笑道：「小牛，你幾時學會罵人的，又胡說八道了？你是怎麼學來的？又是誰教你的？」

小牛笑了笑道：「罵人誰都會，誰要別人教我了？大姑娘，妳快鬆手，妳知不知道我剛才在幹什麼？」

石夢蘭道：「你幹什麼與我什麼相干？我管你這傻小子在幹什麼？」

小牛笑道：「當然有關係！剛才我做的是……很想跟你也做的事……」

石夢蘭一怔道：「你跟我？你跟我能做什麼事？」

小牛道：「大姑娘，你看我這一身是汗，你難道就想不出來我在做什麼嗎？」

他用左手指指自己，又道：「你們來了，我只來得及穿件短褲，你猜猜，我在做什麼？」

石夢蘭紅着臉道：「你在洗澡？」

小牛搖頭一笑道：「才不是呢！我是跟瘋女幫的一位小姑娘在床上……」

石夢蘭吃了一驚，脹紅着臉，大聲道：「你敢再說下去——」

小牛道：「是你問我的呀，爲什麼又不許我說？」

石夢蘭道：「不許說就是不許說，你敢再說一個字，我就撕爛你的嘴！」

小牛笑道：「眞兇！好嘛，不說就不說，可是，你拉着我的手，又爲什麼？」他忽然摸摸自己肚子：「你不怕我身上的汗裏面……」

石夢蘭沒等他再說下去，就像遇到毒蛇般的鬆開了手，向後退了一步，大叫道：「你這小鬼……」

小牛忍不住大笑，拍着手大笑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在暗處也在笑。

他可並沒想到小牛忽然變得這麼刁蠻，這麼大膽。

十六年來，小牛一向都很乖，都很拘謹，而且也不敢跟任何人發生爭執。

現在，他居然變了這麼多，眞是想都想不到的事。

他很想走出來見見天香二女。

但他忽然想起，跟天香二女同來的那個男人是誰了！

丁翔。是丁翔。

十六年，他老了不少，所以，剛剛第一眼並未能認出他來。因爲，丁翔的頭髮都灰白了。

齊敢沉吟了一下，決定暫時不露面了。

十六

丁翔是恆王府的總管，他和樓外樓主人之死，有着很多可疑之處。

這些年來桃花娘子雖然沒認定他是不是主謀者，但却一直在懷疑他。

如今丁翔忽然來了，這是爲什麼？

丁翔是什麼用心？

他爲什麼要來到樓外樓？

齊敢突然覺得，事情又有些不同了。

天香樓、瘋女幫和恆王府的總管扯在一起，難道還是當年的那些恩怨，沒有了結麼？

於是，他緩緩地又退回到隱身之處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丁翔與齊敢的想法有些不同。

他根本不知道小牛是何許人，因此，他的想法是在猜測這個狂妄的傻小子，究竟是誰？

他甚至以爲，這個傻小子，說不定就是秋水仙和郡主蓉蓉的遺孤。

因此，他忘了原來說過不願露面的那句話了。

他一閃身，就走了出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小牛還在拍手。

他笑道：「大姑娘，其實我身上的汗，也不止是我一個人的，剛剛還有女人的汗沾在上面呢！你有什麼好怕的嘛！你要是想也沾一點到我身上……」

石夢蘭臉上不止是脹紅了，而且忽然間氣得發白了。

她嬌叱一聲道：「傻小子，你想找死！」

右手一伸，又向小牛抓去。

小牛這回可不那麼大方讓她抓到了。

他閃身退了一步，反過手來，居然去抓石夢蘭，口中還嘀嘀咕咕道：「你想抓我麼？大姑娘，我還想好好地抱抱你呢！」

石夢蘭一掌抓空，已是很覺得意外。

小牛竟敢反身要抱她，可叫她嚇了一跳。

本來，以他的武功，應該是舉手之勞，即可將小牛制住，或是拿下。

但她却由於心理上被小牛的話所震懾，故而，在氣勢上就弱了一籌。

何況，她更怕小牛眞的抱住她，她可就……

石夢蘭似乎已經有些迷眩了。

究竟小牛一旦抱住她又將如何，石夢蘭心中根本就無從判斷。

所以，她才迷眩。

唯一可想像的，就是自己會變成了那個在床上的瘋女幫女孩子一樣。

她不止是嚇了一跳，而是嚇得直往後退。

小牛伸着手，逼過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丁翔也走了過來了。

他冷冷地看着小牛，一閃身就橫立在石夢蘭身前。

小牛一呆。

忽然出現了一個男人，倒是小牛根本想不到的事。

他趕忙縮回雙手，大叫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」

丁翔冷笑道：「老夫是誰，你管不着！」他打量一下小牛，反問道：「小子，你姓什麼？小牛是你的名字麼？」

小牛笑了笑，道：「我姓什麼？我姓牛你都不知道麼？」忽然搖搖頭：「我是名和姓都只有一個字，連名帶姓，就叫小牛嘛？」

丁翔道：「你姓牛？」

小牛道：「是呀！」

丁翔道：「你……不是姓秋麼？」他微微一笑：「你不會是姓秋，或是姓金什麼的麼？」

小牛道：「我自己姓什麼，我會不知道？你憑什麼要來給我改姓呢？眞是奇怪……」

于、石二女也覺得丁翔有些奇怪！

丁翔爲什麼要這麼問小牛？

但丁翔却不以爲自己很怪，他冷冷地道：「我希望你眞的姓牛，小子，你如果騙了我，可就有得你好過的了！」

小牛怔了一怔道：「你是誰？爲什麼我不姓牛就是騙你？」

丁翔道：「爲什麼你不用問，至於我是誰，你更不必問……」他忽然臉色一沉道：「你爲什麼要住在這兒？是齊敢帶你來的麼？」

小牛道：「是呀！」

丁翔冷笑道：「你是十六歲，是麼？」

小牛道：「十六年前生的，應該是十八歲呀！你問這些幹嗎？」

丁翔笑了：「那就差不多了！」

他忽然向于、石二女看看，道：「你們不知道他是什麼人嗎？」

于夢梅道：「小牛，替齊敢趕車的，我們早就見過他了，丁爺，你……」

于夢梅忽然發現丁翔的語氣不像是玩笑，不由得把問出口的話兒忍住了。

丁翔笑道：「這可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！于姑娘，你們難道沒有想到麼？」

于夢梅皺眉笑了笑。

她此刻可眞是沒有想到丁翔說的是什麼。

石夢蘭也不知道，但却忍不住道：「丁爺，你說我們應該想到麼？到底該想到什麼呀？

」

丁翔哈哈大笑道：「樓外樓主人的遺孤呀！我們費那麼大的勁，不就是爲了找到這個孩子麼？」

于、石二女終於明白了。

敢情丁翔是爲了秋水仙的遺孤而來。

而天下事就有這麼湊巧，偏偏這遺孤就在眼前。

于夢梅不由得笑了：「丁爺，這是眞的麼？他……」她看看小牛，道：「他這傻小子，眞是秋家的後人？」

丁翔道：「是！」

他盯着小牛，呵呵大笑道：「他雖然想掩飾自己，可惜，遇到了我，却逃不過我的法眼，這眞是老天爺幫忙了！」

石夢蘭笑道：「丁爺，這件事會不會是太巧了些呢？我覺得……」

她搖了搖頭，再看看小牛，又道：「我瞧不出這傻小子有那一點像秋水仙的兒子！」

丁翔大笑道：「姑娘，你心目中的秋水仙兒子，應該是什麼樣子？也像秋水仙那樣了不起麼？」

石夢蘭怔了怔，笑道：「這個……丁爺，他當然不可能像秋大俠，但是……」她搖搖頭：「至少，他總該有一點兒秋大俠的氣質吧？」

丁翔笑道：「那可不一定！龍生九子，各有不同，在老夫看來，這小子一定是秋水仙的兒子。」

這時，最好笑的小牛。

他發現這姓丁的很有趣。

本來世上最好笑的人，就是明明不是，而偏偏大言不慚，自以爲是的人！丁翔就給人這種印象。

所以，小牛覺得他有趣。

他搖搖頭，大聲道：「老先生，你是不是看到我生下來的？你是不是看到我長大的？」

丁翔一呆道：「小子，你說什麼？」

小牛道：「我問你是不是看到我生下來，又看到我長大的！不然，你怎麼可以說我不姓牛而姓秋呢？」

丁翔終於明白小牛的意思了。

他冷冷一笑道：「好小子，你以爲裝傻就能瞞得過我麼？你如果姓牛，爲什麼要住在這

座樓外樓之內？你難道不知道這座小樓的主人是什麼人麼？」

小牛笑道：「我本來就不知道！我告訴你，我只是跟齊大叔要住在這兒，我又怎能住到別的地方？」

丁翔大笑道：「是麼？齊敢爲什麼不選別人，偏偏要選你幫他駕車？你們想瞞別人可以，瞞我，辦不到！」

小牛怔了一怔，道：「你……好像認定我不是小牛了？難道我連自己是誰都不明白嗎？」

丁翔大笑道：「不錯，你很可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誰，不過，偏偏我丁某人知道！小子，老夫來此，就是找你，你還是跟我走吧！」

小牛一呆道：「你——你要我跟你走？」

丁翔道：「一點兒都不錯！」忽然哈哈大笑：「就算齊敢在這兒，你也一樣得跟我走！」

小牛搖了搖頭道：「如果我不肯呢？」

丁翔道：「你不肯？由得你不肯麼？」

小牛道：「我自己的事，不由我作主由誰？」

丁翔道：「從現在開始，小牛，你的一切舉動，都得聽我作主了！你知道麼？」

小牛笑道：「不知道！」

丁翔冷笑道：「我已經告訴你了，你就該知道！」

小牛道：「你究竟是什麼人？你……眞是奇怪，我跟你根本不認識，你來找什麼麻煩？」

丁翔道：「就算我找麻煩，你又能怎麼樣？」忽然哈哈一笑道：「兩位姑娘，今天可眞是不虛此行！說來，可謂大有收穫！」

于夢梅笑道：「丁爺，你眞的認爲他……他是秋公子的遺孤？」

丁翔大笑道：「錯不了！天下有不少巧合的事，但也不會巧合得這麼嚴絲合縫的吧！」

石夢蘭笑道：「丁爺，話是不錯，不過，我怎麼看也看不出這個傻小子有那一點像秋水仙。」

丁翔道：「像不像是一回事，他是不是又另外是一回事，依老夫看來，他一定就是秋水仙的兒子了。」

小牛聽得想笑。

因爲，他根本就不知道秋水仙是何許人。

但丁翔却偏偏說他是秋水仙的兒子，小牛怎不好笑？

他好奇的盯着丁翔。

丁翔也在盯着小牛。

不過，丁翔的想法和小牛不同。

丁翔在想，這小子怎能裝得這麼不在乎？他怎麼能裝得一點都沒有秋家後人的氣質？

丁翔不相信齊敢能有這種能耐。

同樣的，丁翔也想到，桃花娘子金鶯這些年來，一直在江湖上興風作浪，又那有時間來調教秋水仙的遺孤？

丁翔越看小牛，越覺得他是秋水仙的兒子。

于夢梅始終是不怎麼相信丁翔的話，只可惜，她太年輕，十六年前秋水仙的迷人豐采，她無從見識。

因此，她即使不相信，也無法反駁。

她看看丁翔，笑了：「丁爺，你眞要帶這傻小子走？」

丁翔道：「當然！」

小牛忽然不甘示弱的笑笑道：「那可不一定！我爲什麼要跟你走？」

丁翔怔了一怔，狠狠地瞪了小牛一眼。

小牛一揚頭，接口又道：「你瞪我也沒用，我不跟你走，你又能把我怎麼樣？」

丁翔忽地大笑道：「我也不怎麼樣，只不過叫你動彈不得而已！」

他忽然出手，一把抓向小牛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心中一驚，他知道丁翔的武功不弱，小牛決非丁翔之敵。

因此，他不由得一閃身，就待奔了出去。

但是，齊敢剛剛踏出一步，就又收住了去勢，退回到原來隱身之處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丁翔這一抓，居然抓空了。

別瞧小牛是個楞小子，但他此時却變得很滑溜。

丁翔當然沒把小牛看在眼裏，所以，他這一抓，也只是像對一般人一樣，搭手上肩，想按住小牛而已。

他可沒想到小牛居然一矮身子，由他左邊的脅下穿了過去。

丁翔剛自呆了一呆，小牛已大叫道：「你這麼大年紀了，怎麼跟我們小孩子動手動脚的？你要我跟你走，也得好好的說呀……」

于、石二女掩口忍住了笑。

她們不敢笑，是怕丁翔面子上難看。

丁翔此刻確是臉色很難看。

因爲，他沒料到自己居然一抓沒抓住小牛。

這剎那之間，他更堅信自己的判斷沒錯。

這小子若非秋水仙的兒子，怎會這麼滑溜？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天下事有時候就是很巧！

丁翔一向也不太相信巧合。

但他今天可就一直都遇上了巧合的事。

小牛不怎麼會武功。這是丁翔萬萬想不到的事。

而小牛却偏偏又能在他手下脫出去，更是丁翔萬萬想不到的事了。

因此，他再度轉身，面對小牛時可就不再輕敵了。

小牛雖楞，但他也瞧得出這會兒丁翔的神情大大不同。所以，他搖手大叫道：「君子動口不動手，丁大爺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小牛記得聽瘋女幫的女人說過這句話，現在，他可是用上了。

丁翔是不是君子？

從他出賣恆王府起，他就已經不是君子了。

君子，是不會背棄自己的主人的。

所以，丁翔冷笑：「小子，你少浪費口舌了！老夫一生，向來言出法隨，你準備好，老夫看你還能有多滑溜……」

丁翔跨步上前，張開五指，又待抓去。

小牛退了三步，大叫道：「慢一點……」

丁翔怒道：「慢什麼？你……」

小牛道：「沒什麼，你要我跟你走，行……不過，我得交代一下我的女人吧？」

小牛此言一出，于、石二女和丁翔全都怔了一怔。

這楞小子才多大，居然有了女人？

衡諸常情，似乎是不太可能。

但小牛既已說出口，那總有道理。

因此，丁翔不由得皺眉道：「小牛，你有老婆？」

小牛道：「有。」

丁翔一呆，道：「在那兒？」

小牛道：「屋裏……」

他伸手指了指石屋，又道：「她就在屋裏等我！」

丁翔有些不信，但似乎也不得不信。

因爲，小白這時正探頭向外看了一看。

丁翔沒見過小白。

于、石二女也沒見過小白。

但是，按理，于、石二女應該瞧得出瘋女幫七彩女的裝束才對。

可是，她們因爲被小牛一上來那幾句話說得心中一直忐忑不安。

所以，一時之間，居然認爲那個小牛的女人不穿衣服，是因爲他們剛剛正在做那不可告人之事的緣故。

否則，她們怎會相信小牛的老婆是瘋女幫的女人？

否則，她們怎會不揭穿事實眞象？

小牛這時嘆了口氣道：「丁大爺，你看到了沒有？我的女人嚇壞啦！」

丁翔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小牛，那眞是你的女人？」

小牛皺眉道：「不是我女人，你丁大爺認爲她是什麼人？」

丁翔道：「會不會是……」

但他却沒有說出自己想說的話。

因爲，他也想得到，齊敢不近女色，是盡人皆知的事，小牛跟在齊敢身邊上，一定不敢找妓女。

所以，他忍住了要說的話。

小牛笑了笑道：「丁大爺，你不說，我也知道你心裏在想什麼，可惜，我小牛還沒那份福氣去找勾欄院中的女人！」

小牛居然又用了一句聽來的文雅之詞。

丁翔聽得一怔，心想，這小子還想裝呢！他若不是秋水仙的兒子，他若只是一個車伕，

怎會說得出勾欄二字？而不說窯子？

丁翔不由得又增加了三成信心。他冷冷地看看小牛，道：「好！你可以去交代幾句話。」

小牛笑了。

他舉步就向石屋走去，但他只走了三步，就又回頭向丁翔道：「丁大爺，我……什麼時候才能回來？我至少得跟女人說一下吧？」

丁翔道：「這個麼？我看，你告訴她，等你安頓好了，就會派人來接她去團聚。」

小牛一呆道：「接她去？」

丁翔道：「不錯！」

小牛道：「丁大爺，你要我跟你去那兒？」

丁翔笑道：「很遠的地方……也是一個很好，很好的地方。」

小牛道：「很遠？很好？」

丁翔道：「是！小牛，你一定會喜歡那兒的！」

小牛笑道：「我不知道！我……一向長在海邊上，那兒新鮮，那兒我都認爲好。」

丁翔道：「好哇，你快去跟你女人說一下吧！老夫等你上路了。」

小牛笑道：「好吧！但願我女人不難過……」

他一閃身，向石屋奔去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于夢梅看看石夢蘭，笑了笑道：「夢蘭，你看這小子是……眞的麼？」

石夢蘭道：「什麼眞的？」

于夢梅笑道：「他說的話呀！我可不大相信他已經有了女人……」

石夢蘭微微的搖頭道：「梅姐，人不可以貌相呀！也許……傻人有傻福哩！」

于夢梅道：「他才來到杭州幾天？你想過麼？我看，那女人一定是不正經的！」

石夢蘭紅着臉道：「梅姊，你認爲那女人跟咱們樓中那些女孩子一樣？」

于夢梅低聲道：「小牛大概是花了銀子找來的。」

石夢蘭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如果是這樣，小牛爲什麼還要……」

于夢梅忽然一驚道：「壞了，丁爺上了他的當了！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丁翔正在沉思，他不時向那石屋看去。

石屋的門，已經關上了。

那是一扇石門。

石門關上，就隔斷了丁翔的目光和耳朵了。

他看不見屋裏的情形，也聽不到門內小牛在說什麼。

丁翔也不是傻瓜，所以，他也明白了。

他聰明一世，却上了小牛的當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可樂了。

他沒想到小牛會忽然開了竅。

小牛能把丁翔騙倒，可眞不含糊。

但是，他也知道，丁翔的下一步會是什麼。

因此，他全神戒備，等候丁翔突然發作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石夢蘭笑了笑，她沒說什麼，只是看着丁翔笑。

于夢梅却不是笑，她皺着眉，低聲道：「丁爺，這小子在使詐。」

丁翔咬了咬牙道：「不錯！」

他忽然一頓足：「騙了我的人，會有後果的！」

于夢梅道：「丁爺，我看……這小子不一定會是……」

丁翔切斷了于夢梅的話道：「他是！」

石夢蘭又是一笑，她拉了于夢梅一下。

于夢梅本來還想再說什麼，却及時忍了回去。

丁翔冷笑道：「他一定是！兩位姑娘別亂猜了。」

他一閃身，就到了石門之前。

于、石二女也跟了過去。

丁翔伸手推門，門在裏面拴上了。

丁翔怒哼了一聲，竟然一掌劈了過去。

「砰——」的一下子大震，石門却沒有被震開。

丁翔不由得一呆。

于、石二女也吃了一驚。

她們是行家，她們明白丁翔這一擊的力道有多重。

但是，石門却還是關得緊緊地。

丁翔沉吟了一下道：「這倒想不到，這扇石門，居然比我的想得結實。」

于夢梅笑笑：「丁爺，這兒是樓外樓嘛……秋水仙住的地方，當然不同凡響！」

丁翔咬牙道：「秋水仙死了十六年了，他有什麼不同凡響了？」他看看二女：「我不信這石門能難得了我！」

他忽然退後了兩步，運氣。

于夢梅和石夢蘭一見，也連忙向後退了五步。

她們可以想得到，丁翔再度出手，必將是十分驚人。

所以，二女慌忙的向後退去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在皺眉，他又不願丁翔一舉將石門打爛。因此，他及時由樹後走了出來。

丁翔的拳勢，正待發出之際，齊敢到了二女身邊。他哈哈一笑，道：「丁總管麼？久違了！」

丁翔已是作勢欲發，聞言一驚，幾乎岔了一口眞氣。

但他究竟功力精純還能適時收勢。

丁翔散去了那口眞氣，瞪着齊敢道：「齊敢？」

齊敢道：「不敢！」

丁翔道：「你回來了？」

齊敢道：「是！」

丁翔道：「那個小牛，是你帶來的？」

齊敢道：「是！」

丁翔道：「他是姓秋還是姓什麼？」

齊敢笑道：「他姓牛。」

丁翔道：「是麼？我看他——」忽然哈哈一笑道：「齊敢，這些年，你都躲在桃花島麼？」

齊敢道：「桃花島上沒有男人，你怎麼會想到我躲在那兒？」

丁翔道：「你——齊敢，你不近女色，根本就不像男人，住在桃花島，當然很合理！」

于、石二女忽然笑了。

敢情這位殺手，是不近女色的！怪不得瘋女幫和天香樓都奈何他不了。一個不近女色的人，用女人去迷惑他，那豈不是完全找錯了路子麼？

齊敢這時却笑道：「丁總管，你忽然來到杭州，是爲了什麼？」

丁翔冷笑道：「爲什麼？齊敢，你還不明白麼？」

他原來不打算和齊敢碰面，但齊敢既已出現，他也就不再遲疑了。因爲，他既然疑心到小牛是秋水仙的遺孤，他也不在乎跟齊敢反目了。可惜，他忽略了一件事。

十六年後的齊敢，遠比他想像中高明得多多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看着丁翔，微微一笑道：「我明白！」

丁翔道：「你明白就好！」他一指石門，道：「叫那小子開門出來吧！」

齊敢道：「你找小牛，是麼？」

丁翔道：「不錯！」

齊敢道：「你認爲小牛是秋水仙和蓉蓉郡主的兒子，是麼？」

丁翔道：「難道不是？」

齊敢道：「不是！」

丁翔道：「你說不是？齊敢，你……能騙得了我？」

齊敢道：「我沒有騙你！」

丁翔大笑道：「照你說，小牛是什麼人的兒子？」

齊敢道：「漁夫老牛的兒子。」

丁翔冷冷地道：「你以爲我相信？」

齊敢道：「信不信是你的事！但我要告訴你，小牛是我親眼見到他出生的！而且，他還是靠我周濟他的媽媽，才能養活大的？」

丁翔笑道：「是麼？」

齊敢道：「小牛的父親牛老好，在他出生前兩個月出海打漁，沉船遇難。老夫到達桃花島時，在海邊上遇到了小牛的母親難產……」

他忽然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丁翔，其餘的事，我也不必說了！惜孤憐貧，也是江湖義氣！」

于、石二女聽得在暗中點頭。

她們忽然覺得，齊敢是個了不起的好人。

但丁翔却不這麼想，他認定了齊敢在騙他。

所以，他冷冷一笑道：「齊敢，你這話說給別人聽，也許人家會相信你。可惜，遇到了我這個笨人，算是你白費了心思了……」

齊敢淡淡一笑道：「你不相信，是麼？」

丁翔道：「不信！」

他冷冷一笑道：「我只認爲小牛是秋水仙的兒子。」

齊敢搖了搖頭，也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

他瞪着丁翔道：「丁總管，你太執着了！」

丁翔大笑道：「我本來就很執着，齊敢，快叫那小牛開門，不然，別怪我毀了這石屋了！」

齊敢道：「門可以從外面打開的……」

他看了丁翔一眼道：「不過，丁總管，我告訴你，這石門是接了機關的，除了裏外都可以開啟之外，你想毀掉它，哼！眞怕不大容易！」

丁翔一怔道：「是麼？」他一賭氣，忽然作勢道：「我倒要試試，這石門有什麼奧妙！」

齊敢其實是不想讓丁翔眞的動手，他知道，石門雖然結實，但那鎖住石門的鐵拴，却並不牢靠。

所以，他剛才才會走出來和丁翔相見的。

此時，丁翔又要毀門而入，他當然不肯了。

齊敢搖了搖頭道：「丁總管，我看你不必試了，就算你能毀了這石屋，費了那麼大力氣，對你自己有多大的好處？」

他又冷冷一笑道：「你該想想，在你耗去五成眞力，毀去石門之後，齊某人想跟你動手時，你自信還能有幾成勝算？」

丁翔呆了。

齊敢這一句能有幾成勝算，可眞把丁翔給問住了。

丁翔如果跟齊敢動手，他自己可並沒有多大把握；正如齊敢問他的話，倘是毀去石門，眞力受損之後，他豈不是沒有機會了麼？

所以，丁翔才呆了。

他看看齊敢，忽然一笑道：「好！要我不毀去這道石門，可以！不過，齊兄最好快把此門打開。」

丁翔居然能馬上由盛怒之下，變成笑臉相向，這種能屈能伸的態度，大有韓信受辱胯下的風範。

只不過，丁翔比韓信可是差了十萬八千里！

齊敢皺了皺眉，道：「我會開這道門，不過，我希望你記住，小牛不是你要找的那個人！」

丁翔笑道：「是不是，我自己會分辨的。」

齊敢冷冷一笑，緩步走向那石門。

于夢梅和石夢蘭看了看丁翔。

她們是想知道丁翔怎樣才能帶走小牛。

但丁翔却似乎決定怎麼做法。因爲，他的神態甚是緊張，這表示他根本就拿不定主意的。

否則，他不必緊張。

一個胸有成竹的人，是不會緊張的。

于夢梅低聲道：「不可能了！」

石夢蘭似乎了解于夢梅言中之意，笑道：「我也覺得不可能！丁總管沒有把握勝得了齊敢，他想帶走小牛，當然不可能……」

她笑容斂去，低聲道：「梅姐，我們要不要幫忙？」

于夢梅道：「那就得見機行事了。」

她嘆了一口氣道：「我們沒有理由給天香樓樹敵，像齊敢這樣的敵人，多了，就會很麻煩！」

石夢蘭笑道：「我們的麻煩已經不少，能夠不樹强敵，我們又何必自找麻煩呢？」

于夢梅笑笑，她很高興石夢蘭能明白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一隻手正抓在門外的一個隱藏在草叢中的鐵環上，用力一提。

石門，在一陣格格聲音中，打開了。

丁翔臉色一沉，閃電般一躍而入。

齊敢沒動。

于夢梅、石夢蘭也沒有行動。

她們不跟丁翔奔入石屋，那是她們早就想好了的。

但齊敢不動，却是大出于、石二女之外。

妙的是，齊敢還在笑。

十七

丁翔站在屋內。

屋內居然沒有人。

小牛不在，連小牛那個女人也不在。

丁翔呆了。

他迅快的找，找遍了這間小小的石屋。

沒有人，却是眞的。

丁翔咬牙、頓足，像進來時一樣快，一閃身，就奔到石屋之外。

他瞪着齊敢。

齊敢笑了一笑道：「丁總管怎麼了？是不是相信了齊某人之言，看清楚小牛不是你要找的人了？」

丁翔大聲道：「齊敢，你在弄什麼鬼？」

齊敢怔了一怔道：「我弄什麼鬼？丁總管，你怎麼了？你不是要我開門麼？我替你開了

門了，又有那兒不對？」

丁翔冷冷一笑道：「人呢？」

齊敢道：「什麼人？」

丁翔道：「小牛，那個……」他突然搖了搖頭：「齊敢，這間石屋，是不是有什麼暗門，通往別處？」

齊敢微微一笑道：「不知道！」

丁翔一呆道：「你不知道？你——」

齊敢道：「我才來幾天，我怎麼會知道？何況，我也根本不住在這間石屋之內呢？」

丁翔道：「你不住在石屋之內？」

齊敢道：「我本來就不住在石屋之內！」他哈哈一笑：「這麼大的樓外樓，我爲什麼要住在石屋之內？再說……」

他看了看于、石二女一眼，突然住口不語了。

丁翔等着他往下說，齊敢不說，倒是大出丁翔的意料之外。

丁翔皺眉道：「再說什麼？難道這石屋還有什麼其他的花樣不成？」

齊敢道：「在我來此之前，石屋本是有人住着，丁總管，你知道麼？」

丁翔一怔道：「有人住過麼？誰？」

他也忍不住回顧二女一眼了。

丁翔也是聰明人，齊敢不會無故看于、石二女一眼的！

所以，丁翔懷疑于、石二女知道其中關係。

于夢梅不由得心中一動，笑道：「丁爺，什麼人住在這兒，我們天香樓的人不知道……」

丁翔道：「是麼？」

石夢蘭也笑道：「丁爺，我們從來不許天香樓的人到樓外樓來，所以，我們才不知道嘛！」

丁翔道：「很好！你們都不知道，誰知道？」

于、石二女笑笑，沒有回答。

丁翔看看齊敢。

齊敢冷冷一笑道：「當然有人知道，只不過，這個人不是老夫？」

丁翔冷冷地看了看齊敢，忽然閃身，又向石屋之內奔了進去。

于夢梅、石夢蘭也跟了進去。

齊敢皺了皺眉，搖搖頭，反向樓外樓中走了過去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石屋內果眞是空蕩蕩的。

于夢梅、石夢蘭雖然明知屋內可能沒有人，但她們跨入門內之後，依然有些不解。

丁翔當然更不解了。

他正在尋找屋內可以藏人的地方。

但是，石屋只有這麼大，如果藏了兩個人，怎麼能會找不到踪影呢？

丁翔咬牙切齒的看看二女，道：「你們看出什麼線索沒有？」

于夢梅笑道：「沒有。」

但石夢蘭却笑道：「有！」

丁翔先是有些失望，但一聽到石夢蘭這個有字，又不禁大爲振奮，笑道：「石姑娘，你看出了什麼了？」

石夢蘭道：「看到的不多，但是很明顯！」

丁翔道：「哦？妳快說……」

石夢蘭道：「這間石屋，另有暗門。」

丁翔怔了一怔道：「石姑娘，你看到的就是這個？」

石夢蘭道：「是呀！」她笑了一笑：「屋子裏頭忽然沒有了人，若非屋內另有暗門，豈不是不合理了？」

丁翔道：「不錯！可是石姑娘，你說的有暗門，老夫也早已想到了！可是，這道暗門何在？石姑娘，你能找得出來麼？」

石夢蘭笑道：「我要是找到了，還用丁爺問麼？我豈不是早已去把那暗門打開了？」

于夢梅笑道：「夢蘭，你說的全是廢話！」

石夢蘭道：「梅姊，廢話總比不說好些！我……」

她搖搖頭，又嘆了一口氣：「打從來到這樓外樓起，就覺得這兒有些陰陽怪氣的味道！心裏好不自在！」

丁翔皺了皺眉道：「不錯，石姑娘這句話到是頗有道理！齊敢他……」

他忽然想起，齊敢爲什麼沒進來？

他伸頭向屋外看看，外面自然也沒有人了。

于夢梅嘆了口氣道：「丁爺，齊敢逃了！」

丁翔冷冷一笑。

齊敢會逃麼？他不相信。

但是，齊敢確實已經不在屋外。

丁翔二度奔出屋外。

□□ □□ □□

樓外樓後的一處竹林之中，小牛和小白在笑。

他們有些兒難分難捨。

尤其是小牛，對他而言，這是人生走向成熟的第一大步，他已經在今天成爲了一個男人。

男人天生就該是保護女人的，所以，丁翔來找麻煩，使小牛覺得，自己有理由讓小白先脫出此地。

所以，他才啟動了石屋中的暗道，帶着小白由地道中走到樓外樓後面的竹林之中。

他要小白回去，但又捨不得她離去。

小白又何嘗不是？像這樣純樸的少年，小白也是生平僅遇到他這麼一個。

兩人四目相對，楞楞地，兩人四手相牽，熱熱地。

但是，却有個高大的影子，像一盆冷水，淋醒了二人。

齊敢來了。

小牛訕訕地一笑道：「大叔……」

小白也羞紅了臉，低下頭，輕聲道：「大叔……」

齊敢看看他們，心中有一股暖意。

多可愛的一對，多令人喜愛的青春情趣，他很不忍心拆散二人。

但是，此刻，却不能不拆散他們。

齊敢微微一笑，道：「小白姑娘，你該回去了！」

小白道：「是……」

小牛笑道：「大叔，她不回去行麼？」

齊敢道：「不行。她們的兩位護法，很快就會發現她不在，如果起了疑心，以後就麻煩了，小子，你……是不是不想再跟小白見面了？」

小牛道：「當然不嘛！大叔，我送她回去行麼？」

齊敢怔了一怔道：「你送她？」

小牛道：「是呀！大叔，你看……我是男人嘛，我怎麼能不送她？我怎能放心一個小姑娘單獨到山上去？」

齊敢不禁笑了。

這理由很堂皇，他不能不同意。

何況，丁翔還在石屋內等着抓小牛呢。

小牛若是陪小白到山上去，未嘗不是好事。

因此，齊敢點頭笑笑：「好吧！但得小心些……」

小牛歡呼一聲道：「好……大叔，你眞好……」

小白也低頭一笑，向齊敢福了福，雙雙拉着手奔去。

齊敢看着二人背影，欣慰的笑了笑，道：「少年十五二十時，歡樂年華也是詩……」

他步出了竹林，迅快的奔入樓中。

他相信，丁翔必已闖入樓內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丁翔沒闖入樓內。

因爲他也知道一件事，如有地道暗門，通往樓內，他就必須在這石屋中找入口才算正確

所以，他還在石屋內找。

于夢梅和石夢蘭也在幫他找。

但是，他們却沒找到。

暗門就在石屋之內，而他們居然就無法找到。

丁翔幾乎把可能找的地方，可能移動的東西都動過了，但就找不出暗門機關何在。

終於，他看看于、石二女，長嘆一聲道：「秋水仙的智慧比我高，老夫認輸了！」

于夢梅笑道：「丁爺，你不找了？」

丁翔道：「找不到，何必浪費時間……」他笑了一笑：「只要他們還住在這兒，我就會找得到他們的！」

于夢梅道：「不錯……他們走不了的！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等了半晌，沒見到丁翔進來，他終於判斷錯了。

齊敢趕到石屋，石屋中已經空空。

齊敢笑了。

丁翔找不到暗門，本是他早已料到的事。

因爲，他算定丁翔不會把石門關起來再找。

石門不關，暗門的機關也就無效。

所以，丁翔明明已經找到了暗門機關何在，但因石門是開的，所以，那道暗門的機關，根本沒有產生作用。

丁翔和于、石二女走了。

他們當然會走，因爲，齊敢也明白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廟的道理。

丁翔會再來，而且會很快的再來。

齊敢掩上石門，搖頭一笑，大步而去。

他要去找回小牛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沒找回小牛。

瘋女幫的人，全走了。

連那個小和尚無家也不住。

齊敢這回才眞的吃了一驚了。

難道瘋女幫的人也是爲了秋水仙的兒子來的？那個小白聽到了丁翔說的話，就把小牛當作了秋水仙的遺孤，抓走了麼？

她們會對小牛怎麼樣處置？她們是不是也跟丁翔是一夥的？

齊敢也糊塗了。

他在那茅屋中前前後後看了半天，什麼線索也沒看出來。瘋女幫的人，好像把任何痕跡都抹去了。

齊敢咬了咬牙，突然轉身，奔向天香樓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天香樓也是空蕩蕩的。

山前山後，齊敢跑了個遍，結果却是半個人影兒也沒見到。

連那個看門的女道士也不見了。

齊敢忽然覺得有些不對。

瘋女幫和天香樓的人，爲什麼忽然不見了？

她們之間，怎麼可能忽然間有了默契般的全隱藏起來了呢？除外有什麼特別的原因。

什麼是這個原因呢？

齊敢冷冷一笑，忽然想起，還有一個地方可去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杭州城內的天香樓。

齊敢有十二成把握，這個天香樓不會沒有人，

不過，他還是失望了。

因爲，人是有不少，但却全都不是他要找的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小牛回來了。

齊敢看到他回來，心中的一塊石頭，放下了大半。

小牛很高興，一點也沒有什麼不安和不同。

齊敢上上下下的打量了半晌，才笑了笑道：「小白呢？你送她回到那茅屋去了？」

小牛道：「是呀！她們就住在那兒嘛！」

齊敢以爲，那可不一定了，但口中却道：「別的女孩子都在？」

小牛搖頭笑道：「大叔，我……沒到屋裏去，我只送她到山腰就回來了。」

齊敢哦了一聲道：「你——沒到屋前？你看小白回去了麼？」

小牛忽然不安的看看齊敢，道：「大叔，你——怎麼了？莫非……小白沒有回去麼？」

齊敢道：「這……大叔剛剛去了一趟那茅屋，裏面一個人都沒有了。我以爲你……」

小牛一怔道：「沒有人？怎麼會？大叔我送小白回去時候，遠遠還看到有人的。」

齊敢一呆道：「眞的？」

小牛道：「眞的！」

齊敢不說話了。

他知道，一定有了什麼大事發生，瘋女幫的人才會忽然全部撤走了。

不過，他還不能了解的是，天香樓的人，爲什麼也同時不見了。

什麼事會跟她們都有關聯？

她看看小牛。本來，他以爲是小牛的緣故。

可是，小牛回來了，那就表示，這事與小牛無關。

既然跟小牛無關，那當然也不是丁翔要她們走的了。

因爲，丁翔在沒找到秋水仙遺孤之前，他一定會把小牛就當作那個在恆山失踪的嬰兒的。

齊敢沉吟良久，搖了搖頭道：「小牛，小白她……有沒有跟你說什麼？你有沒有跟她約好什麼時候再見面？」

小牛笑了笑道：「有，小白說，明兒晚上她會再來找我。」

齊敢道：「到這兒來麼？」

小牛道：「是！」

齊敢忽然搖了搖頭一笑道：「小牛，我看她只怕不會再來了。」

小牛一呆，他可不肯相信小白不來。

不過，他似乎也了解到，齊大叔說的話，向來很少錯的，他說小白不來，就眞的可能不會來了。

齊敢看看小牛，嘆了口氣道：「小牛，大叔知道你不肯相信，可是，小白和瘋女幫的女人全走了，什麼時候回來，連大叔也猜不出來了！」

小牛皺了皺眉，忽然搖頭一笑道：「大叔，我在想，小白可能還是會來的，她言而有信！」

齊敢看看小牛，想勸慰他兩句，但他瞧到小牛那份熱衷的情緒，勸人的話，也說不出口了。只笑笑：「但願她能來……但願她言而有信……」

石屋外忽然有人笑道：「瘋女幫本來就言而有信嘛！」

齊敢一驚，小牛却反而笑了。

小白果然言而有信，不必等到明天，她就來了。

小牛奔了出去。

齊敢也跟了出來。

小白站在門外，俏生生地，含笑倚門而立。

只有一個人。齊敢心想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他原以爲瘋女幫的七彩女和兩位護法可能都來了。

但他却是再度判斷錯了。

照他作爲一個殺手的經驗，犯一次錯，就可能會萬刼不復，一天之內，自己居然犯了兩次錯，這就值得自己好好地警惕一番了。

小牙正拉着小白的手在笑。

齊敢皺了皺眉，低聲道：「小白，你沒有跟她們走？」

小白道：「沒有。」

她丟開了小牛的手，笑笑道：「大叔，你知道她們都走了？」

齊敢道：「知道！」

小牛大笑道：「小白，天下很少有人能瞞得過大叔的！連妳也一樣……」

小白似乎吃了一驚，但她立即笑道：「本來是嘛！幸好我沒有事要瞞大叔……」

齊敢笑笑。

他心想：小白如果是說謊，這個謊就說得不太高明。

如果不是說謊，齊敢又會覺得自己三度判斷錯了。

小牛拉着小白，低聲道：「小白，你怎麼沒有跟她們走？妳是不是不再跟她們一起了？」

小白笑笑，笑得很自然：「她們本來要我也走，我說明兒跟你約好了見面，所以，流水飄香兩位護法阿姨，就要我留下來了。」

小牛高興得跳了起來。

但齊敢却不然。

他覺得瘋女幫的護法如果這麼通情達理，這麼善體人意，她們又怎會自號瘋女幫？

可見小白這些話是假的。

齊敢看看小白，淡淡一笑道：「想不到瘋女幫的兩位護法，居然如此通情達理！小牛，看來，是你的福氣來了！」

小牛傻傻地一笑道：「大叔，你不是常常跟我說，傻人有傻福麼？大概……大概……」

他看看小白，嘻嘻一笑，說不下去了。

因爲，他這時忽然發現小白跟先前所見，有些不同。

小白不再是赤身露體，而是穿上了一件薄薄的長衫，雪白的料子，像一件罩袍般，套在那骷髏肚兜的外面。越發使小白那充滿了青春氣息的胴體，在若隱若現之間，顯露了誘人的魅力。

小牛楞楞地看小白。

小白也似乎有些意外，看看小牛，低聲道：「小牛，你怎麼啦？你幹嗎直看着我嘛？我

……」

小牛搖搖頭道：「你……你穿了衣服了！」

小白嫣然一笑道：「是啊！我穿了衣服……人總是要穿衣服的呀！這有什麼好奇怪呢？」

小白的解釋，小牛似乎同意了。所以，他只是點頭：「對……人是要穿衣服的……」

但齊敢的想法與小牛不同。

瘋女幫七彩女，本來就是不穿衣服的，忽然穿上衣服，必有原因。

這是什麼原因？會不會和今天所遇到的這些怪事有關聯呢？

齊敢冷冷地打量着小白。

其實，打從小白現身那一剎那，齊敢就已經發現了小白的衣着變了。

他不問，因爲他不便問，這事本該由小牛問才對，不管怎樣，自己究竟是老人，是長輩。自己如果先問小白，那豈不是顯得太輕浮了麼？

齊敢不是那種人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小白很聰明，很伶俐。

齊敢看她，她似乎已經能先窺人意，微微一笑道：「大叔，穿上衣服，是我自作主張，她們都離開了杭州，我才敢這麼做的。」

齊敢哦了一聲道：「她們都離開杭州了？」

小白道：「是！」

齊敢道：「去了何處？你知道麼？」

小白搖頭道：「沒說。他們只是要我留下來，順便還要我代爲看守山上的天香樓呢！」

齊敢道：「沒說要去那兒？她們……」他沉吟了一下：「小白，是誰要你代爲看守天香樓的？」

小白道：「是護法阿姨……不過……大叔，我看到有天香樓的人跟她們在一起。」

齊敢脫口道：「是誰？天香樓來的是誰？」

小白道：「是沈姑娘！」

小牛道：「沈夢竹，是不是？我認得她！」

小白道：「是她。」

齊敢忽然在心中現出了一線曙光，好多好多的問題，似乎都要迎刃而解了。

可是，他却不明白，是誰在幕後主使這一切。

他看看小白，遲疑了一下，道：「小白，你——連一點跡象都看不出來麼？她們去向，多少總該有點兒徵兆，比如說，她們會不會是回到瘋女幫總壇……」

小白搖頭道：「不會。如果回到總壇，那個無家和尚是不會同去的。」

齊敢點了點頭。

小白的話，似乎可信。

至少，齊敢知道，小白到目前爲止，還眞沒說過一句謊話。

齊敢拍拍小牛，笑道：「傻小子，陪小白去玩吧！」

他看看小白，又道：「小白，你可以住在這兒，茅屋和天香樓，大叔會代你去查看的！」

小白感激的嬌笑着：「大叔，你眞好……」

齊敢哈哈一笑道：「人老了，什麼都不好了……」

他一轉身，大步向樓外樓中行去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小樓上，很靜。

小牛和小白的歡笑聲，被石屋的那一道門阻隔了。

所以，齊敢聽不到。

但是，齊敢却可以想像得到這兩個年輕的孩子，一定是其樂融融。

跨進那間小樓，齊敢多少有些落寞之感。

不是因爲小白由他身邊上奪走了小牛。而是他忽然覺得，自己這麼多年來，仍然是水上浮萍般的沒有根。

一個人覺得自己沒有根的時候，心情自然就會落寞的，而且，也會覺得說不出來的消沉。

他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艱難的踏着木梯，步上小樓。

沒有燈火，但月色還是很亮。

他走向迴廊，俯視着樓下……

這面向西湖的敞軒，正水一般的溶在月光之中。

但是，齊敢却覺得有些不對。

一股熟悉的幽香，透鼻而入。

他驀地一驚，霍然轉身。

嬌滴滴的一聲輕笑：「聽你長嘆，我以爲你老了，現在我才知道，你沒有，你還是鷹一般的敏銳……」

十八

鷹，確是很敏銳、迅捷的。

能把齊敢比作鷹的人，能有幾個？

因爲，只有主人才會這麼比喻。

能爲齊敢主人的人，江湖上能有幾個？

只有一個。

十六年前收服了他的那一位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放鬆了鼓起的銳氣，微微一笑道：「金姑娘來了，老朽失迎了！」

雙拳把拳，轉身一揖到地。

桃花娘子一襲白衫，俏生生地站在閣樓的中央。

她揮了揮手，笑道：「我來遲了。我本該在你抵達杭州之日，就來的。」

她緩緩地走到齊敢身前，搖了搖頭，長髮如雲的飄動着：「不過，你做的不錯，她們似乎是都中了你的圈套了。」

齊敢一怔，心想：他們中的怎麼是我的圈套？這些不都是你設計好的麼？

但齊敢口中却未說出這句話，只微微一笑道：「金姑娘，她們所作所爲，你都知道麼？」

桃花娘子笑道：「知道！天香樓、瘋女幫，都有我的人……」她打量了一下齊敢：「你看得出那些女人之中，有誰可疑麼？」

齊敢搖頭道：「老朽看不出來。不過……」他略一沉吟：「天香樓……是不是那位姓沈的姑娘？」

桃花娘子格格一笑道：「你以爲是沈夢竹？爲什麼？她……那兒引起了你的疑心？」

齊敢道：「沒有她，老朽不知道杭州城內的天香樓也是她們一夥的，所以，老朽認爲沈夢竹是有心如此做，好將我引去的！」

桃花娘子點了點頭，道：「齊敢，你說的是常情，任何人都會這麼想，是不是？」

齊敢道：「是！」

桃花娘子道：「既是人人都能想到的事，妾身怎麼會去做？我會笨到利用這樣的內應麼？」

齊敢沒有說話。

桃花娘子這麼說，就已經明指他猜錯了。可見得這位隱身在天香樓中的人，決非自己所能想得出的了。

桃花娘子又是一笑道：「其實，你也用不着知道那個人是誰，反正，她們也只是聽從我直接的指示，你不知道可能更好，免得暴露了她們的雙重身份。」

齊敢苦笑道：「是！是……」

桃花娘子目光一轉，道：「那個叫小白的瘋女幫的丫頭，還在樓下石屋之中？」

齊敢道：「是！」

桃花娘子皺了皺眉，道：「齊敢，你不覺得她可疑麼？你不認爲瘋女幫的女人，不應該像她那樣善良麼？」

齊敢淡淡一笑道：「這個麼？老朽倒是沒有思慮到。也許，老朽還不怎麼明白瘋女幫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」

桃花娘子格格一笑道：「這不用想？瘋女幫三個字就夠了！像小白這樣的女孩子，按理，根本就不夠格進入瘋女幫，這點，你該想得到。」

齊敢道：「十步之內，必有芳草，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，也許……小白是唯一的例外。」

桃花娘子笑道：「錯了！瘋子，是沒有例外的！」

齊敢呆了一呆，道：「小白不是瘋女幫的？她……那她怎麼會……」

他實在有些不明白了。小白如果不是瘋女幫的人，瘋女幫的兩位護法和另外的六名少女中，怎能不知道？

桃花娘子笑道：「齊敢，你的想法，太正直……十六年前，你是一個耿直的殺手，十六年後，你似乎已經變成了一個正直的老人了。在你的心底，好像很少有虛僞和陰損，是不是？」

齊敢笑道：「正是，正是……老朽也發現自己不像一個可以再在刀頭舐血的人了。」

桃花娘子道：「所以，你才看錯了小白！」

齊敢皺眉道：「金姑娘，你的意思，小白她是……她是故意裝出來的？她有意要接近小牛？」

桃花娘子笑道：「她要接近的不是小牛，是你。」

「我？」齊敢呆了。

桃花娘子道：「瘋女幫想在你身上找到一個人，雖然她們已有七成把握可以由別的地方獲得消息，但是，正如丁翔想的一樣，她們同樣早就懷疑小牛和你的關係了。」

她嘆了一口氣，又道：「如果小牛是她們所想的那個人，唯一能證實他身份的，除了你還有誰？」

齊敢忽然覺得自己變成了個傻瓜。

他看看月色下的桃花娘子，不由得頓足道：「金姑娘，我可以攆走小白。」

桃花娘子笑道：「不必了。讓她們有一個人留在小牛身邊上也好。至少，她可以爲我所用。」

齊敢又有些不懂了：「小白怎肯爲我們所用？金姑娘，她……如果瘋女幫主不信任她，怎麼派她前來？」

桃花娘子淡淡一笑道：「我要她爲我所用，並不是要她變節。我只不過要她代傳一些消息過去而已！」

齊敢不笨，當然聽得出金鶯言外之意，脫口笑道：「是了，金姑娘想透過小白，傳出假的消息，是麼？」

桃花娘子拍手一笑道：「齊敢，你總算還明白，這種大好機會，我們豈能平白的放過？

別的不說，僅僅是爲了保護我派去的那個人，就可以連某些時候，經過小白的消息，發揮意想不到的效用了。」

齊敢懂了。她是在放長線釣大魚。

不過，齊敢也有一樣不懂，臥榻之旁，豈容她人安睡？自己這邊的眞實情況，又怎麼瞞得過小白呢？」

他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金姑娘，有一個對方的奸細在身邊上，老朽今後……今後又將如何自處？」

桃花娘子笑道：「依然故我，不必矯飾。」

齊敢道：「那……豈不是我們的一切，瘋女幫都會瞭如指掌了麼？」

桃花娘子搖頭道：「不一定。」她指了指樓下石屋：「有很多事，你也可以不告訴小牛，不是麼？」

齊敢笑了。不錯，小牛是個孩子，本來就有許多事不必告訴他的，何況，還有個小白在旁虎視眈眈呢？

桃花娘子舉手掠髮，長髮像露一般的洒開。

齊敢這才覺出，十六年，在桃花娘子身上，似乎並未刻劃出多少痕跡。

她依然那麼嬌美，依然洋溢着誘人的活力。

而且，這份魅力，更比十六年前成熟、豐潤，使人難以抗拒。

齊敢不由得微微一笑道：「金姑娘，歲月催人老，但姑娘却似駐顏有術，這些年來，反而更見倒轉青春，益發豐潤了！」

桃花娘子淡淡一笑道：「自古美人如名將，不許人間見白頭，齊敢，我懂得其中奧妙，所以，我不能不長保青春。」

齊敢笑道：「是！是！但擧世滔滔，究竟又有幾人眞能如姑娘一般，長保青春呢？」

桃花娘子忽然長嘆道：「捨我之外，也許還有三兩個而已。」

齊敢道：「哦！」他想了一想道：「這兩三個，會是什麼人？」

桃花娘子道：「朱蓉蓉就是一個。」

齊敢道：「朱蓉蓉？」

桃花娘子道：「你見過的，就是……」

齊敢笑道：「秋夫人？恆王的女兒，蓉蓉郡主麼？」

桃花娘子道：「不錯……不過，如今她不是秋夫人，她是關外四貝勒的正福晉了！」

齊敢呆了一呆。

再嫁郡主，竟然是遠行關外，而且，還作了那位豪邁的四貝勒的王妃，委實是大出他意料之外。

「自古紅顏多薄命……」

齊敢忽然想起了漢明妃和蔡文姬。

「含情欲說無語處，傳與琵琶心自知。」

「殺氣朝朝衝塞門，胡風夜夜吹邊月。」

不幸的女人，自古以來，爲何如此之多？

齊敢長長的嘆了一口氣，低吟道：「一去紫台連朔漠，獨留青塚向黃昏……」

桃花娘子皺眉道：「齊敢，你好像這些年來，讀書讀得太多了！」

齊敢幽然應道：「以劍作杖，以書當枕，金姑娘，十六年不是很短的日子……」

他忽然哈哈一笑，接道：「但不知蓉蓉郡主幾時可以歸來？」

桃花娘子冷冷地看了齊敢一眼道：「歸來？她嫁在邊地，深受寵愛，爲什麼要歸來？齊敢，你……是在爲她婉惜麼？」

齊敢笑道：「金枝玉葉之身，忽的遠適異域，舉目無親，怎能不……」

桃花娘子冷笑道：「齊敢，你想得太多了。朱蓉蓉雖然是金枝玉葉，但她仍然是武林人物，到關外，和她住在這樓外樓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同。你又何必爲她難過？」

齊敢笑了笑，道：「姑娘說的也是！只不過像她這樣的好女人，嫁了個胡兒，難免令人心中不平。」

桃花娘子不由得格格嬌笑道：「好啊！原來你是在吃飛醋，你是……」

齊敢訕訕一笑道：「金姑娘，那個四貝勒像個大老粗呀！他怎能和秋公子相比？」

桃花娘子忽然咬牙道：「不錯，你總算說對了一件事，天下決沒有人能比得上秋郎的！」

她忽然轉身走到曲欄一側，仰望天上明月，幽幽一嘆道：「人間幾許傷心事，不向空門無處消……可惜，我却不向空門，此恨何時可消呢？」

映着中天明月，桃花娘子一襲白衫，宛如浴在水中，隱隱約約，透出她豐滿的身裁，令人興起無限綺思。

但齊敢不會。

齊敢自認心如止水，古井無波。

所以，他看了看桃花娘子的背影，却反而閉上了雙目，低聲道：「金姑娘，老朽是不是還得在這兒住下去？」

他有心岔開了話題，也是有心想探明桃花娘子要自己來到杭州的用意。

桃花娘子霍然轉身，笑了笑，道：「不必了。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忽然如墮五里霧中。

桃花娘子要他來，他來了。

現在——她只用三個字「不必了」，就要他離去。

齊敢想不出桃花娘子的用意。

女人心，海底針。

齊敢猜不出來，也屬人情之常。

他怔怔地看着桃花娘子，苦笑道：「金姑娘，你……老朽今後何去何從？」

他突然發現，自己不僅是無根的浮萍，而且像是一個算盤珠兒般的，只能聽人撥弄了。

桃花娘子淡淡一笑道：「你——」

她突地忍住了話聲，走到齊敢面前，上上下下的又打量了一下，「齊敢，你還有心重出江湖麼？」

齊敢呆了。

重出江湖，多麼誘惑人。

一個生在江湖中的人，退出了江湖，必是無奈之事。

若是能重出江湖，再爲馮婦，對齊敢而言，未嘗不是一件樂事。

所以，他一時之間，竟然有些不敢相信了。

他怔怔地看着桃花娘子，囁嚅着：「金姑娘，你要老朽重出江湖，是要去辦什麼事麼？」

齊敢明白，桃花娘子問他肯不肯重出江湖，必然是有所爲。

所以，他不得不問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桃花娘子在笑，笑得有如百花初放。

她眨了眨右眼，道：「齊敢，你眞的變得很聰明了。你能想到我要你去辦事，足見你心思還是像從前一樣愼密，可當重任。」

齊敢一揚雙眉，道：「金姑娘，老朽……年邁了，已無復當年豪氣了。」

桃花娘子笑道：「你有！」

她忽然一轉身，走向當年蓉蓉郡主那間臥房。

齊敢遲疑了一下，舉步跟了過去。

這間臥室，齊敢沒有動過，也沒有推開過那扇房門。

他尊敬秋水仙的爲人，所以，也尊敬他的居處。

房內一切，猶如十六年前。

按理，應是蛛網塵封，十分破敗了。但是，入目所見，却全然不是。

粧台明鏡，了無纖塵。牙床羅帳，淨洗如新。

連那鴛枕、錦被也都是簇新之物。

齊敢皺了皺眉，心中頗爲不解。

這臥房，是誰整理的？桃花娘子麼？

她幾時來整理的？今天，還是以前？

如果是以前，自己怎能會完全不知道呢？

如果是今天，那就更是不可思議了。

這令他突然感覺到，桃花娘子的手法之高，大大出乎他想像之外。

因此，他忍不住失聲問道：「金姑娘，你……早已來過這兒了？」

桃花娘子正在對鏡掠鬢，聞言回眸一笑道：「我本來就住在這兒呀！」她看看齊敢那詫異的神情：「十六年來，每年我都要在這間屋子裏住上一陣日子。」

齊敢哦了一聲：「原來……原來……如此！」

桃花娘子幽幽低嘆：「秋郎故居，我不住，誰來住？賭物可以思人嘛……」

齊敢忽然覺得，情之一字，誤人良多。

桃花娘子抬起了頭，道：「齊敢，你……信不信鬼神之說？」

齊敢搖頭：「鬼神無憑，老朽不敢信！」

桃花娘子道：「我也不敢信！可是，我住在這屋裏，就彷彿秋郎也在！」

齊敢忽然覺得頭皮一麻。

他看了看屋內那床頭的角落，心中有一股寒意升起，好像秋水仙就站在床頭一般。

桃花娘子這時已坐了下來，低聲道：「齊敢，他會不會來，陰陽阻隔，無人可知，但是，我却時常覺得他就在屋內。」

齊敢皺眉道：「這是姑娘心有所思……」

桃花娘子道：「不錯！日有所思，夜有所夢，心有所思，則神有所會……他可能早已魂

消魄散，但是，齊敢，你要知道，只要我金鶯還活着，秋郎就永遠會活在我的心中……」

齊敢喟然長嘆道：「老朽知道！姑娘用情之深，實是曠古絕今……」

桃花娘子長長的嘆了一口氣。

人世幾回傷往事，山形依舊枕寒流。

她回顧了齊敢一眼，低聲道：「人到情多情轉薄，而今眞個不多情了！」

齊敢心想，除了秋水仙，妳又能對誰還會多情呢？

但他口中却是答道：「姑娘說的是……」

桃花娘子忽然走到床前，沉吟了一陣，搖搖頭，向齊敢道：「齊敢，丁翔有沒有說什麼時候再回來？」

齊敢心中一怔。

敢情金鶯早就來了。

他搖頭道：「沒有。不過，老朽相信他很快就會回來的。」

桃花娘子點頭道：「不錯，他會很快回來的，蓉蓉的兒子沒找到之前，他是不會放手的。」

齊敢心中一動，接口道：「姑娘……老朽……」他遲疑了一下：「他如果對小牛下手，老朽是否可以放手跟姓丁的一拚呢？」

桃花娘子微微一笑道：「十六年來，你的武功，已非復當年吳下阿蒙，丁翔必然不是你的敵手了。」

齊敢笑道：「姑娘說的是，老朽自信可以輕易擊敗丁翔。」

桃花娘子忽地搖頭道：「齊敢，你不必和丁翔一拚，你也不必將他擊敗。」

齊敢怔了一怔，道：「我不必麼？姑娘……」

桃花娘子道：「他要小牛，你就給他小牛。」

齊敢抿口不語。

他跟小牛有着一份不同尋常的感情。

小牛就像他自己的兒子般親近，所以，金鶯要他把小牛給丁翔帶走，心中却是大大不以爲然。

桃花娘子顯然已看出他的心意，微微一笑道：「齊敢，丁翔如果認定小牛是秋水仙之子，他把小牛帶走，也決不會爲難小牛的，是不是？」

齊敢道：「這……」

桃花娘子道：「齊敢，你不必躭心小牛的安危，丁翔不會虧待小牛的，只要蓉蓉郡主活

着在，小牛到了他們那兒，必將成爲上賓。」

齊敢道：「姑娘，這怎麼可能？丁翔一定會除掉秋水仙的遺孤的！」

桃花娘子搖頭道：「錯了！」

齊敢道：「錯了？老朽……」

桃花娘子道：「齊敢，除非丁翔已經找到足夠證據，證明小牛就是秋水仙兒子，否則，他不會貿然下手。」

齊敢還是不懂，皺眉道：「姑娘，老朽還是不懂……老朽相信，丁翔不會讓蓉蓉郡主知道自己的兒子已被他找到，所以，蓉蓉郡主不可能保護得了小牛……」

桃花娘子笑道：「不錯，丁翔不會說給蓉蓉知道，但是，他不會殺害小牛，妾身有十成把握。」

齊敢道：「爲什麼？」

桃花娘子道：「丁翔也許會拿小牛當作奇貨。奇貨可居，你懂麼？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當然懂。

只是他還不太明白，丁翔爲什麼要拿秋水仙的兒子當作奇貨。

難道丁翔想以此挾制蓉蓉郡主？

他沉吟了一下道：「姑娘之意，丁翔對蓉蓉郡主也別有用心麼？」

桃花娘子格格一笑道：「齊敢，你以爲丁翔是個君子？你以爲他是個忠臣？」

齊敢搖頭。

他當然知道丁翔是個小人。

小人，通常都不可能是忠臣，更不可能是君子。

所以，他搖頭了。

桃花娘子笑笑：「齊敢，你知道了丁翔不是君子，你就該明白，小牛到了丁翔那兒是不會吃苦了。」

齊敢笑了笑。

他也明白了桃花娘子的用心。

桃花娘子必然還有另外的花招。

他點頭道：「不錯，姑娘說的，老朽相信，不過，姑娘把小牛作如此安排，是不是還有別的目的？」

桃花娘子笑了：「不錯，不錯……齊敢，你眞是越來越聰明了。」

聰明人有時候是痛苦的。

傻人有傻福。

但聰明人就不一定會那麼有福氣。

所以，能者多勞，是千古不易之理。

齊敢如果不變得那麼聰明，他也許就可從此退住山林，享受後半輩子的清福。

可是，他不笨，不傻。因爲他就必須再辛苦，再勞碌奔波。

桃花娘子走了。

就像來的時候一樣，走得也很突然。

天剛剛亮，她就走了。

桃花娘子去了那裏，沒有人知道。

齊敢也沒問。

因爲，齊敢知道，他即使問，也不可能問出什麼。

所以，他不問。

齊敢送走了桃花娘子，就去看小牛和小白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小牛和小白像是一對新婚過後的小夫妻。

恩恩愛愛的在樓外樓的院子中澆花。

齊敢覺得有些意外。

他們爲什麼澆花？他們怎麼不留在石屋裏卿卿我我的談那談不完的情話？

他看看兩小，笑了笑：「小牛，你們起來得眞早！」

小牛笑笑。

小白也笑笑。

兩個人笑得好神秘的樣子。

齊敢覺得有些不安。

他忽然間發覺，小牛離他遠了。遠得比他想像的更多、更多。

他已經知道，小牛最親近的人，是小白了。

有了女人忘了父母的事，其來有自，何況，齊敢又不是小牛的父母呢？

齊敢雖然有些茫然若失的感受，但他確實已經不再難過，因爲，他也知道，小牛就算不

遇到小白，他也同樣的會離開自己的。

丁翔就在等着把他帶走。

而且，就是在這一兩天之內，小牛就會走的。

所以，齊敢也不再傷感離別之苦，反而也笑了笑道：「你們笑什麼？」

小牛看了看小白，低聲道：「大叔，我們……我們要把這兒變成一個家。」

齊敢啊了一聲道：「你們倒是想的很好……只怕咱們在這兒住不久了。」

他脫口而出，話已出口，才發覺說漏了口了。

小牛和小白呆了一呆，看了齊敢一眼。

齊敢略略有些不安的笑笑。

小白失聲道：「大叔，你是說我們不在這兒住下去了麼？」

齊敢點了點頭。

小牛道：「大叔，我們要去那兒？」

齊敢又搖了搖頭道：「我也不知道……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我也不知道？小牛和小白都爲之一怔。

他們可想不出來齊敢怎會連自己要去那裏都不知道！

但是，齊敢確實是不知道。

因爲，丁翔會把他們帶到何處，大概只有丁翔自己心裏有數。

小白低頭嘆了口氣道：「大叔，我們……我們什麼時候離去呢？」

齊敢道：「也許很快吧！」

小牛也長嘆了一口氣道：「那……小白，我們也不必再多花費力氣了！」

小白似乎有些難過，但她沒有說什麼，只是把手中的花鋤放下，看着小牛。

小牛搖搖頭，道：「大叔，你……你怎麼早沒說……」

齊敢似乎有點兒神不守舍。

他正在看着小白。

因爲，小白不再是瘋女幫的那種裸裼袒陳的衣着，使他覺得，此女能和小牛長廂廝守，應是小牛的福氣。

當然，他不自禁的覺得，要她這麼一個蘭心蕙質的少女，伴着這傻乎乎的小牛，未免是委曲了她了。

所以，小牛問他的話，他根本沒有聽入耳中。

小白拉了小牛一下。

小牛皺皺眉，牽着小白的手，走了過來。看着齊敢道：「大叔，你在想什麼？」

齊敢微微怔了一怔，道：「我……」他不由得失笑：「我在想，你們一定奇怪，我怎麼沒早說要離開這兒！」

小牛呆了。

小白却笑了。

這正是小牛問他的話，他怎麼會拿出來說給別人聽呢？

這明明是他在想別的事嘛！

小白不好問，只能看看小牛。

小牛忍不住道：「大叔，我剛剛就是問的這個呀！」

齊敢道：「是麼？」

他忽然覺得，自己委實是太失態了。他搖了搖頭道：「大叔我……年紀大了，耳朵也不靈光了！」

這話小牛可能會相信。

但是，小白不會相信。

她見識過齊敢的武功，就她所知的，瘋女幫就連幫主算在內，也沒有人會比齊敢更高明。

一個武功這麼好的人，會雙耳失聰麼？

答案只有一個字：不！

所以，小白心中知道，齊敢沒說眞話。

他爲什麼不說眞話呢？小白心中不由得起了疑心了。

也許，齊敢在防着她吧。

一念及此，小白馬上就裝糊塗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摸了摸小牛的頭，笑道：「小牛，我沒早說，是因爲大叔也是今天一早才決定的。」

小牛哦了一聲。

小白忽然心中一寬，她接受了齊敢這種解釋。

因爲，齊敢這話非常合理。

齊敢苦笑了一聲，又道：「你們……其實，大叔一大把年紀了，並不想再東飄西蕩，可是，天下就偏偏有很多事是由不得人的！」

他嘆了一口氣。

小白脫口道：「大叔，你……不是自己決定要走的麼？」

齊敢搖頭一笑：「當然不是。要是我自己決定的，爲什麼要遲到現在才說？」

小牛道：「大叔，誰要我們走的？」

很顯然，小牛很滿意這個「家」了。

齊敢道：「很多人，很多想到樓外樓來的人！」

小牛忽然像是明白了，大聲道：「大叔，是不是天香樓的那些人？還有，那個姓丁的老頭子？」

齊敢道：「他們也是！」

小白道：「大叔，他們要佔據這兒麼？」

齊敢道：「不知道！不過，我想他們不會！」

小牛不解地道：「那……大叔他們既然不會佔據這兒，我們爲什麼要走？」

齊敢笑了笑：「因爲，這兒的主人不是我們！」

這倒是一個很好的理由。

不是主人，當然就不能長久住下去。

小牛還想說什麼，齊敢却揮了揮手道：「小牛，還有一件事，大叔也要告訴你。」

小牛一怔：「什麼事？」

齊敢道：「大叔可能要跟你們分開一段日子了，你要好好照顧自己和小白。」

小牛這會可眞正傻了。

他看看齊敢，再看看小白，一時之間，還眞的沒有了主張了。

小白却皺眉道：「大叔，你要一個人走了？」

齊敢道：「是！」

小牛忽然大聲道：「爲什麼？大叔，你不喜歡小牛了？你不要小牛了？」

齊敢搖頭：「不是！」

他長長一嘆：「小牛，大叔要去辦事。這是一件很麻煩的事，所以，不能要你們跟着，你明白麼？」

小牛怎麼會明白？

他忽然滴下了兩顆眼淚。

他僅有的唯一的親人，又要離開他而去，他能不流淚。

小白也有些泫然。

她看了看小牛，忽然雙手抓緊了小牛，低聲道：「小牛，我會陪着你！我不走……」

齊敢笑笑，笑得很淒涼。

因爲，只有他知道，這一別，再見的時候，將不知道是那年那月了。

小牛有些兒依依不捨的拉住了齊敢：「大叔，你……什麼時候走？你——走了，什麼時候回來？」

齊敢强自忍住了淒涼的心境，强自忍住了那盤旋欲墜的眼淚，低聲道：「我隨時會走……不過，我也許會隨時又會回來。」

眞的會麼？眞的會隨時會回來麼？

連齊敢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會說出這種話！

小牛倒相信了。

但小白可沒有相信。

其實，她相信不相信，也無法改變眼前的事實了。

但她却不能不問一句：「大叔，我們……我跟小牛還留在這兒麼？」

齊敢點頭道：「是！」

這回，小牛却聽出大叔話中的漏洞了。

他脫口說道：「大叔，你不是說……我和小白也要走麼？我……我跟小白該去那兒呢？」

齊敢微微一笑道：「你們要去那兒，我走後，自然會有人來接你們去。」

小牛道：「誰來接我？大叔，是你派人來……」

齊敢笑道：「小牛，你不必問，反正，到時候你就明白了。」

到時候就明白了？

小牛才不會明白呢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因爲，齊敢進入樓外樓不久，丁翔和天香樓的人就來了。

丁翔來找的是小牛，不是齊敢。

所以，當小牛要去樓上找齊敢時，却被丁翔阻止了。

而要于夢梅和石夢蘭去樓上找齊敢。

齊敢當然不在。

因爲，齊敢早就走了。

於是，小牛和小白落入了丁翔手中。

丁翔當然不想把小白也帶去。

可是，小牛却堅決的表示，沒有小白同行，他那兒也不去。

丁翔居然拿他沒有辦法。

他當然可以點了小牛穴道，把他抓走。

可是，他還不想這麼做。

因爲，他在想，如果這小子就是秋水仙的兒子，一旦郡主痛子心切，枕邊絮語，惹得四貝勒對自己不利，那就完全與自己的私心有違了。

丁翔可不想給自己找麻煩。

所以，他只好同意由小白陪伴着小牛。

□□ □□ □□

小白當然沒有料到情況變化如此之快，快得她沒有辦法留下任何線索給瘋女幫的人。

不過，她稍覺放心的是，天香樓的女人會知道她的去向。

因爲，她認爲丁翔既是天香樓的人引來的，天香樓的人當然知道丁翔的一切。

然而，她却不了解，天香樓所知有限。

至少，丁翔會把他們送去何處，天香樓的人就完全不知道。

唯一可以猜想的是，丁翔會把她們送去恆王府。

然而　誰能肯定是不是呢？

甚至，連丁翔自己都不一定知道。

要丁翔來找秋水仙遺孤的，是郡主。

但是，他却知道，決不能把秋氏遺孤交給郡主。

因爲，四貝勒不會讓秋水仙的遺孤留在郡主身邊。

這本就是一件兩面不討好的差事。

但是，他却不能不辦。

更糟的是，他還不能不辦好。所以，丁翔才覺得爲難。

也正因如此，丁翔才不知道究竟應該把小牛和小白帶去何處！

但他離開了杭州，離開了江南，却是不爭的事。

於是，瘋女幫失去了小白的消息。

於是，天香樓也失去了丁翔的消息。

同樣的，齊敢也失去了小牛的一切動靜。

忽然間，丁翔和小牛、小白彷彿消失了一般。

至少，想知道小牛和小白下落的人，都再也找不到她們的下落了。

□□ □□ □□

瘋女幫的人，找上天香樓。

天香樓只能給她們一個恆王府總管丁翔的這個人名字。

不過，出乎天香樓意外的是，瘋女幫並沒有任何興師問罪的意思。

她們反而要求和天香樓合作，聯手對付桃花島主。

天香樓的四女，無權作主，所以，她們告訴瘋女幫的兩位護法，要她們等候天香樓主人回來再作決定。

瘋女幫當然同意了。

於是，這兩個以女人爲主的江湖組織，好像變得十分親近，同仇敵愾了。

□□ □□ □□

「七月初三以前，趕到黃山石林小茶館。」

齊敢手中捏着這麼一張紙。

字跡很絹秀。是桃花娘子留在梳粧台上的。

桃花娘子的話，對齊敢而言，已經在習慣上成了命令。

這一紙留字，當然會使齊敢千里奔波，趕赴黃山。

□□ □□ □□

黃山石林小茶館，齊敢趕到了。

日子，則是七月初一，比初三的限期早。他早到了兩天。

□□ □□ □□

小茶館，倒是名符其實。

一間門面，加上一個茶灶，裏裏外外，也不過只擺了四張方桌。

但是，當齊敢抵達的時候，當他看清楚那個褪了色的舊招牌上寫着「石林小茶館」五個字時，不禁打心中湧起了一股寒意。

因爲，他忽然發現，四張桌子，擠滿了人。

小茶館的四方桌，本就不大。

頂多，一邊只應該坐一個人才不擠。

可是，齊敢觸目所見，每一桌上，都擠了十個人。也就是說非但每一邊要坐兩人，而且還有兩邊是三個人。

這是什麼原因？

這些人爲什麼要擠在這兒喝茶。

而且，齊敢一眼就瞧出來；這些人，沒有一個是黃山附近的居民。

因爲，他們既不是農夫，也不是樵子。

也許，有幾個人像是商賈。

但是，這是黃山的後山，是離開官道很遠的偏僻地帶，除了遊山玩水的人，商賈不會跑到這兒來兜生意。

但是，這些不會來的人，却就坐在這兒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看了看這些人。

他天生有着鷹一般銳利的目光。他能一眼把一個人衣着打扮看得清清楚楚，也能一眼把一個人衣着打扮看得清清楚楚，也能一眼數出目光所及的人數。

現在，這個小茶館裏裏外外，不包括他自己，一共有四十二個人。

四十個人坐在桌子上。

另外兩個人，好像是茶館的老板和小伙計。

因爲，他們兩個人正在忙着燒水和冲茶。

客人已滿，小伙計當然不會過來招呼齊敢。

但是，齊敢却大模大樣地走了進去。他看看那四十個人。

奇怪的是，四十個人沒有一個抬頭打量他。

每個人都拿着茶碗在喝茶，津津有味，彷彿那茶水是天上甘露般可愛。

齊敢皺了皺眉。

他想找個坐的地方，但顯然已經無處可以落脚。

小伙計瞧瞧他，咧嘴一笑。

這一笑似乎是表示抱歉。也似乎是告訴他，這裏的人太擠了，他若識趣，就不該再來了。

但是，齊敢還是來了。

十九

茶灶邊上有個小板凳。

齊敢就坐在這個小板凳上。

他要了一碗茶，也學那四十個人一樣，津津有味的喝着。

小茶館的老板是個瘸子。

小伙計則是個癩痢頭。

所以，齊敢就叫他小癩痢。

小癩痢好像不怎麼喜歡人家這麼叫他：「客官，我姓楊，叫楊小六，老板是我的四叔，人家都叫他老人家楊四爺。客官，你記得麼？」

齊敢笑了。

他點點頭：「我會記得！」

小六子想走，齊敢拉住他，道：「楊小六，你們生意不錯呀！是不是天天都是這麼好？」

楊小六搖頭：「天天是這樣，我四叔早蓋了大酒館啦！像這麼多客人，一年也遇不到一次！」

齊敢笑道：「這些人……來了多久了？」

楊小六道：「他們嗎？」

他指指那四十個茶客；笑了笑：「打昨兒來到，就沒再走了。」

齊敢一怔：「他們晚上也坐在這兒？」

楊小六道：「是呀！」

齊敢笑道：「他們不睡覺？你們呢？也不睡？」

楊小六道：「客官，他們睡不睡我不曉得，但是，到了晚上，我跟四叔還是照睡不管。反正他們只要喝茶，水放在灶上，夜裏他們可以自己照顧。」

齊敢笑了。

他點點頭道：「有理！有理！不過，他們今天走不走？」

楊小六一攤雙手，剛剛苦笑得一聲，忽然就不笑了，兩個眼睛瞪得大大的直發抖。

齊敢回頭。

忽然間，他也呆了。

門外，又來了人。

齊敢至少認得這來人中的一個。

七格格。

這個來自關外的女人，齊敢不會忘記。

四個彪形大漢，抬着她。

她坐的不是轎子，有一點兒像金鶯當年坐的那個花籃，不過，四週不是鑲的花，而是鑲的珠寶。

籐榻滿鑲珠寶，齊敢還是頭一次見到。

四個脚伕的前面，還有兩個人，一老一少，像是侍衞又不像侍衞。

不過，齊敢却知道，這一老一少，決非易與之輩。

因爲，能陪七格格進入中原，並且遠到江南，若非武功絕頂之人，只怕他們也走不到這麼遠了。

不過，齊敢心中不安的是，她們也趕來黃山，爲了什麼？

篠榻已經放下來了。

四個脚伕像樹樁一樣的站着。

七格格還是斜躺在座位上，半瞇着眼，彷彿還在好夢之中。

那一老一少，就跨入了茶館。

對於眼前的景象，這一老一少也似乎頗爲意外。

年老的皺了皺眉頭，看看那青衣少年。

青衣少年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白老，這兒太擠了！」

白老一笑：「不錯。人多的地方，總是會擠些！藍老弟，你看，咱們該走呢？還是他們該走？」

藍姓少年道：「白老的意思呢？」

白老道：「老夫千里奔波，已經很累，所以，一定要歇歇了。」

藍姓少年哈哈一笑道：「那好，咱們就請這些朋友走開。」

他兩人一問一答，似乎沒把茶館內的人在放眼中。

而那四十個人，包括齊敢在內，居然也無人搭腔。

白老和藍少似乎也有些奇怪。

按理，他們這麼一搭一檔，一定會激起那些人的怒意和不滿。

但是，眼前却無人答理，這可是他們進入關內以來的第一次。

白老皺眉沉吟。

但是，藍姓少年却已似乎有些不耐。

他目光一掃老人，陡地大聲道：「各位都是聾子？我說的話，你們聽到了麼？」

四十個人就眞像是聾子，沒有一個人抬頭看這一老一少。

藍姓少年忽然搶先一步，到了離他最近的一桌，伸手抓住了一人，喝道：「你是聾子？」

那人忽然一笑：「不是！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白老笑了：「不是聾子啞巴就好！如玉老弟，請他先走吧！」

藍姓少年原來叫如玉。

齊敢笑笑，心想，這少年面如滿玉，名喚如玉，倒也不差。

不過，他心中在想，藍如玉有沒有本領把這個人乖乖地請走。

藍如玉有這個本領。

不過，出乎意料的是，藍如玉的運氣不怎麼好，第一個被他抓到的這個人，居然是他入關以來，所遇到的唯一勁敵。

因此，他請這個人出去，可費了大勁。

齊敢冷眼旁觀，心中也在暗暗吃驚。

他可沒有料到，這四十個人中，竟然有如此好手。

如果四十個人都跟這個人一樣高明，那豈不是麻煩就大了麼？

藍如玉抓着那人向外走去。

那人身裁不高，只到藍如玉的肩頭，所以，藍如玉抓他出去很方便。

不過，那人出了茶館的門口，藍如玉剛一鬆手，他就像一條魚，又滑到了原來坐位上坐下。

齊敢心中暗笑，這人眞溜，簡直跟黃鱔差不多。

藍如玉也在這麼想。

但他和齊敢都不知道，這個人的名字正好就叫黃善。

藍如玉臉色一變，回身面對黃善道：「你很滑頭。」

黃善一笑。

白老忽然道：「如玉老弟，這人滑得就跟黃鱔一樣，你可得小心了。」

黃善忽然笑道：「正是！正是！區區就是黃善！」

藍如玉呆了一呆，很想笑，但他笑不出來。

他冷笑一聲，揮手扣向黃善的肩井大穴。

黃善很滑。

所以，藍如玉這一抓並沒有抓到。

黃善居然又避開了。藍如玉臉色一變，冷冷地看着黃善。

黃善一笑道：「我是黃善，所以，別人不容易抓住我。」

齊敢呆了一呆。

心想，這黃善一點兒也不出名，怎麼身法如何高明？

他看看在坐的那另外卅九個人。

瞧他們一個個對於黃善的事，彷彿未見一般，就是這份鎮定，已經夠人驚訝了。

齊敢開始不安了。

他覺得有些事不如他預料的那麼簡單。

更糟的是，他自己也並不知道在這個黃山小茶館還會遇到什麼怪事。

因爲，桃花娘子根本沒告訴他——沒告訴他來做什麼。

妙的是，他居然還眞的來了，

就這麼一個黃善，已經夠瞧半天的了！何況，還有卅九個。

他看看七格格。

七格格還在那個明珠鑲成的軟榻內斜倚着。如花的臉上，還是在笑。

好像眼前的這些事，與她無關一般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白老的臉這時也變了色了。

他冷冷一笑道：「如玉，小心些，這點子不簡單。」

藍如玉道：「白老放心。我還沒把他放在眼裏……」

他話音一落，忽然逼前一步：「黃善，你小心了！」右手一伸，抓向黃善的肩頭，右手却一曲，食中兩指一彈，擊向黃善的眉心。

黃善似乎對於他右手這一抓並沒有看在眼裏，而是，對他那左手彈出的指勁十分吃驚。

這一回黃善不再是滑退了。

他忽然一矮身子，鑽入了桌子下去。

這一手也大出藍如玉意料。

他呆了一呆，指力却已收不回來了。

嘶嘶勁氣，越過桌上的人，直奔向那個跛子茶館老板背後。

白老頭一驚，大喝：「跛子當心！」

但跛子却顯然沒有那麼好的反應，一聽人叫，慌慌張張的一回頭，把一壺水都甩出去了。

這壺水是冷的，由他胸前拋出，無巧不巧的正好擋住了藍如玉的指力。

水壺立即穿了兩個小洞。

水由洞中噴了出來。

好指力。

齊敢在心中暗暗喝采。

在座的人，也都爲之一呆。

似乎大家都覺出藍如玉的指力之强，確實是很犀利。

犀利得足可洞穿自己的腦袋。

所以，本來很鎭定的四十個人，已經不再那麼篤定了！

白老頭笑了笑，忽然大步走向了跛子。

他上下打量了楊跛子一陣，陡然一伸手，抓住了楊跛子的肩頭，道：「老板，你很不錯。」

楊跛子皺眉道：「我有什麼不錯？老先生，能混一口飯就夠了！」

白老忽地手上勁道一緊，冷笑道：「別給老夫打哈哈，你——」

楊跛子忽然大叫一聲，倒了下去。

敢情，白老頭的手勁太大，把跛子捏得疼昏過去了。

白老頗爲意外。他不相信這個老板不會武功。

剛才那一壺水，甩得那麼巧，決不是不會武功的人所能做到的巧事。

所以，他才過來試試。

但是，不料楊跛子居然被他一下子捏昏了。

白老搖搖頭。

藍如玉也走了過來，看看跛子一笑。

白老兒搖頭道：「眞想不到……他居然眞的連一點武功都沒有學過！」

藍如玉道：「如果他不會武功，那就一定別有高人在暗中幫助他了。」

白老點頭道：「可能……」

他目光一轉，忽然就落在齊敢身上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似乎早就知道他們會懷疑自己。

所以，白老頭一看他，他馬上笑了一笑。

「是你？」白老頭聳肩道：「你幫助他的？」

但是，齊敢搖頭。

因爲，齊敢自己心裏有數，他並沒有幫助楊跛子。

「不是你？」藍如玉道：「那會是誰？」

齊敢笑了：「兩位，爲什麼不能是他自己？」

他這一說，可把老少二人說得吃了一驚。

他們同時低頭去看楊跛子。

楊跛子還是暈倒在地上。

小六子正在幫他探胸口。

白老頭看看藍如玉，搖頭。

藍如玉却笑了笑，低聲道：「白老，咱們還是先解決那些客人吧！」

白老道：「好！」

他目光又在齊敢身上一轉，這才走到門口，朗聲對四十個茶客道：「老夫白千山，由關外而來。老夫今天要借這兒等一個朋友，諸位若是見機，希望你們立即離去。」

四十個人，依然不語。

黃善這時也已回到了自己的位子上，四十個人中，只有他在笑。

白千山見無人動靜，不禁冷笑道：「各位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各位若是不見機，硬要留在此處，可就莫怪老夫和藍老弟不客氣了！」

齊敢心想：有好戲看了。

四十個人仍然沒有動靜。

藍如玉又沉不住氣了。

他看看白千山，大聲道：「白老，好話、禮數，我們都已盡到了！還等什麼？」

白千山微微一笑道：「是啊！我們還有什麼好等？」

他忽然一閃身，到了黃善面前，冷冷一笑道：「黃善，你說吧，你們四十個人，誰是頭子？」

黃善一笑，搖頭。

藍如玉冷笑道：「都不是麼？」

黃善道：「閣下總算說對了！」

藍如玉怒道：「黃善，你別以爲你很滑，少爺隨時可以取你一命，你信不信？」

黃善笑笑，他不置可否。

不過，齊敢却知道，藍如玉的話有道理，他是可以隨時取黃善的性命。

可是，齊敢相信，藍如玉一定也要付出極大的代價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白千山這時也抓住坐在黃善身邊的一個車伕般的大漢肩頭，喝道：「出去。」

那車伕般大漢皺了皺眉，不肯動。

白千山手上一用力，車伕般大漢也怒哼了一聲。

但是，他終於還是出去了。

因爲，白千山的指力，扣住了他穴道，他已經再也使不上勁，才被白千山給摔了出去。

四十個人中，才出去一個。

藍如玉也沒有停着，他同樣的抓住了一個人。

不過，藍如玉却沒有白千山那麼順手。

他抓住的是個四十歲左右的瘦弱的文士。

而這位文士却是端坐原地，連眉頭都沒有皺一下。

藍如玉臉色一變，冷笑道：「閣下倒是很沉着！」

瘦弱的文士微微一笑。

這些人很妙，非是萬不得已，好像他們都不肯說話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在旁冷眼瞧着。

他心裏好像比那四十個人更篤定。

因爲，他此刻已然發現，白千山和藍如玉，憑他們的力量，想把四十個人全都趕走，那可是夠他們忙半天了。

齊敢此刻就爲藍如玉躭心。

那個文士看來是最不顯眼的人，也許藍如玉才去找他試手。

但藍如玉却沒有多想想，江湖上有許多事是十分反常的。

越是不起眼的人，越可怕。

所謂僧、道、婦、丐、儒這一類人物，只要在江湖上行走，十之七八，多是難惹的人物。

藍如玉這時就碰上了這一號扎手人物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白千山又抓出去了兩個人。

而藍如玉却與那文士較上了勁。

一個坐着、一個站着，却是誰也不能奈何誰。

白千山摔出去第四個人時，才發現了藍如玉的情況。

他皺着眉走了過來。

「藍老弟，這是怎麼了？」

白千山打量了瘦文士一眼，突然陷入了沉思。

很顯然，他是在思索這個人，看來似乎有些兒面善。

不過，一剎那間，他却想不出來。

藍如玉沒有答話。

他完全是無法回答白千山，他已經運氣行功，全神貫注的對付這個瘦文士。

而對方却居然還在笑，笑得十分輕鬆。

這可使得藍如玉越發的惱怒，而心神不寧。

彼長此消，藍如玉可就吃虧大了。

他本來是主動抓住瘦文士的肩頭，扣住了對方的肩井穴和鎖骨。

但是，這時候，藍如玉的右手，彷彿變得有些兒力不從心。

白千山還在沉思。

那瘦文士也還是在笑。

只有藍如玉很痛苦，先前那份趾高氣揚的味道，完全消失得乾乾淨淨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也覺得有些奇怪了。

這個瘦文士爲什麼這樣高明？

如果他不是一位大有名氣的江湖高手，怎能坐在原地不動，就迫得藍如玉施展不開？

如果他是一位很有名氣的高手，爲什麼自己却又從來沒見過他？

其實，齊敢還是忘了一件事，他自己已經有十六年不在江湖上走動了。

十六年中，當然會出現不少高人的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瘦弱文士笑意更濃了。

藍如玉愁眉苦臉的在硬撐。

顯然，再有一刻時光，藍如玉一定會承受不了。

白千山忽然笑了笑，面對那瘦弱文士一抱拳，道：「言老弟，別來無恙，十年不見，老弟台功力之高，連老哥也要自愧弗如了！」

敢情白千山終於想出來這位瘦弱的文士是何許人了。

他話音一頓，轉向藍如玉：「小藍，快放手，這位言老弟就是老夫常常提起的摘星手言光斗。」

小藍早就想放手了。

但是，他却欲罷不能。

因爲，言光斗的體內眞力，居然像磁鐵般吸引住了藍如玉的右手。

他想放，竟然是放不開。

因此，他只能向白千山苦笑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言光斗的笑容，忽然間斂去。

他看看白千山，低聲道：「白老哥，承蒙抬舉，兄弟很不敢當……」

目光一轉，雙肩一振，回頭向藍如玉道：「閣下功力不錯，可惜駁而不純，以你的身手，也可算得上是江湖上一流高手。

不過，要想在眼前這黃山石林爭强鬥勝，不是言某人小看了你，比你高明的人物，至少有十個以上……」

藍如玉被言光斗振得倒退了兩步。

他空自怒髮冲冠，但却無可奈何。

武功高低，是假不了的，立竿見影，誰也偷不了巧。

言光斗比他高明，他心裏有數。

所以，言光斗數落了他，他却無法反駁。

藍如玉的處境之尷尬，連齊敢都爲他難過。

幸好，白千山適時替他解圍了。

白千山微微一笑道：「言老弟，你怎麼也到了這兒？黃山石林小茶館，本是人跡罕到的地方，老弟在此處落脚，是不是也爲了……」

他忽然忍住了下面要說的話。

很明顯，白千山不想把其中機密洩漏。

齊敢已經豎起了耳朵在聽。

當然，他失望了。

白千山沒說下去。

齊敢糊塗得連自己幹嗎要來都快不明白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失望，有時候就是另一個希望的起點。

齊敢很失望。

但是，他忽然間又豎起了耳朵。

因爲，白千山雖然沒往下說，沒說出這些人爲什麼要在黃山石林出現的內情，但言光斗却在說了。

他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白老史，你本來一直在關外逍遙，何必又千里迢迢來淌這一趟混水？

黃山石林，打昨兒起，就是是非非之地。白老哥，只憑你和這位藍老弟兩個人，絕對討不了公道的！」

白千山笑道：「老弟，這個我明白，你說老夫只有兩個人，那你是看錯了。」

言光斗道：「你們——還有人麼？」

他看看門外的七格格一眼，搖頭道：「可就是那四名轎夫和那位姑娘麼？」

白千山笑道：「是！」

言光斗失笑道：「不夠，不夠！白老哥，這兒四十個人，幾乎有半數都是武林中有名的人物，……你們想與這些人爲敵，勝負之機，豈不早已昭然若揭麼？」

白千山道：「老夫當然知道……」他冷冷一笑，又道：「不過，老弟你放心，老夫行事向來也是謀定而後動的，若無把握，我豈會千里迢迢的來冒險？」

言光斗皺了皺眉道：「白老哥，你……你們遠道而來，能有什麼把握呢？我可想不出來了。」

其實，你老哥應該知道，中原武林道上，並不僅僅是只有小弟等人在此，眼前即將趕來黃山的人，恐怕不下百人……」

白千山哈哈一笑道：「老弟，就算是一千個人，又能如何？」忽然低聲一笑道：「老弟，有一件事，我很希望你能實實在在的告訴我……」

言光斗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白千山道：「這兒的四十個人，是不是你老弟所統率的？」

言光斗道：「我？」

白千山道：「這四十個人，看來是靜如處子，動如脫兔，若非你老弟所指揮，誰能令這些人這樣的服貼？」

言光斗忽然失聲大笑，道：「白老哥，你說這些人是我指揮的？」

白千山道：「是呀，除了你還能有誰？」

言光斗搖頭道：「白老哥，你太看得起小弟了！憑我這塊料，行麼？」

白千山怔了一怔，道：「怎麼？不是你？」

言光斗道：「白老哥，我是不是，你老哥還看不出來麼？」

白千山沉吟了一下，道：「這麼說來，這兒領頭的人還有別人了？」

言光斗道：「不錯！」

白千山目光一轉，看了看在場的那些人，先是嘿嘿一笑，但他目光轉到齊敢身上時，不由得一呆。

他看看言光斗，低聲道：「是不是那個瘦子？」

言光斗搖頭道：「不是！」

白千山頗感意外，低聲道：「如果不是他，那可能是誰？」

言光斗笑道：「白老哥，如果你能看得出來是誰，這些人只怕也就不足以難爲你們了！」

白千山道：「不錯！不錯……」

他忽然移步，走向齊敢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在喝茶。

白千山看看齊敢，乾咳了一聲道：「閣下……」

齊敢抬了抬頭，咧嘴一笑道：「閣下……」

白千山皺了皺眉，道：「你跟他們是一夥的麼？」

齊敢搖了搖頭。

白千山冷冷地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很好！你既然不是他們一夥的，最好你出去喝茶吧！」

白千山右手一伸，按向齊敢肩頭。

齊敢皺了皺眉，道：「我爲什麼要出去喝茶？閣下倒眞會多管閒事！」

白千山自己知道，他這麼伸手一按，換了一般人，骨頭就算不碎，至少也會全身痠麻，不能坐穩。

但齊敢沒有。

白千山的手在齊敢身上，就彷彿情人的手一般，輕巧巧地，沒用得上力道。

剎那間，白千山又明白了一件事。

齊敢才是這些人之中，最難對付的一個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手已經搭在齊敢肩上，勢成騎虎。

白千山一向是目中無人。

他從長白山入關，一路上遇到了不少中原武林道上高手，但他都一一勝過了他們。

因此，他對於中原武林人物，雖然頗具戒心，但已然有些自高自大。

不想到了黃山，却整個的改觀。

藍如玉碰了黃善和言光斗的釘子。

接着，自己又碰上了這麼一個瘦子，對自己的指力，視若無睹。

白千山咬了咬牙，怒哈：「很好！想不到閣下倒是一位高人！老夫正要領教、領教呢！」

白千山右手再度用力一按。

齊敢依然沒有移動。

茶還在手中，他還在喝茶。

不過，他這回沒有皺眉，反而抬頭一笑，道：「閣下的手指頭是不是扭了筋？」

白千山一怔，突然一頓足，左脚一抬，挑向齊敢的左腿。

這一下子齊敢可不能不動了。

白千山左脚剛剛抬起，齊敢已嘆了一口氣道：「閣下眞是煩人……」

他身子一晃，連人帶那個小板凳，忽然間就飄出了三尺之外。

白千山的手，居然沒有拿捏得住齊敢。

白千山的脚踢空了，他的手也空了。

齊敢已端端正正的坐在三尺之外的灶頭上了，還在喝茶。

藍如玉走了過來，看看白千山，低聲道：「老白，這人很棘手啊！」

白千山點點頭。

他的傲氣已失，他已經不再把自己估計得過高了。

藍如玉道：「白老，咱們……」

白千山冷冷一笑，道：「七格格還在門外，咱們總不能連這點兒事都辦不好吧？」

藍如玉皺眉道：「白老，這兒的四十個人，好像都不好惹呢！咱們怎麼請得走他們？」

白千山道：「請不走也得請……」

他忽然再度走到言光斗身前，道：「言老弟，這個人……」他指指齊敢：「他眞的不是你們一夥的？」

言光斗道：「本來不是！白老哥，是不是很扎手？」

白千山道：「何止扎手……我看，只怕此間還沒有人能在他手下走出十招。」

言光斗道：「哦？」

他也忍不住看看齊敢。

齊敢還在喝茶。

小六子已經給他再沏了一碗熱茶。

楊四跛子這時正在給靠外的一桌客人倒完了水。

當他走過白千山身邊時，有意又似無意的笑了一笑。

白千山不由得心中一動。

他這才感覺到，這位跛子的笑容好像很面善，好像在那兒見過。

但他却一時之間想不出來。

他沉吟着，看着言光斗，低聲道：「老弟，你認得這位跛老板麼？他是不是武林中人？」

言光斗搖了搖頭。

他這時正在打量齊敢。

因爲，他印象中，好像記得武林中有這麼一號人物。

只是，他却忘了聽誰說過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七格格居然很鎭靜，她居然沒有爲眼前的事發愁。

她還是坐在那堆滿了珠寶的軟榻中，瞪着大眼，瞧着茶館內的人格格嬌笑，笑容很動人

像她這麼成熟的女人，笑起來總是很誘惑的。

換在平日，她的嬌笑，不知道要迷惑了多少人。

可是，今天却似乎沒有用了。

那些茶客彷彿都是泥雕木塑的，呆呆地不爲所動。

一個漂亮的女人，笑容不爲人所重視時，總是心中有些兒難過的。

七格格表面上在笑，但心中可就滿不是滋味。

她切齒暗罵：「這一羣呆子！」

二十

這一羣並不是呆子。

白千山、藍如玉似乎已經黔驢技窮。

他們顯然已經沒有辦法能把這四十個人趕出去。但是，他們還得趕，還得想辦法把茶館中的人趕走。

白千山似乎想到利用言光斗這一夥人和齊敢起衝突。

但是，言光斗並沒有上當。

因爲，齊敢讓白千山吃癟的事，是他親眼所見。

在江湖上能令來自關外的白千山吃癟的人，可也數不出來幾個。

不幸的是，眼前就有這麼一個。

言光斗再笨，也不會自找苦頭吃。何況，言光斗不是笨人。

他目光在白千山身上一轉，低聲道：「白老哥，這個人我好像聽說過。」

白千山道：「他是誰？近十多年來，中原武林道上的高手，老哥哥我雖不能說是瞭如指

掌，但能有這樣武功的人，老哥哥至少也該有個耳聞！」

言光斗道：「也許……他成名更早呢？白老哥，此人年過五旬以上……」

白千山忽然失聲道：「對，對……如果他成名在十多年前，那就難怪了……」

藍如玉皺眉道：「白老，這個人我們可以不管，但……但是——這些人不肯讓出小茶館，咱們怎麼向七格格交代呢？白老，你想出什麼辦法沒有？」

白千山一笑道：「沒有！」

藍如玉似乎呆了一呆。

他可想不出白千山這時候怎麼還笑得出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白千山心中也同樣覺得吃驚。

他驚訝自己爲什麼會笑。

也許，他是無可奈何，也許，他是自我解嘲，也有可能是……他自己也不太明白自己爲什麼要笑。

但是，此刻却有一個人知道他爲什麼笑。

這個人是齊敢。

只有齊敢了解他此刻的心情。

當年，在恆山東麓的遭遇，他就曾想笑。

一個人在完全沒有辦法控制眼前所遇到的困擾時，他只好笑。一種下意識而又無可奈何的笑。

齊敢心裏更明白，當年，他想笑的時候並沒有笑，結果却是在桃花娘子手下隱身桃花島十六年。

白千山今天的遭遇，看來還沒有壞到那種程度。

但是，結果如何，別說齊敢現在看不出來，就連白千山自己，恐怕也猜想不到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藍如玉搖搖頭，道：「白老，咱們總不能就這麼耗下去呀！咱們……」

白千山長嘆一聲道：「如玉，你看咱們還有什麼辦法？即令我們全力一拚，又有多大用處？」

他話音一落，轉身向外走去。

藍如玉呆了。

言光斗也大感意外。

只有齊敢在想，白千山倒是不失智者。

不必要的險，當然不冒最好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白千山已走到了門口。

突然，他仰天發出一陣長笑。

笑聲未已，霍地轉身，他手中已多出一個長約五寸五分，徑約一寸的黑色鋼管。

齊敢皺了皺眉，暗道：難道我料錯了麼？難道白千山剛才乃是使詐麼？

藍如玉則忽地像一陣輕風般，飄身退出茶館門外，站到白千山身後去了。

言光斗也臉色一變，看着白千山發呆。

白千山笑聲一頓，喝道：「各位，你們見識過老夫手中的利器麼？」

利器？齊敢可還沒想出這個小黑管子會是什麼利器。

言光斗也沒說話。

因爲，他也沒見識過這東西是什麼！

四十個人，被摔出去了兩個人，還剩下三十八名。

但這三十八人却依然那麼冷靜的坐着。

他們對於白千山手中的鋼管，依然視若無睹。

白千山目光一轉，又道：「桃花千朵霧，南海一聲雷，諸位，你們總不會沒聽說過吧？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桃花千朵霧，南海一聲雷？齊敢臉色忽然變得很可怕了。

這兩樣，他都見識過。

他知道，以自己的功力，還眞惹不起這兩種暗器。

因此，他立即暗中提氣，待機而遁。

本來是十分鎭定的三十八個人，這會兒忽地人人都在變色。

顯然，他們都聽過這兩種暗器的名頭。

言光斗更是閃身而起，大聲道：「白老哥，你……你這手中拿的……拿的是桃花千朵霧

？」

白千山微微一笑道：「言老弟，你看，這個像是桃花霧嗎？」

言光斗道：「不是？難道不是？」

白千山大笑道：「不是！」

他忽然一揚那黑管：「不過，它比桃花霧要霸道十倍！」

一陣驚訝之聲，在茶館內響起。連那個小六子也站在那兒不動了。

白千山冷冷地橫掃衆人一眼，道：「各位如果不想粉身碎骨，最好馬上走出茶館！」

粉身碎骨？

齊敢忽然一怔，難道是南海一聲雷？

這個不起眼的黑管，就是當年自己曾經眼見過的南海一聲雷麼？

他忽然覺得，自己沒有必要陪着大夥兒死在這裏。

因此，他放下了茶碗。

不過，他還沒有向外走去。

言光斗皺眉道：「白老哥，你……手中拿的可是南海一聲雷？」

白千山道：「也不是！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深深地喘了一口氣。

言光斗和茶館內的人，也同時吁了一口氣。

只要不是南海一聲雷，這種暗器即令是很霸道，那也不見得就能把在場的人掃數殺傷。

於是，茶館裏的人又冷靜下來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白千山冷冷地笑了一笑，向言光斗道：「南海一聲雷也不見得如何霸道，據老夫所知，江湖中至少有三種暗器，比南海一聲雷更兇……」

他目光在茶館內一轉。果然，每個人都又爲之動容。

不過，每個人都沒問白千山，那三種暗器更兇，但不約而同的，每個人的目光都集中向白千山手中的那個小小的黑管子。

白千山得意的大笑，接着道：「南海一聲雷的威力，老夫見識過，他可以使一個人粉身碎骨，但他却不足以使四十個人同時血肉橫飛……」

他忽然一揚手中黑筒子：「老夫手中這最不起眼的筒子，却正好能做到此點。只要在十五丈方圓之內，一炸之威，絕對無人可以倖免。」

言光斗終於有些忍不住了，他乾咳了一聲道：「白老哥，你未免有些危言聳聽了……」

白千山道：「老夫是不是危言聳聽，立即可以見效，……」

他哈哈一笑道：「關外雷火堂的霹靂棒，是不是比南海一聲雷遜色，你們總該有個耳聞。」

雷火堂的霹靂棒，這些人當然聽說過。

但是，若說威力能勝過南海一聲雷，相信的人不多。

因此，言光斗等人只是略現驚訝之色而已。

白千山皺了皺眉。

他看看藍如玉，藍如玉忽地朗聲大笑道：「白老哥，看來他們是有些不信了……」

白千山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不錯，只可惜這兒沒有人見識過當年逍遙公子秋水仙是怎麼死的，不然，老夫相信他們不會如此托大……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呆了。

秋水仙之死，他是親眼目擊後，還能活在世上的少數幾人之一。

當年，他只知道那是南海一聲雷的傑作。

現在，他終於明白了。

炸死秋水仙的火器，是關外雷火堂的手法。

血肉之軀，擋不得雷火堂的霹靂棒，他比任何人都明白。

因此，齊敢忽然掏出了一串銅錢，丟在茶灶上，放下茶碗，一聲不響的向門外走去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白千山笑了。

他吃了齊敢的癟，他也一直以齊敢爲最難對付的高手，所以，他忽然最先離去，他焉能不笑。

言光斗也站了起來。

他看看還坐在桌子旁的卅多人，嘆了一口氣，道：「白老哥，秋公子眞是傷在雷火堂的火器之下麼？」

白千山道：「老夫豈是信口開河之人？」

言光斗忽然一笑道：「很好！白老哥，看來，你也是雷火堂中的人了？」

白千山搖頭道：「不是！老夫只是認得雷火堂的人而已。」

他目光一轉，又道：「言老弟，老哥哥可以告訴你，雷火堂的霹靂棒，不是花錢就能買得到的，所以，江湖上知道的人才不多。」

言光斗道：「是！是！」

他忽然也像齊敢一樣，丟下五個錢，大步走向門外。

藍如玉笑笑。

白千山則得意的一揮手道：「言老弟，好走！」

言光斗沒回頭，也沒答話，一閃身，就追向齊敢而去。

剩下那三十多個人，這時忽然紛紛起身，紛紛丟下了銅錢，人人都爭先恐後的向外衝去。

白千山抓着那根黑色鋼筒，笑得合不攏口。

楊四跛子和小六子則忙着收錢、收碗，也同樣的笑得合不攏口。

小六子看看白千山，直樂道：「四叔，這位老先生眞好，眞幫了我們大忙，不然，這四十個瘟神，也不曉得要在這裏泡上多少天……」

楊四道：「小六子，埋怨客人是不對的！快把這些茶碗洗乾淨，好生接待這位老先生。」

小六子道：「是，四叔……」

小六子抱着茶碗，到屋後井邊去洗，楊老四則去招呼白千山和藍如玉，笑着請他們入座。

白千山沒坐下去，他恭敬的向門外一抱拳道：「七姑奶奶，老朽幸未辱命……」

七格格嬌聲一笑道：「白先生，你辦得很好……」

她緩緩地由軟榻中站起來，娉娉婷婷的走入茶館。

四名轎夫，也跟着步入茶館之內。

藍如玉迅快的過來挽扶七格格，笑道：「七姑娘，您請這兒坐。」

七格格媚眼如絲，瞧了瞧藍如玉扶在自己胳膊上的手，嬌笑道：「好！小藍，你也坐。」

藍如玉一笑道：「是……」

齊敢沒有走遠。

他繞到了屋後的井邊。

言光斗動作很快，但他却並沒料到齊敢會到茶館屋後去了。

所以，言光斗沒追到齊敢。

小六子在洗碗。

齊敢蹲下來，一笑道：「小六子，你想不想多賺幾個大元寶？」

小六子一呆，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齊敢探手拿出兩個五兩重的銀元寶，笑道：「這個，你想不想要？」

小六子眼睛亮了。

他傻傻地一笑道：「元寶？元寶誰不愛？」

他的手已經伸了出來：「大叔，給我嗎？」

齊敢道：「是呀！」

小六子伸手就去拿。

但齊敢却搖了搖頭道：「等等，咱們得有個交換條件。」

小六子一怔道：「大叔，你要換什麼？我……什麼值錢的東西都沒有。」

齊敢道：「我只要問你幾句話，你能照實回答我，我就給你這兩個元寶。」

小六子笑了：「好哇，大叔，你問吧！」

齊敢笑了一笑道：「小六子，你那位楊四叔，是你親叔叔？」

小六子想了一想道：「不是。」

齊敢道：「他是你什麼人？」

小六子道：「他是我四叔的朋友。……」

齊敢哦了一聲道：「你……四叔呢？他在那兒？」

小六子道：「我四叔就住在半山的茅屋裏面。」

齊敢笑道：「這個茶館是你四叔的？」

小六子道：「原本是的……不過，大叔，我四叔說，現在這茶館已賣給這位跛四叔了！」

齊敢道：「跛四叔？」

小六子道：「就是這位假的四叔嘛！」

齊敢點點頭，笑道：「很好！小六子，你過去見過這位跛四叔麼？」

小六子搖頭。

齊敢笑笑，把兩個元寶交到小六子手中，道：「小六子，我問你的事，千萬別向你四叔說起！」

小六子捧着元寶，笑道：「我不會說的……」他忽然皺眉道：「大叔，兩個四叔都不能說麼？」

齊敢道：「不錯，兩個四叔都不可以提起……」他拍拍小六子，你要是不想被人殺死，你最好就少提遇到我的事。」

小六子一呆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」

齊敢一笑，站起來向茶館的前門繞去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言光斗和那卅九個人，此刻正聚集在石林之中。

他們並沒退去。

顯然，他們還是在想回到茶館之中的辦法。

齊敢來了。他看看言光斗，言光斗也看看他。

齊敢一笑道：「秋水仙的死，我知道，如果那白千山手中的暗器，眞是炸死秋公子的霹靂棒，我敢打保票，要炸死四十個人，一點都不難！」

言光斗皺了皺眉，道：「區區相信閣下！」

齊敢笑了：「言先生倒是很瞧得起老朽。」

言光斗微笑道：「十六年前的天下第一殺手……」

齊敢一怔道：「你知道我是誰了？」

言光斗道：「言某人不聾，齊老的像貌，在下早已聽人說過，只是……十六年來未見你老的行蹤，所以，江湖中却以爲你……以爲你……」

齊敢大笑道：「以爲我死了，是麼？」

言光斗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是……是……齊老隱居十六年後，再出江湖，仙蹤忽然駕蒞黃山，莫非也是爲了秋水仙遺孤之事麼？」

齊敢忽然笑了。

他心中暗道，果然沒錯……金鶯果然有了安排。

只怕黃山石林，又是一番腥風血雨了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笑着搖頭。

他不承認自己是爲了秋水仙遺孤之事而來，是不想讓人知道當年他曾教養過這孩子。

言光斗有些意外：「齊老，你不是爲這件事來的？」

齊敢道：「不是，我只是碰巧趕上了這次熱鬧。」

沒有人相信，連齊敢自己也不相信。

但是，他還是這麼回答了言光斗。

妙的是，言光斗居然也不反駁，而是笑道：「齊老，既然遇上了，少不得就不妨看看熱鬧。」

齊敢大笑道：「正是！正是……」他笑聲一頓，指指衆人：「你們都是爲這件事來的？」

言光斗道：「是！」

齊敢道：「誰要你們來的？」

言光斗笑了：「齊老，這事說來只怕你也不信，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是誰要我們來的！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不由得呆了一呆。

四十個人，忽然在這黃山石林的小茶館中出現，居然還不知道是誰要他們來的，這件事，豈非是胡說八道？

不過，說來也妙，齊敢雖然呆了一呆，但却是彷彿相信了言光斗的話。

他搖搖頭，道：「言老弟，老夫相信你說的話，但老夫認爲，至少，你們總該接到過什麼人的指點，才會到黃山石林來的吧？」

言光斗道：「不錯，是有人指點我們來的。」

齊敢道：「誰？」

言光斗微微一笑，取出了一個小柬，交到齊敢手中道：「這個……」

齊敢接過了小柬，看了看，不由得皺起了眉頭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小柬上，只有這幾個字：「速赴黃山石林小茶館，保護逍遙公子遺孤。」

齊敢有些不解地笑了笑道：「老弟，你們……你們跟秋水仙是朋友？就這麼一張小柬，就能驚動了你們趕來此處麼？」

言光斗點了點頭道：「我們不一定都是秋公子的朋友，但是，我們每個人都願意做秋公子的朋友，所以，我們才趕來此處。」

齊敢道：「老弟，你越說可越叫老夫糊塗了。」他指指幾個年輕人：「像他們那樣年紀，根本不可能跟秋水仙論交，是不是？」

秋水仙十六年前就已遇害身亡，那些廿幾歲的人，當然不可能跟他論交。

言光斗笑道：「是！」他看看齊敢，低聲道：「他們雖然本身未曾見到過秋公子，但是，他們的父兄或是師長，都曾是受過秋公子恩惠……」

齊敢忽然明白了。

他哈哈一笑道：「是了！是了……你們都是懷着報恩懷德之心而來的，對麼？」

言光斗道：「齊老，你總算明白了。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當然明白了。

若非報恩，這些人怎會接到這個小柬，就趕來黃山？

但是，齊敢現在想知道的事，只剩下一點了。

這個小柬是什麼人發出來的？

他首先想到的是桃花娘子，然後，他想到的是恆王的郡主朱蓉蓉。

可是，他却馬上就否決了這兩種想法。

因爲，如果是桃花娘子，她就不會用保護二字。

秋水仙的孩子，本來就一直在她的保護之下，何須別人代勞？

至於郡主……齊敢覺得也不可能。

蓉蓉郡主如今身在何處，連齊敢都不大清楚，可見得這位嬌柔的金枝玉葉，早已不再介入江湖事件之中了。

齊敢沉吟。

不是她們，還會有誰？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言光斗在看着齊敢。

另外那卅多個人也在看着齊敢，他們都在等着他說話。

但齊敢偏偏沒再說一個字。

他把那小東交回到言光斗手中，嘆了一口氣，轉身又向那茶館走去。

黃善忽然一溜，就溜到了齊敢身前。

「齊老，留步。」

齊敢鐵樁似地站住，冷冷地看了黃善一眼：「你要做什麼？」

黃善抱拳道：「血肉之軀，難當雷火之器，齊老本是智者，何必前去……前去……」

他似乎不好意思說出「送死」二字，是以，期期艾艾地說不下去了。

齊敢道：「怕老夫去送死，是不是？」

黃善想不到齊敢自己並不忌諱，聞言不由得笑了。

他搓搓手，道：「齊老好說……」

齊敢不等他再說，忽然搖搖頭道：「黃善，你大可放心，老夫能歷經災難，還能保全頂上首級，沒有被人割去，總也有些道理吧？」

黃善訕訕一笑道：「這……」

齊敢笑了：「再說，白千山說他手中拿的是關外霹靂棒時，第一個離開小茶館的是誰？是不是老夫？」

黃善也笑了。

他忽然發現，自己怕齊敢去冒險是多此一舉。所以，他只好笑笑。

齊敢打量了黃善一下，道：「黃善，你的心意，老夫仍然心領。」

黃善這回不笑，却抱拳道：「不敢，黃某當不得齊老的盛情，雷火堂的火器，在關外確有盛名……」

齊敢道：「老夫知道，不過，老夫還知道，白千山縱有霹靂棒，但他決不敢眞的使用！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言光斗、黃善全呆了。

齊敢這句話，叫他們都有着被愚弄的感覺。

言光斗忍不住走過來，皺眉道：「齊老，白千山爲什麼不敢用？他……」

齊敢一笑：「因爲，那不是眞的霹靂棒！」

言光斗那一夥人全都爲之變色，每個人都怒目相視，彷彿要把齊敢活活吞下口中。

黃善冷冷一笑，沉聲道：「齊老，你這是什麼意思？你既然知道不是眞的，爲什麼領頭退出茶館？」

齊敢大笑：「因爲，當時我還沒想到這一點。」

言光斗道：「現在你才想到了？」

齊敢道：「不錯！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和那四十個人，走得很快。

但是，他們回來得也不慢。

雖然是半個時辰不到，但茶館中已逈然非復先前的景象。

七格格、白千山、藍如玉還在。

楊四爺、小六子也在。

四個鐵塔般轎伕更在。

可是，齊敢就是覺得有些不對勁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白千山一眼見到齊敢和言光斗一夥人去而復回，似乎是深爲意外。

他一抬手，又要去取腰間的霹靂棒。

齊敢却哈哈一笑道：「白千山，你不必再裝模作樣了。霹靂棒雖然霸道，但是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，這道理，老夫相信閣下應該還懂吧？」

白千山一揚眉，道：「老夫不懂！你們膽敢再來，可休怪老夫心狠手辣了……」

他探手取出了霹靂棒。

言光斗等人雖然相信齊敢所說，認爲那霹靂棒是假的，但是，一旦見到白千山亮出了霹靂棒，臉上仍然爲之變色，趑趄不前了。

只有齊敢沒有理會白千山，一閃身就迫近到白千山的身前三尺之處。

他冷冷一笑道：「白千山，霹靂棒的一炸之威，十丈方圓，無物可免，你如果不怕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，也不怕把七格格炸死，你就不妨扔出這個哭喪棒如何？」

七格格的嬌笑，忽然凝結了。

白千山也呆了。

言光斗、黃善那一夥人，却笑了。

霹靂棒不一定是假的。

但白千山不敢用它，倒是眞的。

薑到底是老的辣。

齊敢這一手，果然弄得白千山空拿着霹靂棒在手，而一時之間無法有所舉措。

他瞪着齊敢，怒道：「閣下究竟是什麼人？你知道霹靂棒的威力有多大，是從那兒見識來的？」

齊敢一笑，道：「白千山，你最好先收回那根小棒子吧！嚇不了人的東西。拿在手上並不好看！」

白千山皺了皺眉，當眞很聽話，把霹靂棒放回自己的衣襟之下。

言光斗、黃善和另外四個中年漢子，已魚貫步入。

七格格柳眉一揚，冷笑了一聲，道：「你們這些人的膽子眞不小啊！」

齊敢哈哈一笑道：「一個人如果天天過着刀頭舐血的日子，膽子不大行麼？」

七格格看了看齊敢，皺了皺眉頭，低聲道：「江湖上幾時出了你這號人物？」她忽然向藍如玉一笑：「如玉，你這些年來，常在關內走動，見過他麼？」

藍如玉搖了搖頭，道：「沒見過！」

七格格再看看白千山。

白千山笑道：「回格格的話，老朽近十多年來，也沒聽說過像他這樣江湖人物！」

七格格目光一轉，向齊敢嬌笑道：「瞧你這麼一大把年紀，也不該是初出道的人物，是麼？」

齊敢道：「不是！」

七格格道：「你既然不是初初出道，爲什麼他們都沒聽說過你呢？難道你易了容？或是……」

她忽然語音一頓，瞪着齊敢半天，方嘆了口氣，道：「你生具異像，不可能是改裝易容的，對不對？」

齊敢大笑道：「對！老夫向來就是這副德性，易容改裝，也變不了我本來面目。所以，姑娘不必多費心思去猜想了！」

言光斗此時却在一旁笑了。

他猜不出爲什麼白千山這樣的老江湖，居然把齊敢這號殺手忘了。

但他却不了解，白千山他們所獲知的是，齊敢早在十六年前就和李西崖等喪命在恆山古道。

所以，白千山也根本料不到齊敢還活在人間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白千山不是笨人。所以，他在言光斗發笑時，立即感覺到自己一定是在什麼事情上判斷有了錯誤了。

他看看齊敢，又看看言光斗，突然走向言光斗身前，低聲道：「言老弟，你認得他麼？」

言光斗點了點頭。

白千山沉吟道：「老弟，他……是不是久已成名的武林人物？」

言光斗笑道：「是！」

白千山一怔道：「哦？」

他忍不住回顧齊敢，低頭沉吟了一陣，道：「既是久已成名的人物，老夫怎會……怎會……」

白千山忽然瞪着言光斗，失聲道：「他是齊敢？對不對？他……沒有死在恆山古道是不是？」

言光斗笑笑，道：「他沒有死，當年他就有第一殺手之名，當然不會那麼容易死掉！」

白千山嘆了一口氣道：「老夫本該想到的……老夫本該想到的，」他搖了搖頭：「能夠知道霹靂棒威力的人，在關內而言，實在找不出幾個……只有當年見到秋水仙被炸死的人，才知道霹靂棒的可怕……」

言光斗道：「若非他見識過霹靂棒的威力，白老哥一句話又怎麼就嚇走了我們？」他微微一笑：「但白老哥大概也沒有料到，他居然會想到，你老哥的人也在十丈方圓之內時，決不會冒險使用霹靂棒，是不是？」

白千山道：「不錯。老夫確實是沒有想到你們會去而復返！」

他話音一落，轉身走到齊敢面前，低聲道：「閣下的命很大。」

齊敢大笑道：「好人不長壽，禍害活十年。白千山，你未免太後知後覺了。」

白千山冷冷地一笑道：「齊敢，憑你還不夠格稱作禍害吧？」

齊敢笑道：「也許……」

七格格這是忽然格格嬌笑道：「白老，他就是當年有名的殺手齊敢麼？」

白千山笑道：「是！」

七格格道：「瞧他這麼高，這麼瘦，可眞是像個大旗桿……」

她忽然雙眉一揚：「奇怪呀？丁翔不是說過，他們都死在恆山麼？怎麼……」

白千山道：「回格格的話，八成丁總管沒有查清楚那些死人……」

齊敢大笑道：「丁翔查是查清楚了，不過，他不敢說出來而已。」

七格格道：「是麼？他爲什麼不敢說？」

齊敢道：「因爲，不但老夫沒死，連桃花娘子和秋水仙的遺孤都沒有死，所以，他才不敢說！」

七格格嬌笑了一聲道：「不錯，你說的有道理！丁翔沒把這件事辦得很圓滿，所以，他才不敢說……」

她指指座位：「齊敢，你請坐！」

齊敢一笑道：「好！」

他大馬金刀的坐下，目光一轉，道：「七郡主，這些人可不可以也請他們來坐坐？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的要求，使得七格格有些意外。她看看齊敢，只是笑。

她並沒有立即首肯，也沒有把握。

但是，藍如玉却忍不住冷笑道：「他們不配！齊敢，七格格讓你坐下，已是天大的面子，你還想妄求麼？」

齊敢一笑。

他回顧言光斗、黃善等六人，道：「老弟台，這位藍公子的口氣很狂，是不是？」

言光斗道：「是！」

黃善則一笑，道：「齊老，藍如玉只是仗着主人的勢力，作威作福，這等奴才，口氣狂妄，乃是常事，在下見識得多了！」

六人說話之間，已步入茶館之內。

藍如玉可是火了。他霍然閃身而起，擋在言光斗身前，大喝道：「站住！」一揮手，拍向言光斗。

言光斗一笑道：「不見得吧！」右手一揚，接下了藍如玉的一掌。

砰的一聲，兩人各退了一步。

齊敢大笑道：「兩位好掌力，好掌力……不過，言老弟隨手應付，居然能夠和藍公子一擊之威，平分秋色，可佩，可佩！」

他這麼一叫，藍如玉臉上可有些掛不住了。

很顯然，他是指明藍如玉不如言光斗。

言光斗此時却一笑道：「齊老好說，多謝，多謝！」

藍如玉一咬牙根，大聲道：「姓言的，再接我一掌？」

他雙手一合，忽然翻掌拍出。

這一掌顯然是藍如玉功力所聚的拚命一擊。

言光斗不敢輕敵，力貫雙臂，也合掌上翻，迎向藍如玉的雙掌。

齊敢和白千山都很緊張的注視着。

他們知道，這一次兩人掌力相遇，必將分出了一個勝敗、高低。

眼看兩人掌力相遇之際，突然，七格格嬌笑一聲道：「正主子還沒到，你們吵吵鬧鬧的也不怕惹人笑話麼？」

她一面笑，一面說話，一隻手却抓起桌上的一個茶碗蓋子，直向兩人的掌力之間拋去。

藍如玉、言光斗兩人掌力已發，想收想撤，均已是力所不能。

眼見那茶碗就要觸及兩人掌力，碎爲破片的剎那，藍如玉和言光斗均忽然感到一股絕大的勁道襲來，迫得二人，立身不牢，各自退了半步。

兩人全身功力所聚的掌力，頃刻之間，也隨着二人後退之勢，及時消去。

藍如玉和言光斗呆了一呆之間，只見那隻茶碗蓋忽然由兩人掌力之間穿過，迴旋着又向七格格手中飛去。

七格格嬌笑未斂，低聲道：「你們倒也聽話，這還差不多！」

她把茶碗蓋子放回桌上，一指空着的桌子：「小藍，請他們六個人坐在那邊吧！」

藍如玉皺了皺眉頭，極不願意的看看言光斗，道：「請吧！」

言光斗微微一笑，抱了抱拳道：「多謝！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齊敢這時却不禁對這位七格格的功力之高，深感驚訝不已。

他笑笑道：「郡主深藏不露，老夫佩服得緊！」

七格格格格一笑道：「齊老，你明明知道那只是雕蟲小技，算不了什麼的！」

齊敢大笑道：「郡主，像這樣的功夫，若說是雕蟲小技，那天下還有什麼才算是眞正的武功？他們兩位的掌力之强，老夫不是瞎子，當然看得出……」

七格格揮了揮玉手，打斷了齊敢的話，道：「齊老，你錯了，掌力是他們自己收回的，我只不過是利用這個蓋子阻斷他們的那股氣勢而已！你別以爲我能憑藉眞力切斷他們的掌力！」

齊敢笑道：「郡主，就是這樣，也已難能可貴了！郡主年紀不太大，却能凝鍊眞力，隔空傷人，老夫怎能不萬分欽佩？」

白千山冷冷一笑道：「齊敢，你能知道七格格的武功高明，算是你的福氣！否則，哈哈，閣下到時候送了老命，還不知道怎麼死的才寃枉呢！」

齊敢目光一轉，笑道：「白千山，多謝指教！不過，姓白的，老夫相信，眞要說到死字，只怕你姓白的比老夫一定會早死！」

白千山臉色一變。

他霍然怒立而起，抬手又要去取霹靂棒。

七格格淡淡一笑道：「白老，算了，別再自找難看了，你自己也知道霹靂棒不能在這兒使用，老是拿它嚇唬人有什麼用？」

白千山的手，僵在當地。他還眞想跟齊敢拚個同歸於盡。

可是，對於七格格的話，他却不能不聽。

因此，白千山只能乖乖地坐下。

但他眼中却閃現着怒意，直瞪着齊敢。

齊敢淡淡一笑道：「要拚命，有的是機會，白千山，換個時間，換個地方，老夫隨時奉陪！」

白千山道：「好！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楊四跛子重新沏了茶。

小六子忙着給外面的那一夥卅多人送了幾壺茶去。

那夥人還是很安靜的坐在地上，他們對於茶館中的事，根本不聞不問。

小六子送來了茶水，他們就喝，非常認眞的喝着。

七格格瞧在眼裏，不由得看了言光斗一眼道：「言相公，你們這批人，很了不起！」

言光斗此時已不再似先前那麼傲慢了。

七格格的武功，他已經見識到了，因此，七格格的話音一落，他立卽笑道：「郡主好說……他們都是來自草野，只知仁義二字，身外榮辱，並不放在心上。」

七格格聽得呆了一呆。

她冰雪聰明，言光斗的言外之意，她當然明白。

顯然是，自己一行若干對秋水仙遺孤有什麼不利之處，這些人必將挺身而起，以命相搏。

七格格可不想見到這種場面。

她相信自己這一邊握有八成以上勝算，但是，她却無法掌握全局。

因爲，一人以命相拚時，勝負之機，就難以掌握，何況，還有一個齊敢在旁虎視眈眈呢？

七格格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言相公好說，仁義之士，都是血性漢子，妾身一向很敬重這等人。我哥哥在關外就結交了不少這種人物。」

她掠了掠髮鬢，又笑道：「言相公，我相信我哥哥見到你們一定很高興。」

言光斗聞言心中一懍，暗道：「這位格格心機很深，我得小心應對才行……」但他口中却應道：「是！言某對於四貝勒的雄才大略，早已聽得白老哥提過，有機會言某人甚望能夠拜見令兄！」

七格格笑道：「好！妾身一定會爲言相公引介……」

齊敢這時忽然一笑道：「七郡主，令兄與恆王愛女的婚事，老朽聽說十分轟動，十多年來，他們之間，相處得如何？」

七格格聞言，臉色微微一變。

藍如玉和白千山則甚爲不安的直看着齊敢。

不過，七格格確實是很機智，她借着喝茶的機會，掩飾了心中的不快，然後一笑道：「很好！我哥哥和蓉蓉郡主十分恩愛，多謝齊老關懷。」

齊敢笑了。他已經猜得出來，事情不會像七格格說的那麼好。

因此，他嘆了一口氣道：「郡主入關，尋找秋水仙遺孤，想必是受令兄之托吧？」

七格格皺眉道：「齊老，這是我哥哥的家務事，跟你有什麼關係麼？」

齊敢大笑道：「對！對！四貝勒的家務事，跟我沒有關係……」

但他搖了搖頭，又道：「不過，老夫躭心一件事……」

七格格道：「什麼事？」

齊敢道：「老夫躭心有人想對秋水仙遺孤不利。」

七格格笑笑，道：「不會的！齊老，妾身不信有人敢對四福晉的兒子不利的！」

齊敢道：「不錯，別人也許不會，但是，如果你們自己的人想對他不利，那就很難說了！」

七格格臉色驀地爲之一變。

她看看齊敢，忽地又笑了一笑道：「還好，幸虧齊老提醒了我……」她作態地：「不錯，不錯，如果我們自己的人想對於秋家的孩子不利，那還眞不容易防範……」

齊敢皺了皺眉。

他覺得七格格很會做作。

七格格這時居然向白千山道：「白老，這件事交給你了，秋水仙遺孤的安全，你可得給我當心些。」

白千山道：「是！是……老朽會留意的。」

七格格目光轉向齊敢，笑道：「齊老，你放心了麼？」

齊老哈哈一笑道：「郡主，你想錯了，老夫沒有什麼不放心的事，秋水仙跟我也沒有什麼關係，老夫只不過覺得，中原武林同道，很關心秋氏遺孤，倘若郡主處置不當，必將惹出莫大糾紛而已！」

七格格道：「是，是！齊老說的極是，妾身一定會留意的。」

藍如玉忽然冷笑道：「齊敢，我們的事，閣下不必費心，七格格自會安排的。」

齊敢依然哈哈一笑道：「很好。能夠安排得很妥當，當然很好。藍老弟，就算老夫多事了！」

茶館外面的人很靜。

卅多個人，各自捧了一個茶碗，默默地喝着茶。

但是，齊敢却發現有些不對。

他天生有一種能夠一眼就算清人數的本領，所以，他忽然發現，外面的人，多出來一個。

在一棵小樹的下面，有一個人手裏沒有茶碗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他是個年輕人。

年輕得像一個大孩子。

齊敢心中的年輕大孩子，當然會很自然的聯想到大牛。

而他，就跟大牛差不多。

齊敢睜大了眼，盯着那個年輕人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年輕人很洒脫，他坐在那夥人中，顯然有着鶴立雞羣之感。

但是，那些人却沒有人注意到他。

小六子很聰明，他居然又拿了一個茶碗走了出去。

他本是一片好意，要給那個年輕人送一個茶碗，好讓他喝茶。但他却沒有料到，這個茶碗，却給年輕人帶來了麻煩。

藍如玉好像比別人都聰明，他第一個跟着小六子走了出去。

白千山似乎也不笨，他是第二個。

七格格的笑容，忽然間也消失了。

她看看齊敢。

齊敢却淡淡一笑道：「外面多了一個人了！」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藍如玉站在那年輕人身前。

年輕人正在用小六子拿來的茶碗在喝茶。他沒有抬頭。

雖然藍如玉的脚就在他的眼前，但他却恍若未見。

小藍似乎有些不快。

他一向不肯被人所漠視，他一向是眼高於頂。如果一個人輕視了小藍，後果總是會很不愉快。

現在，不愉快的事馬上就要發生了。

白千山也走了過來。

他看看那個年輕人，再看看小藍，微微一笑道：「是他？」

小藍道：「是他！」

白千山點了點頭。

小藍立即伸手，將年輕人的茶碗奪了過來。

年輕人似乎感到有點兒意外。但却笑着：「你要喝茶嗎？可惜是我喝剩了的……對不起，對不起！」

小藍倒反而怔了一怔。

他沒料到對方居然沒有生氣。

白千山也覺得詫異。心想：如果他是我們要等的人，恐怕事情就有點棘手了。

他一向明白一件事，一個不容易動怒的人，必然是一個最難纏的人

因此，他看看小藍，低聲道：「小藍，這個人不好對付，咱們得小心些。」

小藍看看手中的茶碗拋向十丈之外的山石。

嘩啦一聲，那個又粗又大的大花碗，頓時碎成齏粉。

白千山皺了皺眉。

小藍却沒有理會白千山的反應，哈哈一笑，向那年輕人道：「不錯，藍某人向來不喝剩茶……」

他話音一落，忽然抬腿，向那年輕人踢去。

□□　□□　□□

藍如玉的武功，已是一流高手。

他這一脚踢出去，力道自然不輕。

那三十多人，雖然低頭在喝茶，但每個人的眼睛都不由自主的瞟向小藍的這一脚。

連白千山也是，而且，他還認爲，這個年輕人只怕很難躲過小藍這出其不意的一脚。

——請看第三册——

雲中岳專輯

①劍海情濤　⑮比翼情鴛　㉗劍膽詩魂

②血劍蘭心　⑯亡命之歌

雲中岳專輯

③劍嘯荒原　⑰血漢妖狐　㉘劍壘情關

④大地龍騰　⑱八荒龍蛇　㉙故劍情深

⑤劍海騰龍　⑲四海遊騎　㉚火鳳凰

⑥幻劍情花　⑳絕代梟雄　㉛邪神傳

⑦情鎖巫山

雲中岳選集

⑧劍影寒　郎紅浣原著　㉜莽野龍翔

⑨覇海風雲　㉑古瑟哀絃　㉝草原奇人

⑩古劍殲情記　㉒玉翎鵰　㉞江漢屠龍

㉟蟠龍踞虎

⑪鋒鏑情潮　㉓瀛海恩仇　㊱天涯江湖路

⑫匣劍凝霜　㉔莫愁兒女　㊲亡魂客

⑬秘簡飛虹　㉕鹿苑書劍　㊳逸鳳引鳳

㊴青鋒驚雷

⑭鐵膽蘭心　㉖珠簾銀燭　㊵斷腸飄花劍（排印中）